

新民國雜誌社啟事

本誌自第二期起，除敦請國內著名教授及學者擔任撰稿外，並歡迎海內外人士投稿。內容計分五大類：(一)主義之研究(二)時論之批判(三)各國革命史略(四)政治經濟論文(五)中外時事述評。如承惠稿，請寄北京大學第一院轉。一經登載，當具薄酬。文言白話，一體歡迎。并願與海內各出版物交換，以資借鏡。

新民國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時事評述

- 取回關稅主權之初步 張伯根
- 北京政局最近的形形色色 一一 鴻
- 兔死狗烹的國會 一一 仁
- 山東人的威海衛 體
- 近東病夫與遠東病夫 體
- 墨西哥革命與美國 一
- 廣州海關問題 一
- 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 周
- 五權憲法論 李
- 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與中國革命運動 陳
- 改造中國非國民革命不可 張
- 國民革命與資產階級 郭
- 中國時局及解決之方法 范
- 日本震災與太平洋形勢 彭
- 最近世界經濟概況 賀
- 金佛郎案之研究 李
- 關於國民黨之討論 范
- 附錄(孫總理訓辭，國民黨改組宣言，國民黨綱草案) 高一

北京社會科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

(已於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 真理是什麼 陳大齊
- 利益與聯合 陶孟和
- 財產權性質之新義 王世杰
- 國際法與國內法上之政治犯問題 燕樹棠
- 孔道西的歷史觀 李大釗
- 租借地之法律的性質 周鯁生
- 特載 周鯁生
- 比較法學術研究現狀 定價 全年大洋一元八角(郵費在內)零售每册大洋五角郵費本國及日本五分其他國外地域一角五分
- 總發行所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部
- 北大國學季刊 第一卷 第二期出版
- 摩尼教入中國致 陳源
- 歌戈魚虞模古韻考 汪榮寶
-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胡適
- 鄭樵傳 顧剛
- 蕭梁舊史考 牛希祖
- 鄭樵著述考 顧剛
- 釋『皇』 汪榮寶
- 價目 每册五角，全年一元八角
- 總發行所北京大學出版部

時事述評

列寧逝世

一 鴻

莫斯科一月二十二日特電，列甯已於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五十分，在莫斯科附近哥爾基村逝世。

又同日特電，列寧逝世後，醫士發表報告如下：『二十一日，列寧病勢突然轉劇，下午五時三十分，呼吸即有阻礙，旋即入於昏迷狀態，全身痙攣，延至六時五十分，因呼吸中心停頓而逝。』

又同日特電，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半，全俄蘇維埃大會召集會議，歷時約二十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長加李寧發表列寧死耗，事前多數代表皆未之知。久處西伯利亞獄中，髮已斑白之男女代表，聞報咸為淚下。蘇維埃大會已宣言一月二十一日為哀悼日。

又同日特電，列甯逝世後，蘇聯政府發表正式報告如左：『命運之終結殊難逆料，列甯健康原有進步，且可信

其漸將恢復元氣，不料二十一日突然轉劇，不數小時即與世長辭。現正舉行之全俄蘇維埃大會及行將開幕之全蘇聯大會，將有必要之決議，以確定蘇維埃政府繼續不停之事務。自俄國工人農民取得政權以來，蘇聯勞動者所遭之打擊，以此為最大。此不獨蘇聯工人為之震動，全世界勞動者，對此偉大之領袖，亦為之哀悼者也。列寧已棄吾儕而去矣，但其偉業則永存不朽，蘇聯政府將代表勞動群衆，依其所示之方法，繼承其事業，蘇維埃政府堅守其職責，以護衛無產階級革命之成業。』

又同日特電，第三國際主席金諾維夫氏，因列寧逝世，特向各部發表宣言如下：『列寧突於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因呼吸中心停頓而逝世。葬禮將於二十六日星期六日舉行。第三國際失其最偉大之領袖與先帥，全世界無產階級自馬克思死後，以此次所損失者為最大。願吾人皆俯

首於此勞動階級大師新墓之前，全世界勞動者對於列寧之爲人，深知其所失者之爲誰。第三國際特促全世界勞動者，依列寧所遺之精神，重整隊伍協同從事工作。」

莫斯科一月二十三日電，全俄蘇維埃大會幹事部，因列寧逝世，發表宣言，其中一段云：『十月革命之首功，才智超越，選擇適當的歷史時期，使勞動者取得政權，指導勞農共和國爲空前之試驗，發展蘇維埃制之偉大領袖，在人類史中已遺留最深之痕跡。列寧教吾人以各民族友愛聯合之宏旨，蘇維埃大聯合及其憲法，實以此爲基礎。蘇聯憲法甫經實現，蘇維埃政權因而驟然進步，國內日形團結，對外勢力增加，而列寧適於此時溘然長逝。全蘇聯蘇維埃大會將正式完成蘇維埃大聯合，勞農共和國已立於不可動搖基礎之上。』云云。宣言中並表示蘇聯國際地位之增進，多數強國已準備正式承認蘇聯。但前途事業正多，蘇聯國民將本列寧之遺策，打破一切困難。列寧未理國政者已逾一載，蘇聯之敵人引之爲慶事，希望領袖一倒，蘇維埃政權將隨之而落，現已可信彼輩希望之毫無所據。全

俄蘇維埃大會特令蘇維埃政府「注意工農聯合，對此根本問題，應絕對依列寧之政策進行，以謀工農聯合之堅固與強大」云。

又同日電，已故列寧之靈柩本日由高爾克裝入殯車共七輛運至莫斯科，路旁參觀之人，多屬農夫，異常擁擠。靈柩由列寧家中運至火車時，蒙以紅黑色布。由其學友加列寧，杜洛斯基齊捷林等執紼護送。靈柩係於本日午後一時到莫斯科，由車站至「聯室」約三英里之遙，靈柩係由政界人員及各黨首領輪流昇送。每班抬柩十分，即行易換。俄國國會議員，各團體代表，外交人員及新聞記者均可前往「聯室」參觀列寧屍體，由星期早七點至葬埋時「聯室」晝夜開放任人參觀云云。又莫斯科一月二十三日電，列寧將葬于克列姆林宮（舊王宮）云。

又同日電，蘇聯全國各政府機關，職工聯合會組織，軍隊，共產黨及無黨籍勞動者各種集會，已紛紛致函政府及共產黨最高機關，表示極深切之哀痛，同時並表示堅決實行列寧之教訓云。

莫思科一月二十三日電，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通告各黨員，詳述列甯事績，尊爲領袖指導者及思想家，並謂「吾人奮鬥中之最大同伴永棄吾人而去矣，但吾人仍毫無畏怯，繼續前進。吾儕敵人對於吾黨之實情絕不明瞭，希望吾黨崩裂，而引吾儕之損失爲慶幸，此種希望絕不成事實。俄國共產黨，受列甯之訓育，具奮鬥之決心，承紹領袖之意志而勇往直前」云云。

莫斯科一月二十四日電，第三國際執行委員長金諾維夫氏，在其「列甯之死與列甯主義者之事業」一文中，曾以列甯與馬克思兩偉大人物之死相比較，并舉出馬克思列甯主義者今後之事業。對於兩者之死，曾引盎格斯(Engels)當馬克思死時致索爾慈(Sorge)書中之一段，大意謂「醫術或可延長其生命，使其再存數載，但我馬克思不能容忍此種生命也。在一人事業未了之前，忍受未能了其事業之缺憾，而苟延殘生，其痛苦遠甚於死」。繼謂列甯若嚴密休養，停止一切著述談話及領導群衆奮鬥之事業，則此偉大之革命家思想家所忍受之痛苦，寧可思議。一八八三年

馬克思死後之馬克思主義者，較諸一九二四年列甯死後之馬克思列甯主義者(Marxists-Leninists)，後者之責任，其複雜，其困難，遠甚於前者。最要之理想事業，即使馬克思所遺之理想，接近於勞動運動之羣衆，現則世界革命業經開始，且已在世界最大之國中取得第一次之勝利矣。但時至今日，國際勞動運動尙正脫出恐怖時期。而第二國際復從中破壞，前途艱難，正未可量也。馬克思列甯主義者今後之事業正多，最重要之理想的及實際的政治問題，如(一)努力佐列甯主義之基礎臻於強大，即使工人及農民之聯合越爲強大鞏固，俾萬衆之俄國農民皆知列甯雖死，但列甯黨衆在俄國革命之主要問題中，對於工農緊相結合政策，將越使其強固，(二)使共產黨與無黨籍工人之團結越臻鞏固，俾無黨籍工人咸知列甯雖死，但其黨衆決不妄爲，且將與無黨籍工人越形團結，以增高其文化及促進其教育，(三)列甯手創共產黨，視此黨爲聯合勞動階級良好分子之中流砥柱，故馬克思列甯主義者應努力保存共產黨之團結，視一黨如一人，協力抵禦外來之破壞，(

(四) 共產黨仍為戰鬥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之團體，在敵人四佈中作戰，視形勢之必要而暫退，視形勢之必要而猛進，

(五) 尤要者，對於列寧主義之悖逆者，以及資產階級之退化主義者，不論其出自何方，皆努力予以打擊，萬勿姑容。結論則謂列寧所遺之主要具體產物，為蘇維埃大聯合，第三國際及作其前衛之共產黨。列寧之死，必可使列寧主義者集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藉普通之工作，起而代替列寧，將列寧之熱誠，謹慎鎮靜，魄力勤勉，及其他精銳之才力，注入於列寧所遺之偉大事業中云云。

又同日電，本月二十二日，杜洛斯基途次高加索之替甫里斯城，在站中作哀詞如左：

『列寧已矣！醫術不能應萬眾衷心之希望。願豪然滴盡血液以救吾儕唯一無二之偉大領袖者雖大有其人，但醫藥罔效，此術不售矣！敵人尙強，前程尙遠，列寧為勞動階級所需，乃有史以來所未有，全世界萬眾工作者之天良。決不容此死亡。列寧之病，原可望其痊愈，但亦可料其終至不起。吾儕所望者為痊愈，但竟至不起』

矣！呼吸中心停頓，天才之腦髓中心遂毀，吾黨及勞動階級遂失去其領袖。列寧已矣！但列寧主義則永存；其教訓，其事業，其方法，其模範尙永存，永存於其創造之黨與國中之吾儕之間。吾儕心中充滿無邊之悲哀，蓋吾儕巧與列寧生於同時，與之共事，受其教導也。吾黨即實際上之列寧主義，即萬眾工作者之集合首領。吾儕每人皆俱列寧之一部，此亦即為吾儕最善之部。吾儕其手執列寧主義之光，勇往前進。吾儕其藉集合意志與集合思想，尋覓吾儕之前途。一日之後，兩日之後，一週之後，一月之後，吾儕將以『列寧竟已矣耶？』而自問。蓋列寧之死，吾儕殊以為不可能也。願『列寧已矣』之哀痛，永遠予吾儕。每人以『汝之責任已增加。其力謀有以對汝之先師領袖。在悲痛中，在哀悼中，在憂傷中，集合吾儕之隊伍與心志。以自警惕』。

又同日電，第三國際發表宣言，宣言前冠以『列寧——吾儕之不朽領袖。』宣言全文如左：

『勞動運動最偉大之首領列寧業與世長辭，全世界』

革命工人皆深俱哀痛，但吾儕切勿因哀痛而搖動心志也。試永誌列寧所予世界勞動運動之不朽事業，藉其莊嚴模範之鼓勵，努力實現其歷史的意志，列寧一若馬克思，將永為吾儕之領袖，馬克思教吾儕以無產階級解放，列寧則引無產階級入勝利之大道，而實現馬克思之遺訓。勝利的革命工人團體共產黨為列寧所手創。藉對於革命威力的信仰與勞動階級的將來之鼓舞，列寧在左抵俄皇暴政，右禦所謂工人領袖之奸徒，危險艱難之中，盡心竭力，創造此黨。經數年之奮鬥，創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戰略，使共產主義運動成為黨之形式。在世界勞動運動史中，列寧劃出另一新章。在其活動之始，即與第二國際中為資本主義所毒之奸徒奮鬥。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此輩奸徒不顧廉恥，甘為掠奪的資本主義政府之僕役。列寧斯時藉其超越之天才，發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歷史的口號「帝國主義戰爭當變為國內戰爭。」一九一七年，列寧以絕大之革命的勇爭與戰勝之鐵石意志，率俄國無產階級，推倒資本主義政府。在勞動運動各領

袖中，列寧為首先了解農民政治能力薄弱之歷史的代表者，並首倡工人與農民聯合，由工人從中指揮。在各領袖中列寧為首先認定無產階級在工人農民蘇維埃中實行專政之將來者，並集合無產者於「各種權限盡歸蘇維埃」口號之下。蘇維埃成立後列寧遂以之抵禦各方敵人之凶暴侵畧。一九一八年。奸徒謀殺列寧，此次重創。吾儕永不能忘。彼售賣勞動階級者，欲以炸彈殺吾可愛之領袖，吾儕在奮鬥之中，永不能忘。五年前，列寧組織第三國際，指定第三國際之工作為實現勞動運動之無窮的社會主義理想，此為列寧之第一重大事業。其對於勞動羣眾為自由而奮鬥之莊嚴理想所盡之心力，為有史以來所未見，實現此種理想，更無人出其以上者。列寧以第三國際領袖之資格，為各國革命的勞動運動設置鞏固之基礎，其基礎即首先為國家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教訓，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分析。其在一九〇三年，其為革命事業組織所定之民主的集中主義及才智的運用之思想，第今對於吾際之工作仍有極

大之價值。其在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中所述之預言，及其最後之論文，論及世界革命者，亦有同樣之偉大價值，列寧指示集合勞動運動各派中之革命勢力於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在最重要之時期中，予吾儕以準備爭奪政權及無產階級專政為羣衆操勝之口號。德國革命之進展，列寧亦始終予以極大之注意。列寧已為無產階級革命之不朽領袖。列寧以其過人之天才與遠大之眼光，注意及於東方民族反抗資本帝國主義之國家覺悟與革命精神之重大價值，深知東方各國革命有世界的重要，努力集合東方革命勢力於第三國際之下，其實現由第三國際救護人類，或即其最大之功績。對於少年及婦女共產主義運動亦俱銳敏之觀察，認此兩運動將予羣衆之愚鈍與忍耐以最後之打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急進，列寧已豫為料及。吾儕應本列寧之遺言，努力與資本主義奮鬥。全世界勞動者，其準備革命戰爭！吾儕仇視共產主義敵人之心，應與愛列寧之心同其猛烈！努力前進，完全實現列寧之意志！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促其各支部同起奮鬥

！全世界萬衆之同志，追隨列寧之教訓及其一生所創之一切！汝等應作若列寧之奮鬥，汝等將得若列寧之勝利！

廣東一月廿五日電，本地政府對於列寧逝世，於本日發布命令，三日間下半旗，表示哀悼友邦首領逝世之意。

又同日電，國民黨代表大會，議決休會三日，表示哀悼之意。

關於列寧逝世後的消息，我們所得如此。

我們進而論及列寧的生平。

他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到今年剛五十四歲。原籍在窩瓦河省之新比爾斯克市。原姓烏雅諾夫，家本貴族。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時，他的哥哥亞力山大因謀刺俄皇亞力山大第三被殺，官吏大索其家族，列寧因易名避難。因此，感受深刻的激刺，一方痛恨俄皇專制之毒焰，一方太息勞動階級的困窮。不久入加爾大學，因宣傳社會主義被革。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入彼得堡大學為校外生，極力鼓吹社會主義，從事勞動運動。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普列哈諾夫派社

會主義者組織勞動者解放同盟，列甯加入，這個團體是奉馬克思主義爲圭臬的。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這個同盟因一年之間，專門從事於糾舉工廠弊害，描寫工人慘狀，以期激動人心，實行革命，所以有了俄國勞動界第一次大罷工的事實發生。政府解散這個團體，放逐列甯至西比利亞。他在顛沛流離中仍是勤學不倦，作文很多，著名的爲『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事業』、『俄國資本主義之發達』等篇。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普列哈諾夫組織社會民主黨在敏士克開成立會，社會主義諸名士加入的極多，列甯與普氏合作。是年夏間被政府解散，逮捕重要黨員，時列甯逃入西歐，與同志辦火星報。關於經濟學農村問題等有極貴重的著述。一千九百零二年列甯發表當爲何事一文，討論當時政治運動中之重要問題。一千九百零三年社會民主黨開第二次大會列甯與普氏發生劇烈之衝突，多數黨員服從列甯，這個黨就分爲布爾扎維克與孟雪維克二派，前派即今之共產黨。兩派分立後，列甯辦前鋒報，攻擊孟黨，甚烈。一千九百零五年列甯被舉爲布黨之中央執行委員長，是年日俄戰

爭發生，列甯秘密運動回國革命，不幸失敗。一千九百零七年又亡命海外，從事宣傳運動，自是以後入萬國社會黨以世界平民革命爲職志。一千九百零九年至一千九百十二年，列甯寓居巴黎，時加里西亞工人運動甚盛，列甯潛赴該地爲種種宣傳與指導。一千九百十四年歐戰發生，列甯對於各國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贊成政府宣戰一事，大加責難。同時召集各國同志鼓吹萬國非戰同盟運動，因此西歐各國同志都欽仰其爲人，列甯由此隱爲世界勞動之領袖了。可是各國政府嫉他甚深，多方構陷，幾至爲奧國政府所得而甘心。因赴瑞士暫避，助該國同志以敵所謂保皇社會主義一派。當時列甯所提倡的非戰主義，乃以總同盟罷工爲武器，消弭國際戰爭，以勞工爲中心，實行社會革命使帝國主義之戰爭變爲國內戰爭。列甯在海外奔走逾十年一千九百十七年二月革命發生回國。十月革命成功，列甯於全國歡呼之中，執政權。一千九百十八年遷都莫斯科。是年八月二十三日遇阻擊，胸際肩端連受二彈。近一年因操勞過度，健康大損，養病於哥爾基村，不理國政。今年一月

二十一日逝世。

列寧所信奉的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所實行的工作是階級鬥爭。四十年的長久歲月，只是他爲人類，被壓迫的人類犧牲其生命的時期。他的感情的熱烈，意志的堅強，是無人可以比擬的。我們試看他一生的經歷，其艱難困苦，實非常人所能堪，但在他則處之泰然，愈是挫折，愈是勇猛前進，必達目的而後已！還有一層我們覺得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他那刻苦的生活，當於九死一生流逐於西伯利亞，亡命於西歐時，流連顛沛瀕於死境者無數次，而轉於此時淬勵身心，努力學問，以成馬克思後第一學問家。猶憶前數年當俄國大饑饉時，列寧因每日操作廿小時以上致爲病苦所困，醫生勸其稍進白麵包，一時俄國舉國皆吃黑麵包，以資補益，列寧毅然拒絕的甯願病死，不肯使己食有毫末多於平民。當十月革命成功，列寧獨握大權，實行理想，外受國際帝國主義諸國之封鎖，內受帝制黨孟雪維克黨之紛擾，加以百業失序，饑饉時呈，列寧所處地位之難，蓋有史以來未之前聞，但是他卒能戰勝一切，七年之間

，使俄國國運臻臻日上，世界平民革命基礎得以鞏固，我們不敢說後無來者，但是列寧的不朽，却是成爲定論了。許多的人疑惑，七年以來俄國人民奉如國富，每次國民委員會會長改選總是被推舉爲會長的人，一旦逝世，其爲無價的損失固不必說，俄國內政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前途，怕要因領袖之喪失而起極大的變化了。我則以爲列寧所以異於亞力山大及拿破崙等英雄的處所就在他是先生，他努力訓練弟子，以繼承他的偉業，俄國不是列寧專政，不是共產黨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國際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組合，不是俄國共產黨一黨的，也不是列寧一人的，他死了自然在指揮方面，計畫方面因天良之喪而發生多少困難，但於大體上無礙，是可斷言的。據去年俄國人民內務委員會所發表的全國蘇維埃選舉結果計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農民佔百分之二十四，兵士佔百分之二又十分之一。工人和農民既佔過半數當然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全落在勞動階級的手中了。並且共產黨員人數不多，不過很受人民的愛戴。比如蘇維埃是以鄉蘇維埃爲基礎的，

由鄉蘇維埃代表舉出縣蘇維埃代表，縣舉出省蘇維埃代表，省再選出全國蘇維埃代表。全俄鄉村蘇維埃代表共有一百萬人，但是共產黨員合計不到五十萬人，但在選舉的時候超然份子却都投共產黨的票。所以共產黨在高級蘇維埃中竟占百分之八十二又十分之二的地位。而且蘇俄政府幾年來竭力普及教育，廣設勞動大學，政黨學校使勞動者都有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此外俄國改造亦已成功。歲出超過歲入，紙幣信用亦已鞏固。聯邦計畫又已實現，英意及中歐小協約國即時主張承認。所以列甯逝世是不會使俄國內政發生問題的。

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國民青年俱樂部在北大第三院爲列甯開遙祭會。北大顧孟餘教授主張立時無條件的承認俄國，又有人主張爲列甯在中央公園立碑以誌不忘。預料將來的追悼大會中，當有重大的熱烈的國民運動出現。

英國勞動黨內閣出現 一 鴻

霹雷一聲，一月二十二日英國保守黨內閣首相巴爾溫氏因下院多數通過不信任現政府案——三百二十八票對二百

五十一票通過——即召集閣務會議向英皇提出總辭職，英皇准其請，同時令勞動黨領袖麥多那氏組織內閣！在守舊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竟有這種事實發生，這真是歷史上值得大書的一件事。

原來英國勞動黨是集合許多勞工團體而成的，黨的幹部由各種團體按照其人數比例，選出相當的代表出來組織。他們最可注目的主張是產業國有和徵收資本稅兩事。英國勞動黨在英國政黨中，總算是極左的，勞動黨中，麥多那一派獨立勞動黨又算是極左黨，今既由麥氏組閣，是由極右的——保守黨——政黨內閣跳到極左派的一方來，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可注目的事實。

這次麥多那氏與保守黨作戰是得自由黨的幫助的，他的閣員引用自由黨人物也不在少數。因爲兩大政黨合力以倒一保守黨，所以能在下院佔多數，首相巴爾溫氏不能不辭職。

去年十二月間的英國總選舉期間，倫敦太晤士報曾揭載三黨所標榜的政綱，大要如下：

綱目	黨別	綱目	黨別
國際聯盟	保守黨	繼續努力恢復歐洲真正和平	自由黨
對德政策	工黨	放大範圍協談國際合作	自由黨
對俄政策	自由黨	修改凡爾塞條約之債務及賠償部分	自由黨
關稅政策	自由黨	恢復自由關係	自由黨
失業問題	自由黨	移去因關稅而引起世界財富分配之不平	自由黨
經濟政策	自由黨	制定全國生產的工作計劃解決失業問題	自由黨
財政政策	自由黨	與屬地政府合作發展經濟	自由黨
軍備問題	自由黨	課累進的資產稅減輕所得及贏利稅	自由黨
帝國政策	自由黨	增加地主納稅節縮公家支出	自由黨
	自由黨	節縮軍費	自由黨
	自由黨	帝國間廉價運輸與商務便利	自由黨

雖然在選舉競爭時所標揭的政綱，不必就是施政時代的政綱，但在大體上，則所謂「雖不中，亦不遠矣！」再看麥多那氏的政見，麥氏未被任首相以前，其政見如左：據深悉麥氏政見之金尼德氏述云，麥克唐納爾氏如為英國首相，其政策之精華大端可以逆料而知之。(一)立即承認蘇俄政府，(二)以自由貿易主義為施政根據，(三)對於歐陸大局，至少一時傾向於不干涉，但自知歐局之造成，英國實有參預責任，(四)始終反對武力主義，茲再分論其意味。

承認蘇俄政府決非英國工黨主張陳布爾信維克主義之謂，麥氏固知國際赤化之危險，但以為欲防危險，而不承認莫斯科之政府，實為下策。彼不信萬國共處而能據一重要之國於化外，若干外交上不承認一國，又聯帶斷絕商務關係，則所擲代價絕巨，尤為不值。氏以為外交關係不過一種交通之路，決非主義上之合作。故預料氏登台後，必立即從事對俄通商，其形式當為予俄以正當之資助，及獎勵英國之對俄輸出。

氏於商務匯兌及債務等問題，將不取巧點的操縱政策，而一依正軌以求解決。彼以爲凡經濟上之義務，唯有照約履行，光明質直，則到底亦於實利上有益，氏絕對主張自由貿易，締一國際協約，分配各種原料，如赤道區域產品及油等，氏近曾語人云：『近來歐洲成立許多新國，各持過度之國家主義，不啻於歐洲之經濟潮流中樹立若干堤堰，而阻其流通，此乃自由貿易之最大障礙。唯此種障礙行將消滅，此等新國將受勞動界勢力之支配者，定必不少。則不久將皆入一種經濟同盟，使自由貿易區域大爲擴展，而各國同受其利，工黨與社會黨之國際組合固已力主此項政策矣。』

關於貨幣匯價跌落問題，氏以爲馬克一日不漲價，英國生產者在國內國外將一日遭德國出口貨之競爭而受其敵，其唯一妥善之救濟法，祇有恢復馬克之對外匯價，與國內價值相等，使其在倫敦及柏林之購買力不復懸絕。又氏主張一種國際借款，專供恢復國家經濟之用，絕不用於軍備，同時保證預算之均衡。

關於英國對歐陸關係問題，氏之言曰：『英國不問歐陸事之一說，不乏理由可言；從抽象及大綱上論之，余衷滿腔同情於此主義，吾以爲吾英愈不牽涉於歐陸政策則愈佳，唯苟有任何一強控制大陸者吾人將不能自安。故吾人對於勢力平均政策，仍注意之。』又云：『歐陸現狀，吾人實負參預造成之責任。有人期望吾人於戰勝後，祇須奏凱而還，其他一切不問，此種思想斷非大多數高尚善感之英人所能有。雖因我歷屆政府鑄可驚之錯，以致舉國騷然，人人暗以不問歐一事相呼籲，然吾人對歐道德上之責任，並不因此而輕減，故吾人應改變政策，不應推卸義務。又吾人對於德國，亦負有義務，雖吾此說或使聞者掩耳，然正義終在也。試以近事觀之，戰勝國對於前之敵國負有責任，乃斷然者，吾人不願見德人爲人奴虜，一敗塗地，誠以此爲錯誤，而又爲歐洲之一種危險故也。總之，吾人於正當之利益，應以正當方法保障之。若照舊法保障以同盟，以密約，以對付之組合，則戰爭必接踵而起吾人寧取孤立政策較爲有益耳。』

閣員的人選：

- | | | | |
|------------|------------------------------|---------|------------------------|
| 總理兼外交大臣 | 麥多那氏 (Ramsay Macdonald) | 蘇格蘭事務大臣 | 阿丹遜氏 (William Adamson) |
| 殖民大臣 | 湯馬思氏 (J. H. Thomas) | 教育大臣 | 鐵普蘭氏 (C. P. Trevelyan) |
| 印度事務大臣 | 烏理費氏 (Sir Sydney Olivier) | 衛生大臣 | 惠禮氏 (John Wealey) |
| 海軍大臣 | 齊斯福貴族 (Lord Chelmsford) | | |
| 陸軍大臣 | 華爾士氏 (Stephen Walsh) | | |
| 司法大臣 | 夏爾丹貴族 (Lord Halsane) | | |
| 財政大臣 | 史諾丹氏 (Phillip Snowden) | | |
| 樞密掌印兼下院副議長 | 克萊尼氏 (J. R. Clynes) | | |
| 行政會議總裁 | 巴麥爾貴族 (Lord Parmoor) | | |
| 內務大臣 | 韓德生氏 (Arthur Henderson) | | |
| 工部大臣 | 蕭道瑪氏 (Thomas Shaw) | | |
| 郵務大臣 | 哈遜氏 (Vernon Harlshorn) | | |
| 蘭嘉思德伯爵領地大臣 | 威越氏 (J. C. Wedgwood) | | |
| 市政大臣 | 岳威氏 (H. W. Jovett) | | |
| 航空大臣 | 譚遜將軍 (General C. B. Thomson) | | |
| 商務大臣 | 威伯氏 (Sidney Webb) | | |
- 漁農大臣 卜斯頓氏 (Noel Buxton)
- 我們覺得這次麥多那氏的閣員人選狠博得世人的贊許，其中有經驗極富的，知識極博的，更有不少的懷抱新理想的人，在英國現況之下，總算難能可貴的了。
- 由麥多那氏的政見中，我們看得出他當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承認俄國。據倫敦一月二十四日電，路透電社探悉，現可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果得英國給予承認則葛拉德氏為英國派駐莫斯科大使之任命，即可立時發表。據閣員方面意見，外交上承認俄國之舉，乃依總選之結果，及製造家全體之態度而決定云。又據倫敦一月二十五日電，據稱現英政府立即遣派委員會，以葛拉德為委員長，前赴莫斯科，與蘇俄政府磋商恢復外交上所有關係云。
- 為甚麼自由黨和製造家主張承認俄國？他們有他們的道理的。歐戰以後英國失業工人達數百萬，歷來內閣所勞

力焦思的結果，終是無法可想。加以工業製造品過剩，原料的輸入不是太貴，就是感受著缺乏。俄國擁有廣大的土地，多數的人民，豐富的天產，這對於英國的輸入輸出都極有利益的，要是同俄國正式恢復邦交。這正如意大利也是工業的國家，雖是棒喝團首領莫索利尼當國，也不能不急速進行承認俄國的步驟。自由黨是代表一般企業家的，要使產業復興，失業問題解決，自然同俄國恢復邦交，是必要的事件了，何況現內閣的首領是勞動黨魁哩。

次之法國對待德國的利益獨佔，慘酷無仁，麥多那內閣一定是不能容忍的。這也與英國實業家利害衝突極大。因為魯爾的佔領，足以使法國成爲歐洲唯一的工業國家，並且唯一的霸主，在保守黨是代表銀行資本家的代表，當然將這不當一回事，工黨和自由黨却不然了。從麥氏的政見內可以窺出英法以後的糾紛。

第三是自由貿易必仍然是百年來自由黨執政的故轍，決計不會更易。保守黨因爲要推翻自由貿易改行保護政策因而訴之民意改選國會，不料一敗塗地如此之速。

第四是麥多那氏是主張放棄帝國主義，用和平公正的方法，締結歐洲經濟同盟以實行國際合作的。

至於對於帝國會議——去年十月間保守黨內閣所召集的英屬殖民地會議——的議決案是否繼續執行，美國債務如何清償，現在還沒有聽見具體的決定；失業問題，所關更大，怕是現內閣的唯一難題了。

無論如何，我們總覺得勞動黨組織內閣，在英國及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是少有的事。

* * * * *

我們再論到麥多那氏對遠東的態度。我們退一百步講，勞動黨的內閣決計不會同現在的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一樣，因爲中國政府收中國人的關稅，而致大怒派兵船幾十隻示威！有班不肯的人猜疑廣東政府準會得不著麥內閣的幫助，他不曉得現在英國駐華公使的態度，實是侵蔑中國主權，而勞動階級，勞動階級的政黨一定是表同情於被壓迫的民族，於爲被壓迫的民族爭解放，爭自由的領袖的。

北京東方時報去年有時評一篇題名「敏捷之外交」茲錄

如下：

論者每謂孫中山終身除鼓吹運動外，無所事亦無所能，建設政策非彼力所能及。惟吾人觀孫氏近數日在廣州對於關稅問題之行動，則知上說之不足信。而孫氏之辦理外交，頗稱得法。此次主其事者，固為孫氏之左右，然孫氏知人善任。有不可沒者。孫氏致電英國工黨領袖卽下議院反對政府黨領袖麥頓納君，同時派幹員赴香港與港督接洽，其機敏誠不可及。麥君得電，必有所表示，或在議院中辯論，或提出質問，使英外部對於此事，不得不公開辦理。

。工黨刻在英下院最具勢力，而麥氏又為極有膽識之人，吾人行見該黨在議院以此問題表示其力量，蓋無疑義矣。

孫氏之舉動。不但使關稅問題不能不解決，且揭穿外國之炮艦政策，已不適用於今日之時代，廣州沙面停泊近二十般之外艦，匪獨不呈表示列強之勢力，適足以自暴其無能。蓋粵人對之，只須重演海員罷工引起之活劇，卽足以制香港之死命。香港之仰給於廣州。猶旅華外僑之倚賴其華僕。列強今日或用二十年前之手段，然其激起之反響

，將與昔大異。吾人逆料此種手段之末日已至，蓋今日再用此種手段，不獨為過失，在本案情形言之實幾近於罪惡。三年前規定以關稅全部收入三分之一撥歸廣州政府之辦法，既經認為正當，則此種辦法在今日仍屬正當，此孫氏之理由，不可謂不充分。外人之對華政策，獲去年香港罷工之教訓，而竟不知廣州確有足以推翻英人在中國南部之利益。及壓迫英人在揚子流域經濟實業活動之武器，其愚誠不可及矣。

孫中山之舉動，又引起英國官場當注意之一問題，即駐粵英國總領事之地位是也。以廣州與香港關係之密切，英國應有一特派員駐紮廣州。即使兼任總領事之職務，似較以一境受北京英使管轄之總領事，應付廣州與香港間之一切複雜問題更為妥善。現英屬坎拿大已有直接派駐美國之公使，故香港亦應有直接駐廣州之代表，香港在廣州以利益不獨甚大，且兩地毗連，此種改良辦法，實屬急要。香港屬地對於母國此時應負較大之責任，港民要求比前廣訊之自治權。不久當必得之。然自主之程度較高，則責任

當然較重，此不易之理也。

中國中央集權舊制既經推翻，故列強對華外交有改變舊方法之必要，雖不能全部革新，然今日則舊機關亦有陷於停頓之象。北京近來漂浮不定，有愈趨愈下之勢，乏創造之能力。中國國民久處荊天棘地之中，無人一施援手，轉覺受外人不義之壓迫，此美國國務卿休士之冷峻有以致之也，今日不但廣東，即中國全國之形勢，均有爆炸之象。關稅會議早應召集，而遲遲不進行，若此事再延不辦。孫中山將向世界大聲疾呼，外人須承認中國有收受本國稅收之權，將絕無生機臨危不悟之列強對華外交暴露於世矣，華府會議議決給予中國之利益，迄今兩年，而今日列強尙自信佔亞洲之半，古文明國如中國者，仍可以陳腐舊法挾制之，不亦大可悲乎？

英國勞動黨之由來與發達，記者當在下期介紹，茲先將麥多那氏小傳登出，以見政治家奮鬥之精神，古今中外一也！

英保守黨內閣辭職，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氏出組新內

新民國雜誌第一卷第三期時事述評

閣，英國憲政史上之大變遷今乃實現矣。茲將麥氏之略歷及最近發表之政見紀之如左：

麥氏之略歷 乾姆士倫賽麥克唐納爾氏 James Ramsden MacDonald 于一八六六年生於蘇格蘭邊境附近之蘭西毛司 Laxismouth 小村。父母極貧。氏幼時爲馬車行小厮，依母以居，夜食恒不繼。稍長，備於鄰近工廠中。氏抱大志，欲作大律師，乃入一供給膳宿之學校。既卒業，無力入高等校。其母節衣縮食，爲購法律學書，俾氏在家自修，學乃少進。願當時爲律師者，咸以氏出身寒微，不願汲引，或雇之爲助手。氏既爲社會階級之障礙所迫，大憤，自是對於所謂上流社會，深惡痛絕，而立志與之反抗矣。旋至倫敦，得一錄事職，辦事勤能，主者嘉之，未久，即升爲秘書。自是頭角漸露。公事餘暇，輒赴夜間舉行之政治集會。初僅旁聽，後乃登壇演說，發揮政見。一九〇一年辭去秘書一席，專爲政治上之活動，藉演講及寫作社會主義之宣傳文字博資餬口。未及遂于工黨中占有勢力，一九〇六年由勒塞司德 Loughborough 選舉區舉爲國會議員，任

職至今。一九〇九年間，工黨舉爲黨魁。其妻爲英國有名化學家約翰好爾格蘭斯頓氏之女，歿于一九一一年。氏有二子三女，今年五十七歲。

北政府滑稽內閣開幕

一 鴻

在一月十日下午六時以後，歷經五千元的衆議員(?)的聚合場所，於燭影搖紅冰天雪地之際，通過稅務督辦歷任八年的孫寶琦爲北國務總理！於是曹錕，高凌霨，王克敏，等人大吃一驚，恍如涼水澆背。但是這不要緊，天下是曹家的，誰敢不聽曹家的話！於是有飯大家吃，『以資熟手，』『以資熟手！』『資』的結果之下，高凌霨奪走稅務督辦，孫寶琦祇賸美髯數根！珠聯璧合，得心應手，恭喜大家發財！我們且先讀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林白水君的時評一段：

金佛郎之將來

白水

▲諸君且慢歡喜

▲最後怕還須承認

金佛郎案，已經成了中國政治的大問題，成了反直派

攻擊政府的好工具。當局鑒於環境的情勢，知道在這最近時期裏，決沒有方法可以硬辦得下去，所以只好退一步，先把反直派的嘴堵塞再說，這是昨天照會八國否認用金的緣由。

若就純理來說，這案簡直沒有商量的餘地。中國最初付出賠款，以關平折合佛郎。本來每一兩關平，可得八個佛郎餘。自第一次承認磅虧八百餘萬兩之後，就給法國定了電匯兌的辦法，每兩只合三佛郎七五生丁，這是已經吃了大虧的。當時以爲有磅虧，或且也有磅餘，一時的吃虧，也就不願計較，而且經過二次協定之後，約文載明直至賠款付清之日爲止。法國選定電匯兌，每兩合三佛郎七五的辦法，是永不更動的。如果有用紙換金的餘地，那末，這許多年所按期照付的賠款，法國政府何以都不說話？可見此事在法律方面，簡直無可遷就牽強了。

但是前兩個月，有人告我說：政府若肯承認金佛郎案，荷蘭銀行可以借款二百萬，中法匯理兩方，可以各得三百萬，總共就有八百萬的進款了。法國部份賠款，可以續

行展期兩年，每年約計五百萬兩年，就是一千萬。比國賠款，也肯續展兩年，每年約有三百萬，兩年就是六百萬。這法比二國展緩賠款的數目，共計一千六百萬。（中國銀元。）政府儘可以指定這筆款項，去發行一種公債，所得至少也有一千二百萬，再加以前項的八百萬，豈不是可以安穩穩得到二千萬的現金麼？

以現在中央這樣的枯竭。明明有二千萬現金擺在面前。你道他們不眼紅麼？而且金佛郎承認之後，關稅會議也開得成功，每年至少可以增加五千萬，什麼匯理的鹽餘，從此也不扣了，其餘經手鹽餘的銀行，都是按期規規矩矩付款，眼前固然得過太平日子，一年以後，還有大筆的收入，直系億萬年有道之長，差不多都看這一着棋子上。若是就這一方面說起，我們恐怕這金佛郎案終久沒有好結果啊！

這幾年來，我們這一張報紙，所預先料定的時局，差不多是什中八九。這個金佛郎案，不怕政府說得怎樣的確實，照會八國的公文，說得怎樣的理直氣壯，但以我個人

的眼光看過去，這都是搪塞輿論。對於反直系緩兵之計。歸根到底我們敢信這金佛郎案，在這曹氏政府命運當中，是非承認不可的，你們不相信，自然有事實來證明，你們慢慢的等着吧！

有如許的好處，高凌霨任閣，王克敏長財，逼走吳景濂，提黎憲政黨，一紙公文，千萬立至。公私交利，各得其所！但是，稅務督辦簽字！稅務督辦簽字！

好了！孫大總理出巡各省，接洽和平統一（？）顏惠慶代閣，王克敏長財，高凌霨任稅務督辦。衆議院質問不理，彈劾不理，提不信任案則這一方面由曹錕下令解散所謂國會。所以曹錕一定要王克敏就職不論所謂國會如何反對也不管，北京各部分報紙，痛詆駁回金佛郎案爲失策，爲唱高調，爲自殺，無非替王克敏張目攆走孫寶琦以實行最初的計畫而已。一般所謂議員也不弱，正捏著一道裂縫，想從縫間探，洛下手，舉吳佩孚做副總統以驅逐曹錕哩！我們且看鹿死誰手？

北京政府最近借款賣國案 重遠

北京政府以斷送國權，濫借內外債爲生活，這是稍爲留心時政的人都知道的。自曹錕上台以後，更是捉襟見肘。

一面須籌還賄選經費，一面須應付吳大軍閥的禍川禍粵禍閩的軍費。而北京一羣『有奶便是娘，』『有錢便叫爺』的大小官僚和馮玉祥王懷慶……等的吃人軍隊，每月開支至少五百萬元，並曹吳中飽之資，非千萬以上不行。而北京政府能够收入的除鹽餘平均每月約二百萬元外，其餘煙酒印花等稅每月只有二十餘萬元。怎能不大借內外債，以供揮霍？但借債談何容易，北京政府現負外債二十六萬萬元內債四萬萬元，到期各債，不能償還，信用早已破產。

所謂財政當局，遂不惜倒行逆施，飲鴆止渴。而零整賣國賣產之案，層出不窮。自曹錕上台以來，除俄發債票案，損失一千萬鎊，參戰借款轉期案損失二千萬元，金佛郎案損失一萬萬元不計外，其餘零星賣國借款各案，就是吾人所知者已有下列一打(十二件)之數：

(1) 道濟借款 道濟路綫系道清鐵路之支綫，擬由河南之道口下行築至濟南，爲英商福公司預備油煤者。曹錕

已秘密派人與英商接洽，將該路建築權斷送，借款一百三十五萬鎊，爲彌補大選一千三百萬元之用。

(2) 烟酒署借款 烟酒署王毓芝向北京某銀行借款三十萬，以爲直魯豫軍費之用。

(3) 津浦鐵路借款 該路局向天津煤礦公司，借短期借款七十萬元，爲王承斌軍費。

(4) 鹽餘借款 北京政府因杜錫圭索餉，向中國銀行團借款壹百二十萬，以匯豐道勝兩行鹽餘作抵。

(5) 濱黑鐵路借款 由哈爾濱至黑河之濱黑路線，由某國包修，借給北京政府五百萬元，名爲墊款，所有用人行政運輸管理之權，完全斷送。

(6) 盜賣先農壇 先農壇爲我國歷史上勝地，計面積一千二百畝左右，除城南遊藝園占六十餘畝外，尚有一千餘畝。按城南遊藝園每畝租價約合一百五十元。而北京政府竟以每畝每年一元之賤價，租與議員(?)張魯泉。租期爲三十年，條件離奇，無異永遠斷賣。其他如財政部盜賣官產，內務部盜賣河沿，參謀部盜賣操場：尤不可究詰。

(7)芝威滄石兩路借款 此兩路在直魯兩省占重要地位，一為由芝罘至威海衛，一為由石家莊至滄縣，其築路權均為英人攫得，英人允代向倫敦募集路債，並可先行墊款五百萬元。

(8)津赤鐵路 此為自天津至赤峯口之路線，亦為英人承辦，茲將該合同之重要條文：摘擇如下：

第一條，創辦人(中國方面)推舉賀爾背有限公司，充津赤鐵路之工程師，兼承辦人(英國方面)。凡關於鐵路之測量，建築，以及在外國購買鐵路材料之事，均屬之。

第二條，關於建築鐵路進行上所必需之測量權利證書等，均由創辦人供給之。

第三條，創辦人對於承辦人所派測量路線上各員生命安全，須負保護之責任，並須訓令地方官負責。

第四條，創辦人於借款合同簽就後，即須選派鐵路督辦一人，更由鐵路督辦委任委員若干人。

第五條，創辦人須派代表一人(中國人外國人均可)，赴倫敦接洽借款事件，代表於簽約上，於法律上，均得全

權代表之。

第八條，正式合同簽定之後，承辦人得與創辦人所委之代表，同在倫敦市場，募集路債。

第九條，承辦人辦理第八條內募集路債時，得先期籌備款項若干，以充開辦費之用，但其數額不得過借款全數百分之五。

第十二條，創辦人於借債未還時間內，其在建築時須聘英人充總工程師，予以監督之權。其在營業時須聘英人充運輸主任亦予以監督權。

第十三條，債權之擔保品，以鐵路之全部資產，鐵路行駛權，及鐵路之收入擔保之，而收入中須留一部分以足分配債權利息之還額而止。詳細章程須另定之。

第十條，路債之數額，以工程師之預算為根據。

(9)德發債票借款 我國加入參戰後，德國方面，因我國之英德洋款，英德續借洋款，善後借款，津浦借款，湖廣鐵路借款，所發行之債票，除中立國所持者外，一律宣先停付。最近王克敏異想天開，竟欲將該項債票基金(

同等額之關稅）作抵，向外交團借外債壹千萬，正秘密接洽中。並向匯豐銀行提取我國在歐戰期中我國所付之德發債票，利息八十萬鎊，約七百餘萬元。

(10)張恰成濟錦熱三路借款 張恰為張家口自恰克圖之線，成濟為成都至重慶之線，錦熱即錦州至熱河。此三路敷設權均擬讓諸英國，現曹家政府已與福公司密商，一俟倫敦復電到京，即實行拍賣。

(11)克利斯浦借款 請看東方時報之紀載：

王克敏得府方之奧援，與府中要人王毓芝李彥清等深相結納，聘為財政部最高的顧問，月支薪水各一千二百元，二人有所求無不應。李向在曹錕左右司收支，前日忽向王索還從前直魯豫巡閱使任內所欠軍餉約一千餘萬元，王有難色，然又不敢拒絕。則謂之曰：君何不自籌。李問其方法，王遂介紹之于克利斯浦銀團代表勃達斯。前星期某日，李已與勃達斯在某飯店見面接洽，並已訂定借款草約。

大致借款三十四萬鎊，利息八厘，九二交款，匯水百分之四，佣錢百分之四，分二十個月在鹽餘項下扣還。當以此

商諸道勝銀行，該銀行以用途係用之於軍費，不敢承受，故形停頓。若果成就，此一筆佣錢，大可以供要人之揮霍也。按克利斯浦銀團。在民國二年時曾由熊希齡與之訂立一千萬鎊借款，意在破壞五國銀行團之體斷。卒因該銀團財力不充，不能抵抗五國銀團，故自善後借款成立，克利斯浦遂中止交款，以後不與開借款之事者數年。近年又派代表來京思有所活動，恰遇着王克敏為之拉線，一定水到渠成也。

(12)濫發國庫券壹千七百萬

(甲)十二年八厘特種庫券 以俄國庚子賠款部分為基金，發行庫券五百萬，由中國銀行一家包攬。名為充使領經費，實則大部分流用于軍政費。按俄國庚子賠款，俄代表加拉罕已正式照會北政府，願全部放棄提供教育基金，而北政府竟以此款濫充軍政費，致陷全國教育于破產地步。

(乙)崇文門庫券 崇文門稅關每年收入總共不過二百四五十萬元，而每月業經指定之正當用途為(一)崇文門

庫券十萬元(舊庫券)。(二)司法經費五萬元。(三)中小學經費三萬五千元。(四)留日學費三萬元。(五)司法改良經費二千一百九十四元五角。(六)該署經費三萬元。今王克敏置教育司法于不顧，而以全數為抵押品發行崇文門庫券一千二百萬元，以供吳佩孚禍川禍粵及曹家豪養的機械的官僚丘八過年之用。其發行條件非常優厚，一般素以放高利債，吃財政飯的銀行業者，又可大發橫財矣！茲錄其大要如下：

崇文門庫券條例大要

▲舊有用途一概取銷

▲全部收入挪作基金

崇文門國庫券條例草案，業於昨日由王克敏擬定，尙在各方接洽之中，其內容大要如左：

(一)款額一千二百萬元。

(二)利息月計八厘交款時預扣一年，

(三)價格按照票面九八折，即每百元實收九十八圓，再除去預扣全年八厘利息，計洋八元外，每百元實收九

十元。

(一)還本期限分五年行之。自民國十四年起，每年抽籤兩次，每次由崇文門稅收項下撥還一百二十萬元，每年共撥還二百四十萬元。

(二)用途專充本屆陰歷年關軍政經費，並以一部分歸還崇文門舊債，其支配方法，另單規定之。

此外如各部資賣公產，抵押印花稅票，徵收商會會董證書費。增收各鐵路票價，加抽所得稅烟酒稅棉花附捐；等等，不可勝計。一言蔽之，賣國肥私，剝民肥己而已。國人倘終袖手旁觀，不進謀全般的解決。則不特路鑛森林，將完全斷送；恐財政破產，共管亡國之禍，即在目前，而軍閥之擾亂，更無已時。彼時中國雖大，亦將無容身之地矣！(此文甫脫稿而烟酒供款二萬萬元之說又起，北庭賣國之術，真愈出愈奇也。)

廣州國民黨全國大會

重遠

國民黨是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反對國際侵略的革命黨。他負擔歷史重大的使命，在中國進化的程途上孤軍奮鬥

三十餘年，推翻清族專制，打倒袁氏帝政，護法討賊，爲國犧牲甚巨，此次爲號召全國民衆革命起見，爲迅速完成建國大業起見，爰訂于一月十五日召集全國黨員大會在廣州開會，討論黨務革新計劃及建國方略，記者擬稿時正開會之第三日，其詳尙不可得聞，僅就電訊中略記如下：

(1)開會前之籌備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于去年十二月，即任命胡漢民廖仲愷孫科吳鐵城林森陳樹人鄧澤如譚平山楊滄白九人，爲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籌備改組事宜，並發布改組宣言及黨綱草案(見本誌第二期附錄)

(2)開會之日期 開會日期，原定一月十五日，後以各省代表不能於十五日以前齊集，同時又以上海國民黨本部來電請延遲五天開會，以便在滬候船南下各代表之依期出席，於是遂改至二十日始開會。但仍定於十五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預備會，列席者則爲已在廣州市各代表，先行籌商正式大會，應備諸事宜云。

(3)會場之決定 大會會場，決定假座高等師範學校，業由中央委員會派員前往佈置，議場形式，則仿照國會

議場，總理指派代表與各代表分別列座，情形甚爲莊嚴。

(4)會議之日程 會議之日程，已由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先行擬定，茲查錄如下：(第一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一)總理出席宣佈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之必要；(二)組織主席團，(三)組織各種委員會，下午七時，赴總理宴，(第二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一)秘書處報告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二)各省及海外代表報告各該地黨務狀況。(第三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討論中國國民黨綱草案。七時赴臨時中央委員會宴。(第四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臨時中央委員會提議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第五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臨時中央委員會提議討論中國國民黨黨路草案。七時赴廣東支部宴。(第六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臨時中央委員會提議討論本黨出版計劃。(第七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

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討論各省黨務進行計劃，七時赴省長市長宴。(第八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一)討論海外黨務進行計劃；(二)討論最高黨部組織法。(第九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選舉。(第十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委員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大會宣言，七時赴廣州市各區分部宴。

(5)代表人數 中國境內二十二省區，每省區由孫總理指選三人，由各省區黨員大會選舉三人，國外各埠如南洋羣島美洲巴黎等處每埠選派代表一人，計共一百餘人。滬上婦女界同志以國民黨是為全民利益奮鬥的黨，對於婦女問題，向極注意，請求加派婦女代表一人，當公推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前往出席。又蒙古亦派代表列席，足徵孫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能够包容一切，足能使久已脫離北京政府之蒙人傾服。實為真正統一全國之先聲。

茲將本社接到電報錄下，(其詳情俟諸下期)

二十一日上海專電二十日全國國民黨代表在粵開會。孫及各要人均列席，議決實行以黨治國，組織國民政府。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二十日在師範大學校開會。代表

者到約百五十名，民黨要人皆列席。開會後，首由孫總統(文)致訓詞，繼演說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約二小時。大會宣言書決由委員九人擔任。宣言書文甚長，內容詳述(一)中國現狀，(二)國民黨主義，(三)國民黨政綱。暢言三民主義及對內對外方策。最後由林森提出組織國民政府案，全體可決。會期決定十日。

林森提案：(一)國民黨應依此最小限度政綱為原則，組國民政府；(二)國民黨當宣傳此義於工商農學一般羣衆，使知設國民政府必要。孫續言，本總理再回廣州，不能拿護法題來造政府，乃革命政府實行以黨造國。次將組國民政府案付表決。一致通過。

又廣州二十一日電，(二十日)午前民黨代表大會開幕，孫文主席，宣布開會詞，通過大會，秘書處組織及大會會議規則，隨由大會選舉汪精衛胡漢民林森謝持李守常為主席團。又廣州市特別區各區分部黨員全體，胥午列隊，到高師操場歡祝，並請願速組建國政府云。

又據上海二十二日電，廣州開會之國民黨大會，其國民政府建設案，業經通過。二十二日會議，同時將以孫文為領袖，執行總統職權云。

廣州二十一日電：昨全省社團大巡行，市民一致升旗，慶祝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

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有蒙古代表出席，(二十)晚

孫總理宴全體代表，席間演說，即注重歡迎蒙古代表，謂北政府用徐樹錚馮玉祥征蒙，蒙古還要獨立，南政府從無向蒙古用兵，蒙代表尚不遠萬里而來，足見主義勝武力。

昨孫總理國民黨大會開會辭，略謂：此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即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之新紀元。辛亥後，官僚唱「革命軍起革命黨銷」之說，從今日起，須悟「革命軍起革命黨成」。此次開全國代表大會意旨：（一）再造黨的生命（二）以黨改造中國。欲達此目的，須（一）犧牲個人自由，（二）供獻個人能力。我黨受十三年教訓經驗，乃悟實際組織之必要。以前各自為戰的奮鬥，尚能成功，今後為有組織的鬥奮，成功必更大更速。

廣州二十二日電，馬（二十一）日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日，上午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下午總理主席，大會宣言書審查報告，全文分三節，（一）中國之現狀（二）國民黨之主義，（三）國民黨之政綱。政綱又分四節，（一）總綱（二）對外政策，（三）對內政策，（四）施行法。全文要旨，以三民主義建設中華民國，總理復用圖詳細說明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界說。

馮日（二十一）國民黨代表大會第三日，上午直浙豫代表報告本省狀況，伍朝樞演說關係案經過。

廣東二十四日東方電。二十四日國民黨大會。對於加拉罕首先寄到之祝電。決定覆電。表示感謝全蘇維埃人民

之意。又祝賀英國勞動黨組閣之電，定於二十六日提出討論云。

孫文對於列甯之死，於二十四日發布命令，三日間揭掛半旗，表示哀悼友邦首領逝世之意云。國民黨代表大會議決休會三日，表示哀悼列甯逝世之意云。

香港二十六日電，國民黨宣言，二十三代表大會已通過。文甚長，約七八千字，中有立憲派聯治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之救國，皆空談，特以革命手段，行三民主義，發布政綱等語，由胡漢民審查畢發佈。廣州一月二十五日電，列甯逝世消息傳至廣州時，國民黨大會正在開會，孫文與伍朝樞，立赴會場親自報告驚耗，音容哀痛，全場為之震動，肅靜無聲。孫文報告畢，復作長時間之演說，最後並提議致電加拉罕，請其轉達莫思科，表示深切之同情哀悼，全場一致通過，提案大意謂列甯同志逝世，國民黨全國大會深為哀痛，列甯建造新俄之偉業，此時方鼓勵大會之意志，使其努力將國民黨變為國家之利器，以統一中國，及增進中國國民在民治組織下之幸福，大會停會三日，以誌哀悼。中山繼復令全場代表起立行一鞠躬，禮畢復通過：（一）決定哀悼三日，大會亦停會誌哀，（二）廣佈列寧之事績及其偉業，（三）宣傳國民黨三民主義。孫文旋復致電各省區，宣布哀悼三日，並懸半旗誌哀，政府機關停止辦公一日云。

軍閥宰制底下的教育家的精神和工作

馬夷初

辛亥革命是民族的革命，不是政治的革命，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中國需要的，實際尤在政治的革命。因為數千年來壓迫平民的政治，把老百姓壓迫得厭厭無生氣了，他民族才得乘虛而入，佔領了主權，變本加厲，增高壓迫的程度。一般的人以為推翻了滿洲民族，平民政治就可實現，自由平等的幸福，便可享受了，這就是給他失望的主因。

辛亥革命成功，徽幸產出一個共和政體的徽號，皇帝變為總統，欽命的資政院變為民衆選舉的國會，其他相類的事情，也都煥然一新。真若亞東的新產物，叫西伯里亞長塗中生囚死鬼歎息不置以謂望塵莫及了。但是「取援狙而示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概裂盡去而後慊。」這就因為猴性未除的原故，民二的革命，是看定了。單是民族革命是不行的，非將數千年來遺傳的壓迫平民的政治根本剷除，不能實現真正的平民政治。不幸為中國人好靜惡動，苟安的心理，所戰敗，洪憲帝制，張勳復辟，以及種種禍祟，直到今日軍閥的橫行，都是民二革命失敗後應有的產物。

進一步言，壓迫平民的政治，不根本剷除，恐怕妖魔鬼怪，續續而生，暴戾恣睢的行爲，更有進步。從前滿洲酋長說：「願將中國送給朋友，不給家奴。」我想中國正要由這一班做慣了滿洲家奴的軍閥手裏送給歐美的帝國主義者。我們抗議的方法，自然祇有政治革命的。一。路。

政治革命，要從民衆成功，方是真正的可靠的。這亦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民衆的政治革命成功，在革命史上看來，固多依賴着鐵和血。但是鑄造民衆革命的兵卒，比較是更要緊的。鑄造民衆革命的兵卒的工具，不能不首推教育。我不願繁引博徵，祇舉辛亥革命做個先例。辛亥革命種子播傳時期，遠可說是二百餘年以前，自王船山著了一冊黃書，明白地鼓吹民族革命，他這一派宣傳他的主張，影響到智識階級，力量不小。大概我們多知道的。到了清末，清朝想拿維新二字作延長他生命的護符，就開起學堂來了。可是主張民族革命的得了這個機會，就到處鑄造革命的兵卒。我敢說清末學堂十個裏有九個是鑄造革命黨的場所。因爲抱民族革命主義的多半借着學堂做他的工場，所以辛亥南北中心的武漢一動，徧地響應，雖則多少也含些別的原因，但是確係這種工作的效能是不能否認的。依此看來，革命不能不用教育爲重要的工具，也是不能否認的。

現在我們既覺悟到非實現民衆的政治革命，不能有真正的平民政治，而現在的軍閥，最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的障礙。要實現民衆的政治革命，傾覆軍閥，剷除真正的平民政治的障礙物，單靠一時的鐵和血，是不濟事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教育是一種重要的工具。因爲教育可以收到很大的利益，在目前的是鑄造民衆的政體革命的戰卒。可以憑着鐵和血去收革命的功効。在永遠的是安排真正的平民政治的護兵，可以叫着強權或武裝的不能再有活動的餘地。可是我的意見鑄造民衆的政治革命的戰卒，是今日不可不絕對重視的。因爲民衆革命以後，雖則依賴着鐵和血在那裡做革命運動的絡繹不絕，但真正了解民衆的政治革命的還是很少數，所以北方的軍閥固任他橫行，無可奈何，而且南方也會出了一個叛徒。所以希望民衆革命的成功，須有人人能戰的兵卒。

說到這裏，我們應當注意到現在一般教育家的精神和工作，尤其是在軍閥宰制底下從事教育的教育家的精神和工作。

現在一般教育家常常高唱一種論調，就是爲教育而教育。我想爲教育而教育，確是最高尚的。不能否認的。但是守經的話頭，我們抬頭一看，現在中國的教育是什麼樣子。除極少數軍閥御用的學校外，能毅挺起曾來，說他的學校無困難的十個裏有一個否。這種困難的

來源是因什麼，不是爲軍閥的搜括嗎？再說眼前的國立北京八校，直是八校的教職員每日和軍閥奮鬥，勉強度過他三旬九食的生活，如不奮鬥，怕早閉上大門了。這樣說來，要講爲教育而教育，已自不能離開奮鬥了。但是爲支持門戶的奮鬥，雖不能說是不合，終究是得過且過的，支支節節的，用力多而成功少。所以我覺得一般教育家必須從權一點轉移他的精神到奮鬥上，而且轉移到傾覆軍閥根本剷除真正的平民政治的障礙物的奮鬥上，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有民衆的政治革命的精神，因爲非此亦不能找出爲教育而教育的一條新生命這種精神，尤其是在軍閥宰制底下從事教育的教育家必須的。

北京是軍閥的巢窟，北京的教育是在軍閥直接宰制底下轉動不得的，所以有人說，「在北京奮鬥是難用氣力不濟事的。」但是這話我最不愛聽，最不以爲然。我有兩句座右銘，是「愈黑暗的地方是我奮鬥的人們愈要盡力工作的場所。」古人也說過，「盤根錯節，乃見利器。」譬如打仗不攻要塞，是不濟事的。所以我們在軍閥巢窟的北京操奮鬥的工作，便是攻打要塞的手段。至於教育方面，各省如何比得上北京，機關既多，人材又多，四面八方的人多有由這裡布散出去的人，各種社會裏多可以插足，所以我覺得在北京奮鬥的工作，教育是獨一無二的工具，只要在北京從事教育的教育家視線都注射到非實現民衆的政治革

命。不。能。有。真。正。的。平。民。政。治。不。能。實。現。真。正。的。平。民。政。治。教。育。也。無。從。辦。起。便。奮。起。盡。力。傾。覆。軍。閥。根。本。剷。除。真。正。平。民。政。治。的。障。礙。物。的。精。神。這。種。精。神。裡。是。伏。着。教。育。上。無。窮。無。盡。的。希。望。

在軍閥宰制底下從事教育的教育家，尤其是在軍閥巢窟裏從事教育的教育家，都奮起了盡力傾覆軍閥根本剷除真正平民政治的障礙物的精神，他們的工作是什麼呢？教育自然就是他們的工作。但是我所希望的不是拿一本書冊一件儀器挨過一小時的工作，是要將自己奮鬥的精神移植到被教育的身上，而且用種種方法鑄造成民衆革命的戰卒，聽到動員令自能勇猛無前的去奮鬥。這樣的工作有三五年，定有絕大的效能。只不是我的理想，在革命史上找尋起來，不乏這種先例的。

我最後一句話說中國最近的未來的時期裏要離開政治問題純粹的講教育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如乾乾脆脆的來講革命教育。

建國方略評註

上篇（共三篇） 張競生

心理建設 行易知難

新民國雜誌 第一卷 第二期 軍閥宰制底下的教育家的精神和工作

孫中山先生所以能成爲革黨領袖和民國元勳的緣故，乃因他的實行純粹以有計畫和有目的的理想爲根據，故他於進行上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處處依定計畫做去，必要達到理想的目的才肯放手。這樣的一個大實行家，自然需要一個大的理想。這樣大的理想既有這樣大的實行家去運用，自然不是紙上談兵，乃是確確切切的，隨時可以拿出去實行應用的，因爲他的實行無非實現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即是本於實行。故他人是分知與行爲二途，中山先生則聯合行與知爲一氣。中國學者如王陽明派等是要先知而後行，先生則注意於『行之中便得知』的精義。先生於學說上最大的發明，即以『行易知難』代替『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中國古訓。所以他的學說是生氣勃勃，勇往猛撲，是活動進化，繼續前進的，是看透知的意義不能離行，行的實現不能離開『生命需要』的原來『生命需要』即是行的主動，也是知的根源。以『生命需要』是行與知的起始點也是行和知的聚合與歸宿地點，這是先生學說的最精微處，不獨爲中國學者所不能及，即歐洲學者也不能說得如此透澈簡捷！

知行既然不是二物，故無所謂『知行合一』。知行原是一氣，乃是生活中需要的一種表示。生活所需要的便是行即是知。真的知識，僅能從生活中得來，行的真義即是生活上的一種

表象。觀中山先生所取證的十事，如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學說，都是證明行與知均由生活需要上所造成的。推廣先生的意思，人類對於這十項事情可謂極大發明了。可是人類僅能行不能知。因為這樣的知識乃是應生命所需要而造成，所以這樣知識不是由外傳入的，乃是從內長生的。這個『知』可以叫做『內知』。牠是生命的一種需要，所以牠的意義不是空空洞洞乃實實在在的一種事實的表現。因凡生命所需要的，即是行，也即是知。故先生申說：『夫螺贏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為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螺贏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為螺贏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螺贏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頁六十二）在此節上，我們應該注意的，即是『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生，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一句話。可以做二種解釋：（一）即可以證明『行易知難』；（二）由此也可以證明行與知本不是二物，僅是『生活需要上的一種共同表示』。我常笑柏格森派籍上頭螺贏的證例，去主張良能與知

識不能相容的論調。實則，生命的繼續，即是實行，同時即是知識。良能與實行固然不能分離，牠與知識也不能分家。我前說：『凡真知識，都是從實行來的。』因為真的知識是生命所需要的動作。例如上所說的螺贏，所行的事不是不知，在牠生命所需要的事情中，無事不是把知與行并合爲一去實現的，牠不是離開了行與知爲二事。牠的生命是整個的，生命所需要的，是整個的需要，所以牠的行與知是整個的聯合物。

一方面，凡由生命所需要而發動的，即行即知。一方面，若由分析方面強分行與知爲二件事起來，則行必先乎知。苟無實行，便無知識，苟有實行，即有知識，苟能實行，即是能知。牠的步驟是由行延成爲知，不是由知延成爲行。先生所主張的『行易知難』和『不能知亦能行』等說的精微處在此。姑由這個分析說，先生分爲三個時期的表象：『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頁六十）這樣解釋，當然就『世人之眼光』從分析上說法。實則依先生本意說：這三者原是一氣呵成。不過就『行』的現象變遷進化上的不同處說來，則有三種的不同：所謂第一時期爲不知而行的時期。這不是不知而行，乃是就知爲行的蘊藏力，行爲知的實現力說，知與行在此層上最易看得出是緊合無間不能分開的；至第二期所謂行而

後知的時期，乃是把行方面做成有系統的組織，由這『行的系統』看去似乎是有『知』一回事了；及到第三時期，爲知而後行之時期，乃是把『行的系統』代做了爲『知的系統』。自然就知可以得到行了。知的系統，既是行的系統，所以凡能知的，必能同時去行。先生在第六章上說『能知必能行』即是此理。王陽明說知即是行，乃就虛空的知識上方面去說，故能知究不能行。先生所說的知識，乃從生命所需要上說起，故凡能知必能行。先生說『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畫，按計畫而用功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近日之無線電飛行機，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於科學之原理既會，四週之情勢皆悉，由工師籌定計畫，則按計畫而實行之，已爲無難之事矣。』（頁六十七）如此說法，知的意義，當然指人類生活所需要說——例如飛機、鐵路、工藝等，又或指行的系統，即由事實經驗上所成的科學定則等——所以能成有條理和計畫的知識，這樣知識自然能够去實用實行。

由上說來，雖從分析上看去，知與行尚有會合聯貫的可能，牠們的會合點即在生命所需求的地方。總之從內面看去，生命所組合的分子即『生元』，牠不止是有知，並且有動作和計

畫之物。(參看頁六)從外表看去,生命所發現的心理,牠不止是知,並且是知與情感和志願組合之物。(參看「有志者事竟成」章)以生元的作爲,解釋行知與組合上的根源。以心理的表示,得到情、知、志互相統屬的作用,由此可知凡作事不僅要知,並且要有情感和志願。於是更見王陽明「知即是行」的學說的偏狹荒謬了。知的意義,就陽明學說論,僅是心理中三分之一,所以能知不定能行。必要從中山先生的學說把知的意義從生命根源上去解釋,即是把知和情感與志願聯合爲一致,成爲一個整個的心理,然後才能得到整個的行爲。例如我國革命黨人所以能成功,因爲他們具有愛國愛種的熱情,及知道革命的方法,與抱有犧牲精神的志願,故能剷除滿清,建造民國。讀中山先生在「有志者事竟成」一章上所說,大概可以見到我輩先烈如何行爲的小照了。及民國成立以後,所謂革命黨人一變而爲新官僚,對於國家的熱情已冰冷了,革命的方法已忘却了,犧牲精神的志願也一概消滅了。這個變遷的心理,一半是黨人不知黨綱的意義,一半是對於黨綱無情感和無信仰的熱誠。凡不知黨綱的,當然不能實行去革命,但知道的人,苟無同情和志願去做,也是等於無用。所以中山先生對於黨人心理的改造,不獨要使他們知道黨綱一回事,並且要使他們對牠有了情感。和信仰。故主張繼續採用「宣誓的儀式」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參看頁七十九)

宣誓一事，不知此中真意的，以爲未能脫離從前秘密黨聚合的形式，那些反對黨的更藉此事爲攻擊的好機會。殊不知『宣誓』乃使人對於一事表示同情和信仰的最好方法，同時並能使人堅固他們實行上的志願，中山先生用意的精深處，即在用宣誓的儀式，使黨人由此得到情感、知識及志願的集合，而成爲整個的心理，以便得到整個的行爲。

總而言之，中山先生的學說，可以分作三層解釋：第一，從提綱上說，他以生命的需要爲行和知的原動力，由此得到行與知在源頭上實爲一物的意義；第二，從分析上申說行與知的關係是行爲外表，知是內象，所以行易而知難，而着重於實行一方面，以爲由行上可以緩緩得到知的道理；第三，以心理爲行爲的基本，故要改革行爲，須從心理入手。但心理乃由情、知、志所組合而成，故要得到完全的心理，必要從情、知、志三方面同時進行才可。這三層上當然以第一層爲最要緊，因爲生命所需要的原動力即是行與知或心理與行爲聯合上的關鍵。若此層上能夠解決，餘的自然不成問題。可惜中山先生爲了篇幅所限，不能將此問題盡量發揮，現在我略爲補述二個大綱如下，以備高明的商榷：（一）生命所需要在時間進化上的意義，（二）生命所需要在環境變遷上的關係。今先說第一項。

生命所需要在時間進化上的意義，例如現時國民的需要比在滿清時代另別一樣不同，故

現在要去改革提倡，必要從新生活所需要上入手，然後才能得到他們的情感及志願與實行。又如三民主義，在滿清革命時代，當然以『民族』一端爲扼要，爲最能激動漢族男兒的熱情，但在今日建設時代，牠則退居爲第二位，而以民權和民生去佔第一位了。又如在前時以『嚴格的國家主義』爲號召，即足以固結一國人民的心理而得共同合作的效果，至於今日則當提倡『相關的國家主義』而跳入於『廣義的國際主義』的提倡，才能得到英傑的同情了。又如前日多數黨人的心理是爲勢利而合的，他們所需的既是勢利，不知革命意義爲何物，故在此時對這種人的學說僅以利害動之，即能收效。但今後的提倡，除利害外，並時當用真正的黨綱和公道、仁愛及美的人生觀等等學說，才能養成後來真正的黨人，不至如前時那些『假黨人』及『叛黨人』那樣糟了！故我想吾黨本部必要設一『教育部』，將黨綱及黨人的佳言懿行與一切社會上的組織方法編成爲教科書，使黨人有相當培養的機會。

現在說及生命所需要，在環境變遷上的關係，恐怕比上項所說的更爲重要。本來人類的心理和行爲，都是與環境組織上的情狀互相關係的。例如現時國人怎麼這樣惡劣？怎麼前時那些革命黨人多變爲今日的新官僚？最大原因，就是爲我國惡劣環境所造成，故在這個這

樣腐敗社會，雖有中山先生高明的學說，究竟不能得到許多好效果。我常說：『不怕人類的行為和思想不會好的，惟怕環境的組織不好。』那麼，今後我們在社會上應當先從組織和創造環境入手了。進行的方法，當從各種職業做起，漸漸做到精神方面的建設，士農工商以及美的各種生活。吾黨人固然應有完善的組織法，以便有堅固高尚的生活，和在社會上有了活動的實力，即政治上的加入，及軍隊中的參與，也是吾黨人今後進行上不可少的組織。凡此極望中山先生及吾黨人努力進行，務使我黨於社會上種種事業及文化上的組織均有具體的建設，自然黨人不至於為衣食與虛榮而墮落人格，並且得此可以提高本黨及全國思想和行為的趨向。

照上說來，我們可得三個論點：第一，行與知是生命所需要的一種表示，本來並無二物的分別；第二，今後學說應當注重時勢進化上的需求；第三，吾黨應該努力創造和組織好的環境。在此篇結束上，我應勸告我們黨人完全服從中山先生大首領的主張。他是『先知先覺的發明家』，我們或為『後知後覺的鼓吹家』，或為『不知不覺的實行家』，要當一心一意聽從中山先生的指揮去做。我們應當齊聲贊成這個剛毅勇猛的學說，立下志願去做這個不怕犧牲的行為。我們要去提倡和實行的，不是中國式萎靡不振的人生觀，也不是新文化

式滑頭滑腦的人生觀，乃是威武不屈，見義勇為，臨難不懼的『新武化的人死觀』。這個新武化的人死觀，才是革命黨的真精神，才是中山先生的真學說，才是我們黨人應該知道和實行的真意義與真秘訣！

十三，正二十八

處在軍閥和外力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誰能引導他們向解放的路上去呢？只有

馬克斯派
陳獨秀們
所辦的嚮導週報

每份三分，半年七角，全年大洋一元三角，國內郵費在內。

發行通訊

北京大學第二院收發課轉劉伯青
杭州馬坡巷法政學校轉安存真

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

陳願遠

——到民權之路——

(一) 總說

自從民治思想啓發以後，不管政治運用的形式怎麼樣，總都認定人民是政權唯一的，終極的來源；而在多數憲政國家的憲法裏，更明白規定出來。如美合衆國憲法篇首謂：『吾合衆國人民制定此亞美利亞合衆國憲法』其各邦邦憲法之前文亦有：『本邦人民制定下列的政府組織』的言詞；德國新憲法第一條二項謂：『國權源於國民』；奧大利聯邦新憲法第一條二項謂：『其權利發自國民』；委內瑞辣憲法前文謂：『委內瑞辣合衆國之憲法會議，以委內瑞辣國民之權力，頒行委內瑞辣合衆國之憲法如左』；波蘭憲法第二條謂：『波蘭共和國之最高權力，得於國民』；普魯士自由邦憲法第二章第一條謂：『國權之主持者爲國民全體』；其他爲例很多，不必列舉。總而言之，都是表明國家的主權發動於人民，要提倡民權主義罷了。可見民權主義實爲今日立國的一種必要方針，無往不是；況在我們

中國方由專制時代走入立憲時代，人民腦筋裡的皇帝念頭還設有掃淨，稍有才識的人物，都想充當唯一的治者，要打破這種不合潮流的荒謬思想，更是要用民權主義來代替的。不過歷來各憲政國家，除少數外表面上都是說推行民治，維持民權，但現在從裡面一研究，結果不惟不能貫徹民權主義，甚或反其道而行，確是常有的事。這又是什麼原因？無非由於主權行使的方法失算，主權行使的範圍過狹，民權主義也就大受限制了。老實說來，各憲政國家的錯誤在僅僅採用了間接民主制，並沒有因時勢的變遷而改用直接民主制，間接的民權自然抵不住直接的民權，這其間便發生出種種不良的結果。那麼，人家已經走了錯路，我們發現出來了，自不必再繞灣子來尋正途，所以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權主義就不主張採用間接的，而必要採用直接的，實有主因。

(二) 民權主義與間接民主制

間接的民主制何以不能貫徹民權主義？原來運用間接的民主制，除過法國在拿破侖帝政時代，由行政機關表示國民主權外，大都趨重立法機關。在拿破侖帝政時代，皇帝係因國民全體投票而即位，其統治權的行使，好像一出於國民的委任，但實際皇帝掌握統法的全權，和羅馬時代歐爾平 *Vipian* 主張皇帝權力得自人民，所以能制定法律的結果不差。

分毫。這樣形式上的民治，我們當然是不承認的。但用立法機關來運用民權，也未見得有什麼效果。英法美不能不算是憲政國。人民參政的機關，都靠着議會，參政行為都靠着選舉代議士或官吏。然而英國的議會在法理上却是積極的限制君權，並不是積極的保障民權，所謂大憲章 *Magna Charta*，權利請願 *Petition*，權利法典 *Bill of Rights* 等等規定，都是根據這個觀念而發生，不讓君主濫用權力，侵害「法律支配下的人民權利罷了。」那麼君主的職權雖在其所謂憲章上有所列舉，而實在的職權究竟沒有完全列舉出來，因為他原不過是僅僅用來限制君主職權，並非作為君職發生的根據的。由此關係，在法律上，英國一切法律，沒有國王的裁可，便不能成立；議會也是由國王召集；自國務總理直至各級官吏，更都由國王任命，而法院並以國王的名義行使裁判權；君主政治的要素無一不備，實在逃不出君權主義的範圍，怎麼樣能談到民權兩字上？有人說，這不過是形式上的意義，實質上英國固是民治國家，議會確能發展民權的。然而代議政治既在實質上佔有勢力，間接民主制的根本弊害，又曝露出來。我們知道英國實際行的議院內閣制，內閣總理就是議會多數黨的首領，議會和政府打成一片，議會便變成萬能的機關，這不過把行政部的專橫帽子移到立法部的多數黨頭上罷了。在議會多數黨果能常保存其形勢，結果只成爲多數黨的專政。

而內閣完成變成議會的委員會，然在形式上，內閣總理既是多數權的領袖，議會本身反而又像內閣的附屬物了；一旦行政部失去黨授，結果因議會內部政黨爭執，政府欲重得大多數的援助，又可解散議會，而行政部權力又乘機濫用了。這樣一來，無識的政客，利用制度的弱點，操縱一切，政黨不惟失去助進國家的作用，反生出許多弊端，真是『冤哉枉也！』

其在法國因受大陸各邦的影響，議會最初的成立，不過是一種咨詢機關。這機關大半是代表國內的重要分子，如大地主、僧侶，都有派出代表的權，組織會議，以備國王的咨詢。到後來，因為商務發達，商人在社會上地位日高，也能舉出代表，凡在大陸各國大都如是。可以證明他們議會的成立，實緣於階級代表的作用而然。後來雖代議士範圍擴張，然亦不過形式方面的改善，而真意並不以立法機關為運用民權的純然根據地。觀法國現今的憲法，上仍存着一種觀念，就是元首職權是固有的，不是由人民委託的；元首違法是職權的限制，不是職權的授與，便可證明一切。有人說，這仍是法理上的事，實際上法國政權的運用仍在議院。倒是句實話，但是民權主義的色彩，却因此更減一層了。原來法國沒有兩大政黨的對峙，許多小黨同時並存，你牽制我，我要脅你，全然置國家公益於度外，而惟私利是圖，或迎合政府變旨，謀取小利，或無意識反抗政府，故意為難，行政部為保全自己地位，更或給議員以

不當的利益。國民心理既完全和國會相反，再要說民權主義可由其國會表示，不是句夢話嗎？

至於美國是履行『主權在民』的原則，創立三權分立的憲法，議會成立是根據憲法上賦與的立法職權而然，其權力和行政部立法部同等並列，可以說是距民權運用的道兒很近，不像英法依舊在形式上認定行政部有優越權，在實質上又畸形地發展立法部的權。然而美國聯邦並沒有採用直接民主制，雖施行三權憲法，但各部權力終不免有時在法律上或政治上過於膨漲起來。如美國立法部照例說不能再用來壓迫行政部，而他却操有彈劾權，其裁判權且在上院掌中，無論事實上怎樣，在形式上終不能不說立法部有節制行政部的能力。倘再就立法部本身而言其權力，又殆全在於各委員會，各委員全又都受委員長的支配，而委員長又由議長獨斷選任出來。凡百政務率由政府，和委員會協議決定，立法部的代表會議，不過形式的通過罷了！有人曾說美國實際上是大總統，國務卿，財政卿，代議院議長，並設計委員會及財用委員會兩委員長的專制政治，這話雖太厲害，也可見美和衆國民權主義的限制了。還有一個明證，大總統的選舉雖不像法國和我國委於立法部，演出利誘威嚇的把戲，如袁世凱的威選，曹錕的賄選；但却採用間接選舉制，依樣得由政黨賂賄選舉

團的。那麼民權主義的貫徹在美國也說不上。惟在其各邦，因實行直接民主制還可找得好例出來。據上可知間接民主制在各憲政國雖都採用主權在民的原則，却統露出不能貫徹民權主義的破綻，不必列舉代議制的弱點，而即可見一斑。

歸總說來，照例由立法部來限制行政部，足以抵抗行政部的專橫，而保障國民的權利；只能成爲沿革上的論據，不能認爲達到民權主義的會理方法。所以行政部的職權大部份由立法部規定，所有的行政經費，行政部所執行的法律，都由立法部一例辦理，無非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狀況，纔顯出重要的分量，然相演而又成議會的專制，我們就不能再擁護這種主張了。雖然說議會是代表全體人民表示意思，只要改變階級制度，適用合理的選舉議費方法，便可間接表示出民權主義。怎奈事實上却不是如此容易，觀上便知。那麼，要使民權主義得以貫徹，自非採用直接民主制不可。

(三) 民權主義與直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制是純粹的民主主義，是用全體人民直接執行國家事務，是從前希臘的城邦國家和現今的瑞士並美國的幾邦所通行的制度。其存在理由，因爲在代議制中，人民選出代表，原本想把職權付託代表，由代表照人民所表示的公意，行使各種事務，那料施行許

久，首因選舉議員的方法不好，使國會代表國民的說法成爲空談；再加上各國議院所做的事均非常不滿人意，人民不信任代表的表示，到處都有代議制顯出宣告破產的趨向。而直接民主制便乘時興起，其實這種觀念，盧梭 Rousseau 早經提過。他認定主權在人民全體，法律成立就是公意的表示，所以人人都有這立法的權。但公意不可移讓，而實際上竟有採代議制的，把自己的權利讓與代表，確是一件大錯。因爲舉國事而委給一人或一團人來代表自己，僅能在選舉那天，得一時的自由，不管把賦有的自由權割讓去了。換句話說，盧梭以爲代表乃不可能的事，無論什麼人，絕不能代他人而有所願欲，往往拿個人的意思，代替國人的意思，這就大違反了主權在民的原則。盧梭對於代表人民立法的制度不以為然，設論雖有時過於極端，但普通國家對於主權行使利用間接的決意機關，並且使人民完全對於法律制定，依藉議會，本身毫無置喙餘地，却不能不算是民權主義進行中的厄運！

不過有人就說，直接民主制在理想上誠然可採，但實際上只能行於希臘的城市和瑞士的小邦，若在大國要用全國人民合起來，直接決意，直接立法，恐怕是件困難的事。因爲那些地方，土地的範圍狹小，居住的人民不多，一切事務又非常簡單，自然容易隨時召集在一塊適中的地方，討論各種事務，解決各種問題。大國既不合這些條件，直接民主制不言而喻。

知其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現今的民治國，不實行純粹的民治主義而採用代議制，就是這個原因。這話倒是一般學者來維持間接民主制的措辭，但就我想起來，却用不着擔憂。就拿直接立法作例，並不是像盧梭極端主張法律基礎完全在公意上，件件都須人民全體親手去定，不過代表所制定的法律，須得人民的同意，方能有效，而人民雖可不必得人民代表的同意，直接動議制定各種法律，但亦不是當有的事。前一種叫做複決 *Referendua*，後一種叫做創制 *Initiative*，都是直接運用民權主義的方式，倒不必限於小國纔能施行的。至於行使直接民主制的瑞士並美國中幾邦，因為採用直接選舉，又有所謂選舉權 *Election*；因為要直接限制官吏的專暴，更有所謂罷免權 *Recall*；似乎在大國施行甚感困難。然孫先生既主張用考試制度補救選舉制度，自不能像美國對於一切事務人員都用選舉方法那樣麻煩，而選舉制即就存在也狠微了；至罷官權的補救，又有獨立的彈劾權，審查吏治的好壞，監督職官在職務上的行為，雖在區域廣大的地方，也是不足為慮的了。如今再看採用複決權等的效果怎樣：

(四) 民權主義與複決制度

複決制運用起來，凡立法部所定的法律和他的議決，都要交給人民決意後，纔能定

出有無施行的效力。這種制度在昔日羅馬，其官吏制定法律後，必要召集人民來取決，所叫做的『取民同意』*Referer ad Populum* 就指這說。瑞士採用複決制在十六世紀，不過到十九世紀馬勒梅崇 *Malmaison* 的憲法制成成功，付決於民，這制度纔更覺重要起來。其在美國各邦憲法取決於國民投票制度的實行，是在一七八〇年，由馬塞鳩捨 *Massachusetts* 倡首，各邦爭相倣效。他們不僅對憲法如是，即就普通的法律，依樣採取同一步驟，而時期或更較憲法爲早。例如一八四三年，威斯孔森 *Wisconsin* 憲法，已經規定關於銀行的許可，須由人民投票來決定，這外各邦對於公債法的制定，或者新課租稅，新加增租稅等項，也都要取民同意。更有想施行特種法律，仍然讓給地方人民投票，表示願否，實行地方的選擇 *Local opinion law* 制度。所以如今美國諸邦大都對於議會議決的法律，除特別緊急者外，施行日期，恒在八九十日後，在這期間，有人提出抗議，就得延長施行日期，待人民的投票，決定可否。特別緊急者雖然立即施行，但有一定的選舉人仍可提出抗議，讓人民投票，結果否決，仍然是要廢止的。至於其他各國如法蘭西，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也曾經以國民決意 *Plébiscite* 爲依歸，付諸國民總投票，因此，當時立法議會僅有議決法律案的權限，並沒有確定法律的權限，法律的效力，非經國民的總投票後，不得發生，可謂純然的直接民主制。共和三年的憲

法也是如法泡制出來，惟不承認國民權利受國權侵害時，有反抗國權的權利與義務，和一九一三年之憲法不同，但採用國民總投票的程序，却絲毫無異。由此更可證明大地方表決，按人計數就得，不必像瑞士諸小邦纔能實行的。不過這種事實，只算是歷史上的光榮，在現今我們要授例的，也只是瑞士和美國各邦了。

復決制在實際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我們已然知道了。但他運用起來的效果又怎樣？撮要說來：（一）他可以防止革命的發生，因為在代議制中，國會議事取決多數，但往往多數議決的事，或少數人因利害關係，指為非真正的民意，各不相讓，時時掀起政潮，或真為民意所在，而多數人恃勢，故要和民意為難，更又激起人民的反抗。倘有復決制，法律案非由人民議決，不能有效，民意自可測出，就無所用其爭執了。再說現時人民大都認政治是自己的，不僅要求得以參加其間，便可了事，於是自動的立法觀念便如大海中的潮浪，不能隨便靜止，無管老少強弱，莫不抱定這同一宗旨，絕不能像原先的人民而帖耳受制起來。縱然認一般人皆皆可操縱，而且事實上亦真這樣，那麼，人民却因受身外機械政府的指使，常為各派人所利用，來制定法律，偏行全國，勢必演出劇烈的競爭，甚或要改變政體，革命的事也就發生了。那麼，想調和這種糾葛，也只有採用復決制了。法國埃司曼（Faisan）雖大反對復決制，而仍

稱其用意可取，就是說：『人民在投票的時候，抱定一種宗旨，大可為抵制社會競爭潮流的保障。』足證複決制是防止革命風潮最穩固的長堤。（二）他可以促進立法的謹慎。因為凡是不洽輿情和僅僅有利政府的法律案，如關於官吏俸設，增設缺額，加徵捐稅，並限制個人的自由，或與人以特別利權的法律命令，都很難得人民的同意，即就有時居然通過，至少也必經過許多的麻煩，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麼，立法人就應得特別注意。凡立一法律案，必先揣測人民是否反對，而反對是否堅決，結果對於民情不能不加以讓步，甚或將法律中足以使人民反對全案的所在概行刪去，亦說不定。至於有關捐稅的法律，讓人民通過也狠不易，立法人更是不敢任意規定，即規定出來，依然是要取消的。由此可見複決制的施行，並可強制立法的人來迎合民意，不然就得犧牲其政策。（三）他可以發展民主的精神，因為法律是要全國人民所遵守，自不能不讓全國人民來制定，盧梭早就說過這話。我們主張採用直接民主制而離不了複決權，即係這個緣故。瑞士前總統特羅 *Numa Droz* 也曾說得明白：『人民能夠自知道他的價值，並實行自由的主義，對於將來前途必事事想獨斷獨行，而受委託的人宜居在顧問的地位，而況民主主義的趨勢，就是把立法權聽全體人民來操縱；議會不過僅有預備草議法律的權限罷了。』可知所有提倡主權在民的國家，大都認定各種

機關的權限是由人民委託而成功，但事實方面，代議制下却不能得到這種結果，議會變成了萬能，制定的法律並不能得到人民的諒解，而民意亦無從表現。那麼，更足以反証出複決制是測驗民意的妙訣，發展民權的要徑。不錯，複決制存在有這們的重要，但是反對派仍不減其辨駁，這却由於他們根本沒有詳細明白複決制的怎樣運用，纔有許多的疑團發生出來。

有人說：「複決制施行起來，在區域小的地方，固然不顯得什麼困難，若在區域大的地方，因事務繁雜，就狠有點不便；而且一切法律都要這樣，更足以爲立法並興革事項的阻礙。」但要知道複決權原有強迫的複決權 *Compulsory Referendum* 和隨意的複決權 *Optional Referendum* 兩權。強迫複決深合民治潮流，無容再說，但凡一切法律而必須交付人民表決取去纔發生效力，雖得使人民必須永遠參預立法，功效比較甚多，而用在廣大的區域地方究嫌瑣繁，這就得採用隨意複決來補救其窮。隨意複決是凡立法部所通過的法律，不一定須交付選舉團表決，但是在立法部通過該法律後，在一定的時期內，人民不表示抗議，便作爲通過，不然，就得交付投票表決。這樣一來，法律縱不得件件皆讓人民投票纔發生效力，但人民對於法律複決都留有運用其權的機會。所以瑞士各邦大都完全爲強制複決。

所牽制，而瑞士聯邦除修改憲法外，便沒有強制複決。其『聯邦法律須經公民三萬人或八邦的要求，方提出由人民表決，聯邦命令關於全體而不甚緊急者，亦照此例。』載在聯邦憲法八十九條上。雖說瑞士為聯邦制，法律須經兩院通過方有效力，而兩院一為代表人民，一為代表各邦，若一切法律讓人民複決，是專移其權到人民手裏，和聯邦的原則便有防碍，然而地域較大，不能暢然純粹採用強制複決，却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但隨意複決却可補救其缺，是無論如何大國，斷沒有不能行使複決制的。

有人說：『複決制度無論理想上如何，實際上却大有不便。因為大多數人民既沒有程度；又沒有餘力，結果便都沒有判別法律的能力。或者因為不能明法律的真相，不是一味瞎從，便要吹毛求疵，而况人民又有種偏見，一經發洩，更難收拾，其流弊確是可怕。總歸說起，複決制度由無法律知識人民所行使，實在有害法律存在的真值。』這又錯了！請看瑞士的複決制度，動不動集合數十萬工人和藝術家，舉一切專門法律，都非他們所素習，而要聽他們的取決，往往為外國人所驚異。其實在瑞士並不見得什麼不便，只要把立法的原因向人民明白解釋，使人民瞭然立法的原委，而於法律家所撰論說，反對這事的，也須竭力辨正，果真是有利人民的法律，絕對沒有不通過的。就拿瑞士作例，自一九〇六年至一千九百十六年

除有地方會議各邦不計外，總計通過的法律命令，共二百二十九案，默認尚不在內，否決的僅七十三案，這七十三案無一不是損害人民權利的法律，怎見人民沒有判斷法律的能力？至於財政複決，一般人總疑其最難通過，如對於官吏俸給極端苛求，在瑞士已有明例，但事實上人民也不是盲目的反對，人民對於大宗支出，大宗借款，並不畏縮，却必須把使用這款的原由，詳細指示出來，並表明其確為公益所必需，也斷沒有不通過的。倘政府一時疏忽，沒明白宣布其中原委，致被否決，但隨後能補行宣布，過年又無不通過。所以在徐利式 *Narich* 等邦如修鐵路，辦學校，動輒數百萬佛郎，人民却不必因加重負擔來否決了。那麼人民複決權的運用更不是一味盲從瞎鬧的。

有人說：『然法律案的造成幾費經營，其投票時或因小小阻礙，便將全體推翻，事事為其阻窒，實在不甚經濟。且因是阻止立法的發展，而國家施用法律的種類，便大乎減縮，不能完備。』這更錯了！法律案的否決並不是完全廢止，不過人民為慎重起見，就不能不與以否決。只要立法人體察人民反對的心裏，或設法使人民曉然於其中原委，終久能以通過。雖在時間上有所耽擱，但立法並不貴求速，不然，帝王的命令就是法律，比什麼都快，我們又何必反對呢？再說『小小阻礙』的話，不過是對立法人一方的說話，人民既要反對，勢必有絕大

的理由在內，倘非這樣，不是又成了盲目運動嗎？至於阻止立法的發展，不使過於繁密，確是實情，然却未必就是弊端，因為法令過密，並不是所以扶持法律，甚或因過濫，而適足使法律受起壓迫了。

有人說：『行這個制度，代表式的政府，便根本失去價值；又官吏政權讓他們削奪，議會的責任心，也要大減。』這層更沒有辯駁的價值。複決權的存在就是為實行直接民主制，要救濟間接民主制，代表式的政府有何價值可保？再官吏的政權根本由人民委託，現在人民要取回來，而只讓他們負執行方面的責任，也是理論上說得通的事。至議會責任心一層，不能因為有複決制度，議會便沒有責任心，議會向來的萬能，實在是失去人民委託的真意。現在要人民複決，因為人民目光，確較國會為明瞭，不能冒然可否，無形中更強迫各代表在創草法律命令的時候，越發注意，悉心研究，務必要在人民前，竭力保守他們的職務，以成完全國家的公人。由這看來，不特絲毫未損代表的精神，並且加增許多濃厚的色彩。而當複決後，雖使政治家或議會多年苦心經營的政策，因否決而失效力，縱不免有愁慮厭棄的心，但能進而細細研究否決的原因，設法補救，對於政治進步更是有絕大的利益。所以複決制的運用，縱有弊端，也為優點所蓋，用不着反對的。

複決權運用的弊端，在瑞士也偶爾發現過，如三十年前徐利式邦議會提出一關於學校的法律，規畫既狠周密，各方又都向人民稱說，却終未通過，一般人認爲自有複決制以來的黑暗紀念。但徐利式行強制複決僅十八年，軌外行動，在所不免，却不是制度本身的結果。又如亞爾古維 Argovie 邦對於財政複決，否決數目超過通過，雖爲國家所必須的收入，也被反對。但這却不能歸咎於複決，因爲政治家宗教關係和個人各立門戶，久爲本邦政治循序漸進的阻碍。他如有時小多數派用複決爲反對一種政策的利器，但不常見，即發現而勝利也不能持久，終必博大多數人民的同情，而要通過的。所以反對派認複決制是阻碍國家政治進行的利器，和攬奪敵方權利的方法，在事實上固不能否認，然亦不過歷史上的談料，更不能用來爲推翻複決制的根據。

(五) 民權主義與創制制度

創制權係孫先生所譯，有人譯作建議權或譯作發案權。其在瑞士的解釋，爲一部份人民將所提出關於制憲立法和行政的案件，來徵集全部人民的意見，如得法定人數簽字贊許，便可召集人民表決。換句話說，創制權是人民制定法律的權，因爲立法部不尊人民的公意時候，放棄了制定各種需要或合宜的法律，人民便可提出議案讓立法部通過，或要求交

付人民表決，或更直接提出來交付提出團公決。所以用創制權和複決權相較，一是具有推翻或建設的性質，一是具有鞏固或破壞的性質；一是人民參與立法，居於主動地位，可以自創一種新權利，一是人民參與立法，居於被動地位，其計劃並不是出於人民。那麼，建議一經多數選民通過以後，即可加入憲法或法律中，和國會所通過的案子，同一效力，複決權力所不能到的地方，創制權可以補入的。創制權在拔勃夫 *Balboin* 主張中，曾經見過，他認定立法人應予人民以條陳新法律或撤消舊法的權，就是如今的創制權。瑞士最初對於憲法和立法的創制是由一八四五年革命後的服特邦 *Vaud* 開始，各邦相繼效尤，現在除弗黎堡邦 *Fribourg* 外，無論憲法法律都可運用創制權。如培爾納邦 *Geneve* 憲法第二章第三節便完全規定出提案權的運用；日內瓦邦 *Geneve* 憲法第十三章也規定出修訂憲法的發案權如何。不過在瑞士聯邦，僅僅憲法第六條說：『憲法得於無論何時，由國民的過半多數要求修訂，』而其他法律却是不能運用創制的。在美國各邦普通法律的創制，早已經政府允許了，但實際運用，却由一九〇二年奧勒港邦 *Oregon* 的修正憲法開始，從這以後，憲法改正也應用創制了。直至一九一六年相繼倣效者達二十多邦。這其間更有把實質上屬於通常律法的事項，也入憲法的規定裏頭，爲的是將來修正，便可依憲法制定的程序來辦理，可見

他們對於提倡創制權的熱忱是達於極端了。

那麼創制權的運用，其目的自不外要貫徹了民權主義，而他的功效却發生出許多。逐條說來：（一）他可人增進政治上的幸福。因為人民執行起創制權來，不能說完全不經議會的預聞；那麼議會一方面既可以對人民提出的案件，發表意見，一方面又可以擬出一種計劃來抗議。議會對於法律和政治，如恐人民提出，有時雖然不利於本派本系，或使個人私利，受有影響，而却不能不勉強通過。這實在是有創制權的好處。再說創制權運用，最後還有人民投票的一種補救，議會也可先觀察一般人民的心理，倘他們和提案人是同樣見解，雖經人民提出，而議會亦即與以通過，為補救方法。如一九〇五服特邦禁酒案，服特邦固然是產酒的地方，有人抗議這種創制是沒有疑義的，然而服特邦議會居然通過，雖後來果有人出而反對，但終為人民投票否認。這又是創制權運用完全，能預先使立法部知所從違的地方。（二）他可以消滅政治上的革命。因為昔日人民和官吏間，沒有勾通的方法，政府施行的法律，或失去時代精神致和人民信仰大相違背。而政府偏要恃着權力，強自施行，人民勢必反抗，然又沒有權來更替他，勢必以武力對待，便釀或革命事情。倘創制權存在，什麼風潮都沒有了。在政府方面既承認人民有創制權，人民覺這種法律不甚適宜，拒絕施行，乃是創制權

當然結果，政府自不能干涉，如要否認，便要侵害了創制權，任誰也不敢擔任這個罪名的，在人民方面有創制權更得以和平手段改革不良的法律，用不着以流血代價，進行素日的要求。創制權存在有這麼樣的重要，但仍然有持反對論調的和複決權一樣。如今依照前例，把他提出來，反駁在下面。

有人說：『創制權的運用和複決權一樣，只宜於小的地方，所以美合衆國憲法和法律就沒有這樣；而瑞士聯邦也只限於憲法，可知不是大國所應採取的。』這話錯了。美國各邦在原先都是採用代議制，引用直接民主制乃是以後的事，現在雖然極端提倡人民的創制，竟究和瑞士各邦差得多，所以在美聯邦，因進行民治主義的火候還未到佳處，一時還不能採用人民的創制，却不應以美聯邦沒有創制權的運用，就根本上對創制權懷起疑來。若說到瑞士聯邦，人民關於憲法上的創制，漫無限制，對於尋常法律反不能建議，倒是常常受人攻擊的地方。不過在表面上，仍是聯邦問題的關係，其法律經兩院公共審訂，倘再准人民創制，豈非人民與各邦參與立法的權成一種疊牀架屋嗎？若照立法複決，不經各邦通過，便變成人民單獨立法，不是又大反憲法的原則？若必經各邦多數贊同，那麼，人民和各邦的多數又發生糾葛了。現在實際上瑞士聯邦法律仍然容納創制權的加入，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

一條既許人民發議修正憲法，人民便可將一切立法行政司法援入憲法，就可有這種權的運用；不過仍舊須經各邦和人民的多數通過罷了。由此可知創制權連用在區域大的所在，並非沒有實例。再說創制和複決更不相同，議會所有通過重要案件，人民皆可以執複決權干預，因恐程序麻煩，故有隨意複決的補救；但用創制方法而干預修改並增訂法律，必須有特別原因，並不是事事這樣，可說皆在隨意範圍內，更不能因區域大而事務繁就認為不能適用的了。

有人說：『創制權的運用，無管理理由如何充足，必使政府和立法受其擾亂莫大的影響，結果，民權未見擴張，而法律上秩序却先破壞無餘。』這話又錯了，因創制權的運用，發生直接間接一微小的影響，因所不免，但並無紛擾的可怕；雖說是創造一種新權力，却不見就生出不良的破壞結果，甚或因某種創制不能應合當時的潮流，而歸於保守狀況，經人民否決，也是有的。自昔瑞士的社會黨就想利用創制，把工作權加入憲法，但是到現在，依然沒有成功。就是好例。我們又看瑞士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各邦人民創制的成績，除有地方議會的各邦外，計共三十六案，反對者二十六案，通過者只十案。可以證明人民對於其所提出的計劃，比較邦議會和行政院所定的法律命令，更是謹慎的多；而且照上段所言，創制

存在又可激勵立法人的精神，對於時勢需要，越發留心，即如近年關於修改憲法，多出自各邦議會自動，並非全由人民創制權的運用而然。那麼政府和立法不惟不見得受他的擾亂，反由是而改進，法律上秩序更因被他逼迫而整頓了。

總而言之，創制制度確是進行直接民主制度的要途，和複決制度同一的效果；而要想貫澈民權主義，斷不能不採用的。

(六) 民權主義與罷免和選舉制度

除過複決權和創制權以外，在瑞士及美國各邦，行使直接民主制的途徑，還有所謂罷免權和選舉權。選舉權是指人民直接選舉來說，弊端倒是不少，但和代議制比較起來，其表現民權主義的分量依然很多。如直接選舉的結果，足為立法行政分立的保障，使政府不受議會結黨的影響，人民和官吏關係日親。如官吏並不知所謂議會責任的說法，議會有多數人反對，惟有順從多數人的主張，不即辭職；那麼，如果有真實才能的人，沒有不見容於政府的。但是為黨派開倖進的門路，熱心任事的人，或被排斥，流弊也是很大。所以選舉權的運用，實在有討論的餘地，而非本文所能詳盡，只得擱下慢說。至所謂罷免權，其在瑞士行使，發現於一八五二年，首由亞爾古維 Argovie，沙富士 Shaffhause 兩邦對邦議會和邦政府提

出撤換之議，後漸延及他邦。其在美國行使，發現於一九〇八年，首由勒港邦施行，他邦漸有倣效，但却不多。這種罷免權通常由各邦選舉人中一部分共同署名，以對特定的官吏的罷免，請願於政府，政府因欲決定該官吏應否罷免，而付諸人民公決，至關於議員的召回，也是要人民投票決定。那麼，政府和議員絕不敢和人民立在反對的地位上，確又是保障民權主義的唯一妙法，也不必再詳細說了。

(七) 結論

由上面各段看來，民權主義的行使，在代議制度中絕對不能表現，惟有直接民主制可以發展其效力，不過對於選舉權一層尚有修正，而非瑞士各邦所原有的了。這種直接民主制，當今日的中國更是切要。國會成立十二年多，並未曾把代議制的好處表示出，凡是代議制的弱點，無不應有盡有，民權的精神完全『飄洋過海』去了。假定憲法早已合法的公布，倘若有創制權的存在，憲法中所擬的民生諸章，不必讓議會中人因黨派關係而生出異議。即就對於預防賄選，恐怕也有一種嚴格的裁判法律，由創制的程序出現。倘若又有複決權的存在，懲治盜匪法，治安警察法，以及出版法等等，不見得居然就能夠實行。倘若又有罷免權的存在，像現在的高凌霨一班人早已由人民趨逐而去，斷沒有讓人民飲恨含聲，靜待他們的

自動的退位。就是那尚有討論的直接選舉權，如果存在，像前面所說的，袁世凱的威選，曹錕的賄選，更都是成爲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歸根有兩句話：

『孫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是打破間接民主制的假民權主義，是進行直接民主制的真民權主義。因爲間接民權只是法律上的空話，惟有直接民權更備實質上的效果，這其間，狠有絕大的採擇，我們不要走錯了到民權之路！』

新建設雜誌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國民黨的革命步驟	韓覺民
國人之政治的錯解	長垣
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曾伯興
革命與黨	惲代英
革命與民衆	靳經偉
革命運動中的教育問題	惲代英
東方民族運動	卜士崎
愛爾蘭獨立戰史	李偉森
一九二三年下季世界政治狀況	敬雲
時事述評	中夏敬雲
西伯利亞脫逃記	羅章龍
每冊 價洋二角	發行所上海民國路上海書店
	及各埠大書店

前 錄

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獨秀
二，太平洋問題與美國錢袋裏的中國	瞿秋白
三，由華盛頓會議到何東的和平會議	和森
四，一年來之廣東	奇峯
五，對於萬國女權同盟大會感想	警予
六，中國婦女運動雜評	警予
七，中國教育問題	T. S. O.
八，美國革命運動之現勢	澤民
九，五年來之蘇俄外交	澤民
十，埃及的模範	劉仁靜
十一，寸鐵	
十二，通信	

總發行所 廣州司後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上海代售處 小北門上海書書店 棋盤街民智書局

新民國雜誌 第一卷 第三期 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

革命與中國

趙劭萍

革命這個名詞，中國人往往把他當做不祥的東西，其實革命這種東西是人類社會進化史上一個最大的功臣。由部落社會進化到封建社會，由封建社會進化到資產階級，由資產階級進化到無產階級都是革命造成的。又如家長式的君主政體進化到寡頭政體，寡頭政體進化到專制政體，專制政體進化到民主政體也是革命勢力造成的，所以革命這種字，非但不是一個可驚可惡的東西，而且又是我們人類創造運動必要的利器。不過革命做起來狠不容易。要做出革命事業必須經過長久的期間，受了好多的困難，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達到目的的。我們中國人往往提起革命二字就好像遇見洪水猛獸的樣子，並且說中國十幾年來，經過一次革命，人民就受一次騷擾，國本就受了一次動搖，中國千萬不可再發生革命，這就未免誤會了。我看革命這種東西無論在那一個國家都是不可少的，而在現在的中國不可不革命。現在且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

從革命之基本原則上說罷，革命這種字在中國古代雖作君主易姓的解釋，但在英文

方面則爲 Revolution Revolution 這個字是由 Re 和 Evolution 一字合成。 Evolution 是進化的意思 Revolution 就是更進化的意思。革命的精神，在於和違背真理的東西奮鬥。凡一切有害於社會或不利於國家的障礙，都要竭力向前去推翻一下。就是經過幾次失敗也要抱定主義再接再厲與障礙物奮鬥，非達到目的不止。革命的行為是圖謀根本改造的激烈破壞的行為。因爲革命運動就是在於瞧着不合理的環境，用一種激烈手段去破壞一下。這種破壞和改造不同。改造運動在於把原來的東西矯正一番，或變換其外形，或變換其內部，並不把他根本推翻。革命運動却在於根本推翻。舊有的不合理的環境遇着革命是絲毫不能存在的。至於革命的目的，也是遠大的。因爲革命和進化是互相關連的。有革命才可促成進化，沒有革命縱有一點一滴的改造也不易進化。革命的行為雖是破壞的行為，但革命所破壞的，都是那些阻碍社會進步的東西，並且一經破壞舊環境之後，新生活就可以從此實現。所以革命的目的就在於創造。照此看來，革命事業實在是一種神聖事業，革命運動實在是一種有益無損的運動。不獨盲目的暴動和嘯聚不能叫做革命，就是那種社會組織退化的戰爭也只好叫做一種反革命，決不能假冒革命的名號。我們中國人反把革命當做不好的東西，那就不明白革命之根本原則了。

從革命之價值上說罷，革命的價值也是很大的。各種革命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就其大者而論，有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社會革命及宗教革命等等。政治革命是一個牽動政治根本的革命。這種革命的起因，多半由於當時政治腐敗，或舊有的政治環境不適合於現在的人羣。所以政治革命的目標，就在於變更原來的政治組織而創造一種新政治組織。種族革命是抱的民族主義，這種革命的起因，就是由於某種民族受某種民族征服，而被征服的民族圖謀推倒征服的民族以便自由獨立。雖然種族革命有時縱或帶為政治上的意味，但他的目標却在於恢復民族的獨立或擴張民族的範圍並不在於政治組織變更問題。社會革命是一種大規模而又激烈的革命。這種革命是平民自動的革命和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不同。他的唯一的目標就在於推翻社會上一切不良的組織而再造一個善良的社會。至於宗教革命，也是謀宗教改革的一種反動。這種革命的起因，就是由於教徒信仰上發生衝突或原來的宗教腐敗。所以宗教革命的目標，就在於改革舊教另創新教。以上所說的五種革命，其性質雖各不相同，但是無論那一種革命都有一點好處。比如種族革命，就可發揚民族，做到民族主義。社會革命就可以引黑暗的社會到一條光明的路上去。宗教革命就可以改良教義，信仰獨立。這是我們都可以從歷史上看出來的。而政治革命的效用猶大。英吉利有一千

八百十五年到一八三二年的幾次革命，而後英國的議院政治造成。美利堅有離英獨立的戰爭，而後北美合眾國的根基造成。瑞士有一八四七年的革命而後政治改組才能成功。德意志有了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之革命而後立憲政治成功。又如意大利在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五年的時期中，因為發生許多重要的革命運動，而後意大利之立憲政治才能告成。法蘭西在大革命以前政治非常腐敗，歷過若干次的革命戰爭而後法蘭西成爲今日的民治政體的國家。卽如現代之俄羅斯，德意志等國所以能夠日見改造也無不是革命戰爭的結果。我們既然看出革命有這樣子的價值，那末革命在中國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

再就中國以前的革命成績上說罷，中國以前的幾次革命運動，雖未能得到很大的效果，但是成績還算不錯。第一次革命就是辛亥八月十九日的革命。那次革命沒有到了幾個目的工夫，就能推翻滿清光復漢業，並且變更國體建設共和。種族革命可算是完全做到。雖未能算是澈底的革命，但是於最短時間，就能掃除四五千年專制的政府，創造一個光明璀璨的中華民國。政治革命的第一步也可算是完全做到。世界各國革命事業成功之速恐怕就要算中國了。後來孫中山先生功成身退，袁世凱繼任大總統，野心勃勃，違反臨時約法，竭力擴張北洋勢力，禍國殃民又起了二次革命。但是因爲袁氏羽翼已成，革命目的終未能達

到。然而那次革命表面上雖是完全失敗，從實際上說起來，也不能說一點效用都沒有。因為袁世凱當日專制賣國，剝奪民權一般民衆都屈伏於暴力之下不敢公然反對，如其沒有一種義師起來討伐他，恐怕袁氏當專權賣國還要利害些。有了那次革命，就可以挫其銳氣，並且在社會方面又可以造成一點革命的潛力。所以二次革命以後，革命黨同志就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從事於革命事業。後來袁世凱稱帝，改號洪憲把從前革命志士流血創造出來的共和政體根本推翻。中華革命黨蔡鍔等又在雲南、廣東、山東及長江流域各省起了護國軍聲討袁賊。未及數月，竟能推翻洪憲使共和政體復活。那次革命的成績，差不多和第一次革命的成績不相上下。後來徐世昌非法出來做總統，段祺瑞等組織安福俱樂部，賣國殃民，又設立一種非法國會，孫中山先生組織軍政府實行護法。到了前年六月，北方武人也承認護法。驅逐徐世昌，推護黎元洪，並且恢復民國元年的國會，使中華民國約法不致根本無效，豈不是軍政府革命的功績嗎？即如現在這個時候，北方武人竭力要武力統一，如其沒有廣東政府阻撓其進行，恐怕中華民國快要斷送了。這也是革命有益於中國一點的證據。照此看來，中國經了一次革命，無論革命事業之成功與失敗都獲得一點效果。到了現在這個時候，中華民國革命事業雖未能完全告成，但是建設中華民國的是革命，維持中華民國的也

是革命。如其中國沒有革命，恐怕中國還沒有今日這步田地，那末，革命於中國有益無損就可想見了。

照上邊所說的幾層理由看起來，中國可以革命已經是一定無疑的了。但是現在的中國爲什麼必需革命的呢？我看中國現在所以必需要革命的原因，狠爲複雜。就其大者而論，約有下列幾種：

第一層原因就是軍閥禍國。現在中國軍閥的勢力可算是大極了。什麼督軍督理和巡閱使呀，在國內都佔有很大的地盤，擁有特殊的勢力。我們一般民衆公有的中華民國，差不多變成軍閥專有的國家了。中國的政治差不多是軍人獨擅的政治了。現在的中
國軍閥差不多無惡不作。中華民國本來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軍閥竟敢紛紛割據，阻礙統一。軍人本不應該干與政治，而軍閥竟敢操縱行政，現在連任免官吏，組織內閣的權柄都操之於軍閥手裏。軍人本不應該干預司法，而軍閥藉口過防內亂侵犯司法獨立，使領事裁判權永無收回之希望。最可恨的，就是盜賣中國鐵路礦產等物，諂媚外人而肥己囊，截留中央應有之地方收入，使中央財政日形困窮。像軍閥這種行爲，中華民國的運命，豈不是快要被他斷送了嗎？

第二層原因就是財政紊亂。中國的財政現在要算是窮困極了。北政府方面表面上說是裁員，實際上駢枝機關仍然不少。每年支出的政費都超過原來的預算。加之軍隊費用日見增多，濫支浮報截留地方收入等情時常發現。而歷任的財政總長都是抱的『升官發財』的宗旨而來的，往往侵吞公款，飽其私囊。甚且濫借外債增加人民負擔。眼看中國快要破產了，所設的整理財政機關倒也不少，實際上不過是多添些駢枝機關，絲毫談不到真心實意的整理財政。唉！中國的財政實在可怕得狠。

第三層原因就是官僚賣國。中國現在的官僚只要可以肥充己囊，什麼喪權辱國的事情却可以去做。比如威海衛本應當無條件歸還中國的，而接收威海衛的梁如浩竟敢與英人私定密約，使中國喪失一部分權利。又如金佛郎問題，中國本應嚴重否認，而張內閣竟有承認用金佛郎的照會。最近國民起來反對，高凌霨代閣還欲維持原議。經國民和國會力爭，方才表示否認。這皆是官僚賣國的鐵証。其他的賣國的事情我也『捉髮難數』『罄竹難書』了。

第四層原因就是教育破產。教育是一國的根本大計，一國沒有教育就不能發揚民智。近幾年來，北政府對於教育漠不關心。學校每因經費無着而停辦。甚至於在各省方面

有些學校常被武人解散。現在連京師國立八校也因經費困難都要關門了。而歐打教職員學生亦復時有所聞。中國的教育恐怕沒有發展希望。這是一樁最可痛心的事。

第五層原因就是破壞共和。我國的政體本來是一種共和政體。臨時約法上邊所採的主義確是一種自由平等主義。而北政府方面動輒封閉報館，鎗斃記者，解散民意的團體和剝奪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身體等自由權利，差不多完全違反臨時約法。中國現在掛的招牌雖是共和，實際上差不多和專制時代相等。唉！中華民國還有發達三民主義的希望嗎？

除了這五種原因之外，其他如賄選總統，偽造憲法，苛征重斂等等，無一不足以構成革命的原因。有了這樣的事實如其再不革命，恐怕到了錯過這種時機的時候再去革命也是無益了。

現在的中國所以必需革命的原因既如上述，那末，今後中國的命革家究竟要負什麼樣子的責任呢？我看今後中國革命家應負的責任，可分做兩層去說。一種就是破壞的責任，還有一種就是建設的責任。破壞的責任也要從兩方面去進行。第一，要打倒軍閥。軍閥這種東西是萬惡之源。要想澄清政治，非從打倒軍閥方面着手不可。我國十幾年的禍患，差不多

沒有一次不是軍閥釀成。軍閥勢力所以澎漲到現在這步田地，就是因為當初的革命家未能肅清他的原故。所以現在必須打倒軍閥以清亂源。第二，要把現在的不良政府和政治一併根本推翻。有善良的政府可以產生善良的政治，這不過是『老生常談』的話。從實際上說起來，善良的政府不必皆可以產生善良的政治。我們中國現在的政治可算是糟糕極了。如其要改造中國，必定要把不良的政府和政治一併推翻，並不是單單的推倒不良政府就可以辦到的。因為不良的政治可以構成製造不良政府的惡因，如其光把不良政府革命，不良的政治並未肅清，那種革命只可以算一種形式上的革命，必不是澈底的革命。中國自從辛亥革命迄今已有十幾年了，而政治腐敗差不多還是和未革命前相等。就是由於當初的革命家只從推翻滿清的不良政府上做工夫，並沒有把滿清時代所有之政治惡習統同掃除。到了今日，所以善良的共和政府也就受那種惡政治感化而變成不良的政府了。所以今後中國革命家應負擔的第二種破壞的責任，就是根本推翻不良的政府和政治。至於中國革命家今後應負之建設的責任，那就更大了。第一，要創一種真正的民治政府。民治政體在現代世界上的趨勢已經繼長增高了。民治政體的好處就在於發展羣衆政治，以免除專制和舞弊的惡習。我看中國的政治所以糟到這步田地，乃是由於公民不能直接參與政治，一

切政權完全操之於少數官僚手裏。這些官僚又看見民衆方面沒有政治上澈底的覺悟，也就毫無忌憚無惡不作把政治越弄越糟。現在要改造中國就應該實現一種真正的民治政府。雖然中國人民的政治智識薄弱一時不能使政治有圓滿的發展。我看中國的官僚也多半沒有政治智識，並且一般民衆直接參與政治都要比少數的官僚專權舞弊好些。第二，要創造一種合理的憲法。憲法是一國根本的法律。憲法這種東西雖然不必時時刻刻的能夠限制人往軌道上走，但是有了憲法總要比沒有憲法好些。而且，在推倒不良政府之後，憲法是可以發生効力的。有了一部合理的憲法就可以杜絕亂源。中國建設共和已有十二三年，一部合理的憲法——除掉臨時約法——都未能成功。所以有野心的政客和官僚，格外明目張胆的去做壞事。北政府在去年十月十日胡亂制成一種『中華民國憲法』，違背真理的地方非常之多，當然不能有效。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五權憲法把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各行獨立，狠可以算是一種合理的憲法。因爲照這樣分配起來，立法司法行政既不可以不違背三權獨立的原則而免除專制或侵權的流弊，而且彈劾權獨立就可以嚴格的審查吏治的隆污，澈底的監督職官於職務上的行爲。考試權獨立就可以考取專門人才以充官職，使政府方面的供職者之學問智識在一定的水平綫上不致有程度低落的毛病。這種

辦法實在非常之好。所以今後中國的革命家，就應該創造這種五權憲法。上邊所說的破壞和建設之責任是中國革命家今後不可卸脫的責任，如其能照這樣子做去，革命的事業斷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可是有一層，革命家的責任雖然那樣子大，如其革命的手段不狠高明也是全然無效的。我看今後中國革命家至少要有下邊所說的五種手段。第一，須聯絡平民而謀大規模的革命。現在中國政府的勢力十分鞏固，如其單由少數的革命分子和少數的革命軍隊去革命，實在難收效果，就是可以成功，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的。革命黨的人物反對北政府至今都沒有能成功，就是一個實例。如其革命家和平民攜手而為大規模的革命，惡政府就先失掉人民方面的勢力，不戰自敗。第二，須真正熱心從革命主義上做去。革命主義本來在於改造中國。既然革命，就要真正照這種主義上做去。如其革命家口頭上說改造中國，心裏邊却想拿革命這個招牌去謀飯碗和地盤。如其飯碗和地盤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把革命的主義忘記掉了，就是革一百次命，恐怕也是絲毫無效。第三，須消除反革命的行為。革命團體能夠聯絡一氣才可以共同進行革命事業。如其有一部分的人突然意氣用事，變更其本來的宗旨和本黨反抗而有一種反革命行為，不獨足以減少革命的勢力，而且同室操戈，自相

殘害必致同歸於盡。本來的革命對象，絕對不能打倒。這實在是一種自殺主義。比如陳炯明和孫中山先生背道而馳就是反革命行爲。現在軍政府方面雖抱有天大的熱忱都不能實現，這就是一個證據。第四，要向高尚化的革命軌道上走。要打破不良的環境，固然不能沒有激烈的手段。但是用激烈的手段總得要有一種有規則，有紀律的行動。如其用一種盲目的暴動到處殺掠焚燒，就和土匪一般。這種行爲必不能做到原來的目的。因爲暴動雖是革命家不可少的一種手段，但是盲目的暴動，容易惹起民怨。革命事業所以就難以成功。第五，要利用惡政府自殺的方法。現在惡政府方面的官僚和軍閥完全抱的利己主義與金錢主義。軍閥官僚方面所以常常倒戈自攻，就是多半由分贓不均的原故。那些軍人和官僚多半是土匪，流氓地痞湊合而成，腦筋非常簡單。如其用一種若即若離的手段去聯絡一部分的軍閥和官僚，從中挑撥他們的惡感，使他們的勢力日見渙散，恐怕較比用兵力和惡政府奮鬥格外發生効力些。以上五種手段，今後中國革命家如其真能做去，我看革命事業斷沒有不易成功的說法。

現在我所要說的，就是革命機關之組織了。因爲革命機關的組織也是應當計畫的事。我看中國現在革命要有三種機關。最重要的就是軍務機關。現在要謀中國政治之根本

改造固然要靠著民衆革命做去，但是軍事活動也是不可少的。因爲現在惡政府根本鞏固，光倚賴着民衆勢力是不行的。要掃除惡政府也非兵力不成。所以軍務機關是必要的。次要的，就是宣傳機關。中國人民對於革命觀念之薄弱，並不是情願屈伏於不良政府之下。不過因爲他們對於政治觀念非常薄弱。對於官僚賣國等事，全然當做事不關己，不願自動的反抗。今後的中國革命家既然要聯絡平民從事於大規模的革命，就要設立些宣傳機關，傳播主義使人民覺悟而起自動的革命。再次要的一種機關就是政黨機關了。要實行革命不可不糾合些同志。多多的組織政黨就是糾合同志的最妙的方法。如其政黨的勢力能推廣到最盛的時候，那末，無論那一省都可以有革命同志，無論那一處都可以有革命機關。革命的勢力就自然而然的擴大了。以上所述的三種機關皆是革命所必需的機關。如其照這樣子去做，革命事業必定成功較易一點。

中國可以革命的理由和今後中國革命的種種辦法已經統同說過了。我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國人趕快起來革命，千萬別要把神聖的革命當做不祥的東西！

今後政治改革之途徑

戴朝震

中華民國十二年來的歷史，實在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就內部言，洪憲稱帝，張勳復辟，軍閥爭地盤，政客搗亂，兵變，土匪綁票，官僚賣國，議員賣身——多少昏天黑地的事實，先後呈現於吾人之前。就外部言，監督財政，國際共管——許多趁火打劫的國際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無一不令人心驚髮指。事到如今，武人的專橫，法紀的紊亂，財政的窮困，外資的壓迫，都已達到沸點。我想現在除了少數軍閥武人，官僚政客專以禍國自私為事業的而外，凡稍有知覺的人，看了這種時局，無不要以口問心，提出下列一個問題：

怎樣解決中國時局？

即以著者而論，在五年以前即發生此問題，一直到現在，才得着相當的解答。在未把我的答案提出以前，姑且將現在許多憂國志士對於改造中國所下的方劑，都給他們一個合理的批評：

(一) 法律改造說

在『法統重光』以前，當時相信法治的，陳慎候君可以做代表，他所著的『法統問題的嚴正解釋』專致力於法治方面，將人治完全拋棄。他說：『我們犧牲無數的生命財產所得的中華民國，還只剩個法律——就是臨時約法——我們縱然不愛惜法律，我們要愛惜這幾年來所出的代價……我老實說一句罷，我們法律的路，現在還未走窮，我們還要向這一條路走。』但是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軀殼，人是精神。執死物以求其活動，離精神而冀其行走，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實。所以我當時即認定慎候先生的主張，完全是一種夢想。果然到了法統重光以後，國內的政象，不但沒有什麼進步，而且比較以前更糟；一般議員祇知從自身權利上着想，獵官要錢，興風作浪，移德彰聞，無惡不作，所謂法統，都變成了他們作惡的憑藉。到了此時，法律改造說之成效，已不難逆觀了。然而國中有一部分人士，尚持一種迷信，即希望速行制出憲法，造成統一。到現在，憲法也制好了，統一成功了，沒有其結果，徒然便宜軍閥利用新法統的招牌，作盜竊權位的工具。由此看來，法律沒有解決時局的能力，不是很顯然的事實嗎？

二二 人心改造說

此說包含一切教育改造，思想改造，習慣改造的方劑而言，因其帶有唯心的性質，故又

可稱爲唯心的改造。此種改造，驟視之，覺得十分澈底。但仔細考察起來，仍不免有些毛病。我們知道一個人的生活，總免不掉受環境的影響，所以在一個經濟不安定，政治不清明的國家當中，要想施行教育或思想改造，試問那如何能辦得到？即令能夠施行，而收效至少也要在幾十年以後；我恐怕在這種改造進行期中，中國早被萬惡的北洋軍閥斷送給外國去了。由此可知這種改造的確是『緩不濟急』的辦法。

(三) 經濟改造說

這種改造，乃立脚于經濟的基礎上面。北大教授陳惺農先生，可以做這派的代表。但是經濟固然可以影響政治，同時政治更可以支配經濟，這不但歷史上可以找出很多的證據，即就現在的國家財政，社會經濟而論，那一樣不受政治勢力的支配？況且經濟改造，非假手於政治勢力，斷不足以達其目的。所以說來說去，還是應先從政治方面下手。

以上三種改造方劑，有大呆板的，有偏於理想的，有緩不濟急的，一言以蔽之，都不能滿足中國現在的要求。能滿足的，只有『政治改革』一條路可走。不過這條路之中，又有很多的歧途，姑且把重要的提出來，或者也可以做迷途人一個指路碑：

1. 聯省自治說

現在主張聯省自治的人，差不多都是一般時髦政論家。其實他們這些政論家，未免有忽視中國的現狀的地方。他們不想中國現在正是軍閥得勢的時候，一般軍閥，正苦無美名辭而以假借，以達其子孫萬世終古割據之目的。在這個時候而提倡聯省自治，豈不正合了他們的脾胃麼？所以現在提倡聯省自治的人，除了幾位時髦學者及一般投機政客而外，其餘的盡是搶地盤的軍閥。你看最近幾個月以來，不是這省自治，便是那省自治，聯省自治四字，竟成了軍閥規避取巧，維持地盤之門面語。所以國內新軍閥，一天比一天多。無怪陳獨秀先生說：『提倡聯省自治，不啻明目張膽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這真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們。一年以來，省自治在湖南、浙江等處施行，先後爲軍閥所利用，已成不可掩諱之事實。由此可知聯省自治，早已變成『分贓主義』的假面具了。我很盼望提倡聯省自治的人，千萬就『國情』二字上面仔細觀察一下子，提防被軍閥利用啊！

2. 期望好議員，好人政府出現以行政改造之諸說

我相信個人是有好的，但是不相信好的個人，當了閣員或議員之後，仍然是好人的。因爲一則充當國家機關，是公的資格，單靠私的資格上所謂好是不夠用的，二則此種機關之行動，根本上便不是個人可以隨意左右的行動，三則機關必與權利和金錢相伴，縱然是好

人也難隨人類底通性，對於二者發生戀愛關係，其結果便變成不好的人。況且在這種黑暗勢力之下，斷難產生一個好人政府；即令能產出那好人的自由，必定被干涉比妓女受鴉母的約束還要利害。一旦不聽軍閥的指揮，馬上就被攆掉。至於希望好議員，恐怕比做夢還要荒謬。章行嚴先生說：『必須填滿了議員的荷包，然後可以實行代議政治。』這兩句話，簡直是宣告代議政治破產。我仔細觀察歐美各國代議政治，沒有不發生流弊的；尤其在中國，所生的流弊比別國更利害。我們把他的歷史翻來看看，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是替中華民族丟臉的事實。我敢大膽說一句，現在當議員的人，十有九是沒廉恥的東西，就是將來改選，也不過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

以上所舉兩種政法改革之方法，都是一些沒有對症下藥的方劑，然則今日中國的病症，究竟要用什麼藥方才能醫治呢？我以為根本的解決，還是要歸到『武力統一』之途。現在為說明便利起見，且先把『武力是什麼？』和『我為什麼主張武力統一？』一弄清楚，然後再來說明『我所主張的武力統一』，并指出什麼人配做統一的主體。

1. 武力是什麼 主張武力統一的人，常常被人認為『黷武』，這是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武力的觀念沒有了解的緣故。武力這個東西，常常被一般野心家用來宰制人民，同時可以被主

持正義的人用來征服強暴。所以武力的本身，並沒有什麼壞處。他的好壞，隨其施用之主體而變更；好像「藥」一般，明醫用之可以治病，庸醫用之可以致人死命，所以我們儘管說武力帶着九分危險性，但是在某種情形之下，還是要利用他的。

2. 我爲什麼主張武力統一 我上面說一國在某種情形之下，有施用武力的必要。就是說一國當「軍匪跳梁」「羣奸鼓鬣」底時候，假如沒有武力，斷難解決一切糾紛，好像國家對於惡性利害的人，如不設定刑罰，則無法制裁一般。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說：「世界上不會有過一個政府，能使他們統治的人民誰都覺得愉快安樂。在無論政府下，總不免有九個不逞之徒，謀擾亂國家的治安，你將用什麼方法收拾他們呢？那是只有用武力才行。」由這一段話看來，可知武力這個東西，是剷除強暴，戡定內亂惟一的工具。不但如此，我們再就政治史實看來，無論那一次政治改革，幾乎沒有不假借武力，而能成功的。所以武力這個東西，又是政治改革必要的手段。現在看看我們中國國內的情形，許多封建式的軍閥，挾持武力，割據自雄，而操持一擁空名無權力之謂中央政府以號令國民……：統一的阻力，民治的障礙，皆在於此。我們要打破這種阻力，剷除這種障礙，固然不是分職的領袖會議和列強主持或參加會議所能解決，恐怕也不是高談理論，迷信制度的人所能辦得到的。我敢說除了武

力外，再也沒有第二個方法能擔此重負。

3. 我所主張的武力統一——我寫到這裡，假如我上文被吳佩孚一班人看見，他們一定自思道：現在國中人士，居然也有對我們武力統一表同情的。其實『風馬牛，不相及。』我不但不贊成吳佩孚他們的武力統一，並且認定他們打起武力統一的招牌，來做爭奪地盤，擴張權勢的號召，實在是濫用武力統一的名詞。至於我所主張的武力統一，則恰與此相反。我是希望國內一部分人，秉民治的目的，合力以打破軍閥地盤，剷除武人勢力，率性澈底的改造民國政治。換句話說，就是要以民意為後盾，實用武力，來剷除北洋軍閥。因此，我名我的武力統一，為『正義的武力統一』，以別於吳佩孚夢想的武力統一。

4. 什麼人配做正義的武力統一的主體——我以為要做這個主體的人，至少要具備兩種資格：（一）有實力，（二）真正的民治主義者。曹錕，吳佩孚雖然合乎第一個條件，但是他們是摧殘民意的惡魔。蔡元培，陳獨秀諸先生雖然是民治主義的領袖，可是他們沒有實力，所以這些人都不能做武力統一的主體。我想現在具備上面資格的人，除建國元勳，首揭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外，恐怕再找不出一個更相當的人來。所以我極力主張孫中山先生正義的武力統一。

我時常把這種主張向人談及，就有些人向我說，你所主張的固然很對，但是現在孫中山不但不能統一中國，就是南方也不會統一，不但南方未統一，就是連廣東一省也沒有統一，可見你的主張過於理想，未免把事實看過了。我乍然聽見他們的話，似乎很有理的。但是仔細考究起來，覺得他們這種論調，實在有許多錯誤的地方。我於是對他們說，我也承認孫中山先生以前不能統一，是一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我們不能因為孫中山先生以前不能統一，就說他現在或將來沒有統一的可能，況且革命的事業，不是一時能夠成功的，必定要經過一定時期的醞釀和奮鬥，才可以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目的。但是我固然承認孫中山先生有統一中國的必要和可能，同時我認定孫中山先生統一事業的成功，至少要注意下列二事：

1. 內部主張之 致一從前南政府內部的主張，是常有不一致底時候。他們對於反動派所下的攻擊，方法各不相同，有主張先平內亂的——指廣東，有主張馬上北伐的。主張既不相同，所以他們的目的——打倒北洋軍閥，反對國際帝國資本主義——雖然是歸於一致，而因各不相謀的緣故，往往坐失事機，而不能收最大的成效；於是便自然的要惹起外面的議論，說他們內部主張不一致，不統一，難免不為反動派所戰勝了。我們現在觀察廣東的情形，

他內部的主張，固然漸漸有一致的傾向，不過懲前毖後，我們終希望他們確定一種公共主張，而大家率由遵行之，不要再蹈以前的覆轍纔好。

2. 智識階級之奮起 這點對於中山先生的統一，確有重大的關係。現在有許多人本來對於中山先生的主義很贊成並且很願意中山先生統一中國；但是他們因為一時觀察的錯誤，以為中山先生的實力不足以統一中國，因此都持觀望不前的態度，這種態度正可以表示他們沒有犧牲的精神。更奇怪的，有些本來相信民治的人，因為受金錢的驅使，偏要去捧北洋軍閥，這真是智識階級墮落的表徵。這種不肯犧牲或已經墮落的人，固然是受了外面的引誘所致，但也是民黨不重視宣傳的結果。所以中山先生要想統一中國，第一要從事宣傳，喚起智識階級之注意。

我上面所說的話很多，現在把他綜合起來，得着一個簡單的結論，我的結論是：

希望中華民國的國民——猶其是智識階級——大家起來促成孫中山先生正義的武力。
統一建設一個真正的民治國家。

十二，二十三。

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國民黨

范鴻劼

經濟落伍形成半殖民的中國成了世界資本發達之最後「競場」，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因帝國主義侵略之衝突而戰，而取償於弱小民族的列強，真是萬目一的，齊向着地大物博，羣鬼執政的中國。他們爲了要暫時避免在東方因帝國主義侵略而釀成的大戰並得到一時苟安起見（他們何曾怕犧牲被壓迫者生命財產的戰爭之發現呢？實因戰爭結果減縮生產力，然而他們又不能不尋覓商場，以推銷堆積生產，而終於帝國主義衝突之一戰。這是資本主義的胎生毒菌，資本主義衰落之機，伏於此矣。）就假借限制軍備等美名，公開宰割中國的會議——華盛頓會議。此次會議的精神在謀帝國主義者之妥協與諒解；其成功在基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成就彼此間之協調，以謀共同進攻，以代往昔之衝突的侵略政策；而其結果則臨城通牒，鐵路共管，聯合艦隊，私售軍火，耀武珠江，壓迫我們底革命勢力，扶助萬惡軍閥的首領曹錕，攫奪政權，以充他們侵略中國的「劊子手」！假使吾人明白帝國主義侵略之歷史的過程，最明顯的是合衆國未成立以前的美洲和非洲我們必

然承認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地，不是扶助一種反動勢力來壓迫其他一種革命的勢力，以現實其侵略計畫。所以華會之結果，乃列強預定之步驟。現在列強願買國賊願賣國命垂危，真不堪設想了！

在此內有軍閥壓迫，外有列強進攻，國賊勾引洋人，洋人勾結國賊之時，我們應該怎樣做？是我們被壓迫人們不能不反躬自問的。在未回答這問題之先，我們應深深地想想，我們現在需要什麼？在此十二年來之中，每一軍閥獸行橫決之先，我們總聽得見人民的和平呼籲，看得見人民的和平運動。雖然變成炮灰的就是和平運動者，不過需要和平，可是大多數人們底欲願。到此，我們話又要說轉頭了，和平的障礙是什麼？戰的呼聲不是從軍閥勾結洋人的營壘（The joint camp of militarists and imperialists）裏面喊出來嗎？所以我們被壓迫的人們，不應只作乞憐的和平呼籲者或運動者，而終於成炮灰；更不應夢想以被征服者的悲哀（val victis）感動仇人，而終於被征服的地位；我們要精誠堅決地除掉和平障礙，戰之兇神，以實現我們所需要的和平——這就是我們此時應該做的。換句話說，我們要在國內打倒軍閥，以得着自由，在國外打倒帝國主義，以鞏固國家獨立。這是我們實現和平的必經階段，是積極的和平運動——革命運動。做乞憐的和平運動而底成炮灰的同胞們，起來！

來作革命運動的炮彈罷。

國民革命運動的涵義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而其結果是人民得着自由，國家得着獨立。這個革命——除了極少數的甘心賣國，願作奴隸的種子孫——是全國被壓迫的人們，個個都要加入的。在此政治的共同需要之下，就是工人農人也應當努力參加，實現此國民革命。

我們相信救中國除了國民革命以外，別無他法；我們更相信，我們被壓迫的人們要得着自由，和平，幸福，除了參加國民運動以外，別無他法。只要不是顛狂，白痴或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外是誰也不能否認國民革命在中國的重要。雖然我們有了國民革命的環境，有了國民革命的羣衆，但是如何實現國民革命是我們不能不研究的。

革命不是偶然的，偶然的羣衆運動或暴動算不得革命，革命乃是一種有理論根據，有普遍宣傳，有嚴密組織，有繼續性，有創造力的工作。所以在革命未爆發以前，宣傳與組織是很要緊的。環顧國內，固然滿有革命的客觀環境，也有革命血潮騰沸的羣衆；但於宣傳和組織方面，總覺得太片斷，太脆弱了。在此人欲橫流，民生凋苦的時候，給我一線生機的是國民革命之成功。要此工作之成功，又須有嚴密的偉大的組織，以司指揮。所以嚴密的偉大的革

命組織是國民革命運動者不可稍緩的迫切要求。

我們要怎樣滿足這要求呢？對此回答，我們可以思索地說：「一齊加入正與國賊和洋人奮鬥的孫中山先生領袖的國民黨。」國民黨也許有些許不滿人意的地方，然而創造共和，推翻帝制，打倒復辟，擁護約法，在全國人民奴服於曹家天下之時，而猶勇往直前與曹氏走狗及洋人戰鬥的不是國民黨是誰？全國被壓迫的人們所欲願而又瑟縮不前的革命工作，不是國民黨已經做過現在正努力進行的是什麼？被壓迫的人們啊！如不欲奴服於軍閥與洋資本家的腳下，只有加入有光榮歷史，正和我們的仇人戰鬥的國民黨，共成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偉業。

我們不要忘了這件事實：在此軍事旁午，洋人炮口壓迫之下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除了努力殺賊以外，更努力於革命的國民黨組織之革新與擴張。國民黨已定明年一月舉行全國大會，在這大會之中，我們相信必有很豐富的收穫——新的黨綱，新的政略，新的革命方針均當由此產出。從此以後，國民黨的組織必更嚴密，國民黨的紀律必更森嚴，國民黨必然能使革命的羣衆在她底旗幟之下奮鬥。在此國民革命運動猛進中，而有此事實發現，我們不禁爲國民革命前途慶。

現在我們要把我們關於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希望提出，作此篇的結論。我們相信國民黨改組，至少要有下列之成就。

(一) 國民黨是革命黨 我們知道，政黨與革命黨是有分別的，而現時所需時又是革命黨。政黨多利用現存政治以取得政權。革命黨則在打破舊有制度，奪得政權，創造新的制度。似此則可以免掉政治的妥協傾向。一九一一年革命之不徹底，貽國家十二年之紛擾，正與前車之鑒。

(二) 加入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 欲求民族自由，國家獨立，在國內固然要打倒萬惡軍閥，在國際也不能引任何帝國主義者為己助，以撲滅軍閥。今日珠江之列強艦隊已明白地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是國民黨的仇人。國民黨要極力與革命的俄羅斯德意志携手，加入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

(三) 確定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關係 民族自決，為打倒帝國主義，建立民族國家的口號。我們要求中國的解放與獨立，我們也要幫助在亞洲的其他弱小民族得着自由與獨立，故我們國民黨當確定與他們之關係。

國民革命運動萬歲！

國民黨改組萬歲！

革命的人們，組織在國民黨旗幟之下！

十二年來『民治派』與『反民治派』鬥爭之經過及今後 國民應有之覺悟

何孟雄

中國三十年來，是民治派與反民治派鬥爭的歷史。自甲午戰敗，全國震恐，對於國內政治文物頓覺不滿，力圖自強，所以發生三派：一、革命的民族主義派；一、虛君立憲的投機派；一、反革命的北洋派。這幾十年的歷史，都是這三派勢力競爭消長的結果。中國的紛亂，人民的不安寧，都是這三派勢力有以致之。民國元年以前的鬥爭，我不具論；今僅就民國元年以來，民治派與反民治派明爭暗鬥之經過，約略的敘述一遍。使國人知道十二年來的紛爭，是兩派的鬥爭；國人由此確定態度，一致的援助民治派，打倒反民治派。至於我們以後要如何活動？如何打倒反民治派？如何使民治派握得政權？我們都可以用過去失敗的鬥爭史來做教訓。

我在未敘述民治派和反民治派鬥爭歷史的時候，我不得不將兩派代表的中心找出來。治民派的中心，當然是指我前面所說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派，即今之國民黨；反民治派，就

是反革命的北洋派。還有虛君立憲的投機派，如研究系，時而在幫助革命，時而幫反革命，觀望時機怎樣，就怎樣，這是投機派。中國十二年來的紛亂，就是這兩派的衝突，這種衝突並不希罕，翻開歐洲近世的歷史，也完全是民治派與反民治派衝突的歷史；十二年來的紛爭算得什麼。我們用不着悲痛，用不着傷心，只有把過去的歷史做教訓，指導我們，鼓勵我們，努力前進，非達到民治派掌握天下，我們不罷手。

二

我前面說了中國十二年的戰爭，都是民治派與反民治派的鬥爭，不懂民治為何物的人，必定會發生一個疑問：現在明明的中華民國，明明是民治國，同在民治國家之內，為什麼有民治與反民治之分？若是有人照這種想法，根本不明瞭怎樣是民治，怎樣是非民治。所以在未敘述兩派歷史以前，應先將民治與反民治兩個名詞解釋。就是民治的國家，主權在民，一切立法行政的基礎，都建築在人民意思及利益之上。反民治派——北洋派——一切行動却與此相反，乃建築在私人利益之上，他們剝奪人民的利益，以維持或滿足他們自己的利益，就是犧牲國家種種權利，亦所不顧。根據這個標準就不難斷定誰是民治派，誰是反民治派了。

這十二年的鬥爭可分四個時期：第一，民國建元，民治派得勢時期；第二，反民治派得勢，民治派失敗時期；第三，反民治派與民治派相持時期；第四，民治派得民衆同情，反民治派瓦解時期。四個時期經過的事實，當然沒有忘記，但是全國的人民，不知道民治派和反民治派之爭，所以對民治派也毫未加以贊助，反爲非民治派的和平及統一的口號所欺騙，厭惡民治的困苦戰鬥。這些錯誤，固然是民治派的人未加注意及指明，而人民不了解，未嘗不是大原因。今將已往的事實概括的一說，今後我們覺悟如何幹去，才不悖我們企望民治的本心。

三

第一，民國建元，民治派得勢時期。武漢起義，相繼有十餘省獨立，南京組織臨時政府；民治派迫於當時情勢，不得不與北洋派妥協。中山先生辭職，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民治派明知袁氏不會忠於民治，但當時民治派勢力未鞏固，不得不暫時妥協。只得在臨時約法上規定內閣制，減少總統的職權。那時吳祿貞爲袁氏所暗殺，北方的勢力完全在反民治派之手，所以民治派想袁氏南下，遷都南京。因特派蔡元培總長迎袁南下，待蔡到京不兩日，袁氏嗾使兵變，籍口不能南來，要求南京參議院允袁在北京就職。後參議院通過唐紹儀爲

內閣總理，袁氏欲大權獨攬，碍於內閣制，不果。袁氏遂多方逼走唐氏，以他的死黨陸徵祥趙秉鈞繼任。又聯合投機派進步黨陰謀傾覆國民黨。民治派想防止他當選下屆總統，遂分省運動選舉，結果國民黨議員佔五百席，反民治派大駭。而民治派宋教仁等到處演說，暴政府之短，更招忌刻。自是反民治派便孳孳於怎樣撲滅民治派，怎樣獨握政權。最後袁氏便暗殺民治派領袖宋教仁，大借外債，擴充軍備來壓服民治派。當時民治派分急進緩進兩派，急進的主張即時發難，緩進的主有所待。孫中山先生彼時獨具隻眼，以為袁氏外債一旦成功，則甚難推翻，最好乘民氣反對外債激昂之時，發難討一舉而掃清北京三千年專制餘毒。不料為穩健派所阻，坐失機會，後來袁氏不經國會通過，大借外債二千五百萬鎊，以為用兵東南的戰費，而民治派遂不得不失敗。那時進步黨議員擁護袁氏，國民黨議員反對袁氏而被武力解散。是為民治與派反民治派在議會的鬥爭的第一幕。

四

第二，反民治派得勢，民治派失勢時期。民治派的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每不滿意袁政府之措施，知袁氏暗殺元勳，擅借鉅款，收買輿論，排除異己，擴充勢力。後來袁氏相繼罷黜他們三人，預先派兵入贛，聯絡黎元洪會攻江西。民治派組織討袁軍，當時有一部份

的民治派貪圖祿位，不肯犧牲，以爲袁氏尙有實行民治的希望，所以沒有一致的發難。當時的人民不了解真正民治之可貴，以爲只要有統治者使天下太平就夠了，對於民治派的發難毫未贊助。而民治派內部意見亦不一致，所以敗於袁軍。民治派各省的都督被袁氏及黎元洪打倒了，民治派在各省不能活動，想回到議會來設法救濟，因臨時約法上規定制憲之權屬於第一屆國會，民治派人想在憲法加種種的限制，使袁氏不能危及國體。所以視制憲爲惟一不二的職務，並希圖反對袁氏當選正式大總統。民治派人當然以制憲爲先務；反民治派——進步黨則以爲憲法可以緩製，宜速成立正式政府，以辦理外交及戡定內亂。（？）斯時迫於袁氏的勢力及利誘，決議先選後憲。與最近研究系幫助曹錕，則主張先憲後選，其主張雖變，而投機則一也。當選舉時，制定了大總統選舉法，票數要過四分之三，兩次選舉皆不滿法定人數，最後一次，自早晨八時開始選舉至下午十時始止；袁氏收買數萬自號公民團的人，包圍衆議院。等到強迫選出後才解圍。這是民法派與北洋派在議會的鬥爭的第二幕。袁氏既當選大總統，復力爭憲法公佈權。知憲法不利於彼，派遣八委員加入憲法會議，陳述意見於憲法起草委員會。原來委員會以憲法會議只許國會議員旁聽，旁的人不許，便拒絕八委員出席。袁氏老羞成怒，便通電全國反對憲法草案。反民治派見他們的領袖通電詆憲

法草案，各省督軍，鎮守使，師長皆攘臂瞋目而議憲法，主張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後來根本的解散國會。袁氏欽定政治會議及約法會議，制定什麼新約法，把臨時約法廢止。

反民治派既將民治派軍隊上的勢力撲滅了，又將民治派在國會的勢力根本撤消了，並將革命得來的臨時約法也廢止，自己欽定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大權獨攬，全國都在反民治派統治之下，凡民治派的人物即加以殘殺。袁氏猶以為未足，於是帝制自為，不惜喪失國權，承認二十一條。民治派此時攝於反民治派的勢力，一時不能伸張，於是繼續的革命。

五

第三，反民治派與民治派相持時期。反民治派自戰勝民治派後，全國是反民治派統治的天下。袁氏利用全國人民苟安的心理，掛民國的招牌，賣專制的貨物，並想由空掛一代專制而變為萬世專制。以為民國招牌如不取消，也許人民日後由民國兩字了解民治，對於袁氏所懷抱的野心將要發生阻礙。於是使揚度等發起籌安會，捏造民意，召集所謂國民代表會議，擁袁氏為皇帝，改國號為洪憲。民治派手創的民國便為反民治派根本變更了。那時袁氏早已將民治派壓迫成功，附和袁氏的投機派——進步黨——便為袁氏所棄，並不重用。

等到袁氏稱帝時，投機派以爲有機可圖，又與民治派合作，加入反袁的運動。後蔡松坡與民黨李烈鈞等在雲南起義，宣佈獨立，限袁氏廿四小時將主張帝制罪魁揚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刑。袁氏不從，命曹錕率領吳佩孚等由四川進兵，雙方戰爭結果，袁軍大敗，而各省民黨仗義崛起，先後響應的有貴州、廣西、廣東、浙江、湖南、四川、內蒙、湖北、江西、安徽、山東等處。民治派亦各有活動，以牽制袁軍。西南諸省以聲勢如此浩大，便在肇慶組織軍務院，以對抗袁氏。袁見全國一致聲討，不得已取消帝制，但尙欲保存大總統地位。後來反民治派袁氏忠臣陳宦、湯壽銘等相繼獨立，而西南又不承認他的總統資格存在，遂憂憤而死。西南諸將請黎氏就職，將軍務院取消，而恢復袁氏解散之國會。中國的政權仍是落到北洋派正統段祺瑞手中。民治派仍不能掌握政權，實施建國方略。不久參戰案起，各省督軍會集北京，對憲法大施攻擊。一部分國會議員，遂羣請黎氏免段祺瑞內閣總理職。各省督軍倪嗣沖、張作霖、陳樹藩、趙倜、楊善德、張懷芝、許蘭洲、曹錕、馮國璋、李厚基、王承煥、閻錫山、張敬堯、李長泰等相繼與中央宣告脫離關係，在天津設總參謀處。研究系從中挑撥，聲稱另訂根本大法，設臨時政府。黎氏爲顧全大位計，乃請最反動的復辟派張勳入京，調停政局。張氏帶兵入京，迫黎氏將國會解散，擁廢帝宣統復辟。原來反民治派的人，只要保全祿位，帝制復辟，都無所計較。當張氏入

京前，徐州會議，各省反民治派的督軍都曾派代表參加，贊成的亦不少；張勳入京，乃徐州會議所預定的行動，南京的馮國璋，直隸的曹錕和廣西的陸榮廷，都與聞這事的機密。反民治派種種技倆鬼謀，由此可見了。

段氏將復辟平服之後，馮國璋爲總統，段氏重出來組閣，全國的政權仍完全落在北洋派手中，投機派的研究系又乘機復興，極力幫同北洋派推倒民治派，阻撓恢復國會。從前民治派因爲自己在北方只有國會方面佔一部勢力，總以爲國會實行製憲，可以貫徹民治，鞏固國基，經種種失敗，到此亦漸覺悟，無論如何不能與反民治派合作。因爲反民治派基本的觀念與民治派精神不同。反民治派的勢力是亡清遺留下來的，反民治派的領袖是亡清的遺老，不知真正民治爲何物。雖經幾次變亂，於民治本身，並未得到好的現象，不過是這個反民治派手中的政權落那個反民治手中，以暴易暴，仍是達不到民治的希望。於是都覺悟到非從人民基礎上用功夫，建設民主的革命政府，不能貫徹民治主義。乃由伍廷芳程璧光等率領海軍艦隊南下，迫廣東陳炳焜等宣告兩廣自主，與海軍聯御通電，聲言護法，並一致敦請孫先生蒞粵組織軍政府，湘南鎮守使劉建藩在零陵首先獨立，滇黔川陝，繼起響應。那時國內輿論多主張恢復國會，而研究系從中阻撓，勸誘馮國璋曲解約法，召集什麼臨時參院，

修改國會組織法。另行召集御用的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爲非法總統，大借日債，討伐西南，卒釀成南北數年之戰爭。而研究系湯化龍、梁啟超、林長民、王家襄等，却於彼時大做其總長院長了。

六

第四，民治派得民衆同情，反民治派分裂時期。

歐戰告終，巴黎和會開幕，因反民治

派從前大借日款，與日本有種種秘密協定，山東問題幾遭失敗，北京學生自山東問題警耗傳來，便起來打曹章，燒趙家樓，做轟烈的『五四』運動。自『五四』運動後，全國的民衆爲之響應，卒將曹章罷斥。反民治派因與日本有密約關係，主張中日直接交涉。廣東軍政府發電反對直接交涉，全國的民衆督促我國和會的代表，拒絕簽字。反民治派見着西南對峙，總覺不好，於是進行南北和議，與西南戴假面具的民治派開分贖的妥協會議於上海，把真正的民治派趕跑。後因分贖不均，和議停止，又因直皖內部不和，構成直皖之爭。此次戰爭，系吳佩孚爭奪政權之政爭，雖吳秀才假借名義，以民治來號召得民衆不少的幫助，然而究竟與民治進展無關係。不過將反民治派的正統傳給吳秀才和張作霖罷了。反民治派徐世昌等和西南真正敵人不是陸榮廷、岑春萱等，真正的敵人是真正的民治派，於是北洋派陰派代表與

西南政學系，桂系等把民治派驅出廣東，他們另進行分肥條件。賣民黨的政學系到此時只好跪在反民治派跌蹄之下討生活，這中間有一些是十幾年來爲民治奮鬥的人物，因爲沒有堅固的人格，和真正的修養，在這種場合終不免於墮落。中國民治派所以失敗就是這些半路失節的人有以致之。岑春萱自與孫中山派決裂後，將軍政府及兩廣自主取消。同時吳張繼承之反民治政府，因連年用兵，餉項支出，急欲大借外債，以便各自分肥。但列強早有成言，不統一卽不借款，因此北方的反民治派勾通西南的反民治派趕走民派治，實行他們的僞統一政策，以便與列國協商借款。這時靳雲鵬組閣，將參戰借款二千萬元，盡飽私囊，一直到現在這筆糊塗賬還沒有清算。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命令現在叛徒陳炯明率隊回粵，驅逐莫榮新，仍謀完成護法未竟的事業，並援助桂人自治，驅逐陸榮廷。滿擬整軍北伐，而陳炯明叛黨叛國之事發生，又中道折回，這實在是一件狠可痛心的事。同時北方吳佩孚假借什麼法統重光名義，恢復國會，擁黎元洪爲傀儡。孫中山卽於此時在滬等畫全國革命事務，命粵桂滇各省聯軍入粵，討伐叛賊陳炯明，並籌備北伐事宜。今年六月曹錕驅逐黎元洪，以巨金賄買議員，僭竊總統，大動全國公憤，而表同情於真民治派首領孫中山先生，各團體紛紛電請孫先生恢復正式政府，全國學生總會等公團，並通電海內外，一致主張，各省民衆亦有發

動之醞釀，預料民法派革命成功，當不在遠。只看國人如何努力罷了。

七

我們看上面所述各節，知道民治的國家不能出現，都是反民治派的作祟，綜合起來共有三派：

(1) 軍閥（南北均有）

(2) 進步黨研究系之類

(3) 假民治派（岑春煊、吳景濂等）

第一派軍閥，因有數十年的歷史——從曾國藩、李鴻章的湘淮軍及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曹錕、吳佩孚、陸榮廷——根深蒂固，所以不容易摧倒。第二派政客，惟一本領就是投機。每逢民治派失敗，軍閥全盛的時候，就是他們做官賣國的機會。袁世凱、馮國璋時代，梁士詒等大做其總長的往事不用說，現在曹錕成功，藉忠寅、蒲伯英又快要做議長或入閣了。而鼓吹票決北京偽憲法的張某，竟於國立八校關門之時，領到經費七萬九千元辦什麼自治學院，足見他們投機的手段的利害呢。第三派尤其可恨，此派從前本系孫中山先生提掣出來的，現在他們脫離母黨，另組什麼政學系、益友系、民憲同志會等飯碗團體，專以作官為目的，其

無恥的程度，比研究系還高一等，因為研究系尚以制憲爲口頭主張，此輩則一切不管，却專以挑撥政潮，依附軍閥，竊取政權爲惟一無二的事業。國人厭惡他們之程度，比軍閥研究系還加一等。

八

軍閥最狡猾陰險的要算吳佩孚爲第一。他知道民治派手創民國，擁護約法，理直氣壯，不可與抗，便乘戰勝奉張之餘威，驅逐徐世昌，聲言擁護約法，恢復國會，一種欺枉人民的手腕，取消民治派所持的旗幟，實行其南征北伐的鬼謀。一面排斥真正的民治派，一面與假民治派合作，暗地勾通民治派的叛賊陳炯明，傾覆民治派的領袖，居然以恢復法統自居，把西南護法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使西南無所借口，這是吳佩孚特別聰明的地方。後來看見他的敵人民治派回到廣東，便又勾引沈鴻英破壞粵局，而北洋派的支派齊燮元又助民治派的叛賊打民治派，廣東現在幾乎經年的戰爭，都是反民治派造成的。當廣東民治派沈軍開戰時，吳佩孚要討伐粵閩，吳知他的敵人不是反民治派的人，是民治派的人，所以對反直系——民黨，段系，奉張政學系的手段，各不相同。如直系對段系之盧永祥始終籠絡，不肯開釁，把段氏導爲開國元勳，隆以厚禮，對奉張則始終講和，屢屢派遣代表，割地分權無不首肯；只

對民治派孫中山非打倒不罷手，這是爲什麼呢？吳佩孚知道，反民治派人是可協商的，惟民治派無協商的餘地；所以對於川湘粵的用兵，無不傾全力而爲之。而反直派別分子，實在是不敢動，因他們計較自己的利益太切的緣故。所以每有妥協之餘地，仍是妥協，決不輕易開戰。這種心理不僅僅是吳佩孚一個人的心理，可說是全北洋派——反民治派——的心理。連北洋派的政客策士都是同出一轍，並沒有第二種心理。我們可以用孫曹聯合的事來證明：孫曹聯合雖經了許多政客大吹特吹，却總聯合不上，然因爲孫中山先生不肯聯合，而北洋派的心理以爲聯孫是很危險的事。這是很顯明的：各人代表的主義不同，目的不同，如若直系馬上倒了，他們也可以與民治派聯合；我們看吳佩孚未得志時，在湘南的時候如何的與民治派接近，自繼承北洋正統後馬上就與民治派爲敵，難道吳氏與民治派有前世冤仇嗎？不是，因吳氏代表的利益不同，所以在政治上即時發生衝突。這樣看來，吳孫的衝突並不是他倆的衝突，是民治派與反民治派的衝突，以前袁段及北洋系與民治派衝突都不是一人一系的衝突，完全是兩種主張的衝突，質言之是民治主義與軍閥專制的衝突。

我寫完了民治派與反民治派鬥爭之經過後，有無窮的感想，不少的教訓，至後再加入民治派與反民治派作戰的時候，我們要將以往失敗的教訓一一吸收，從新的再找好些新

方法，新計畫再勇猛的作戰。但是在此我要指出以往的錯誤，和失敗的原因說出來，自後我們才不致再蹈歷史上錯誤的錯誤。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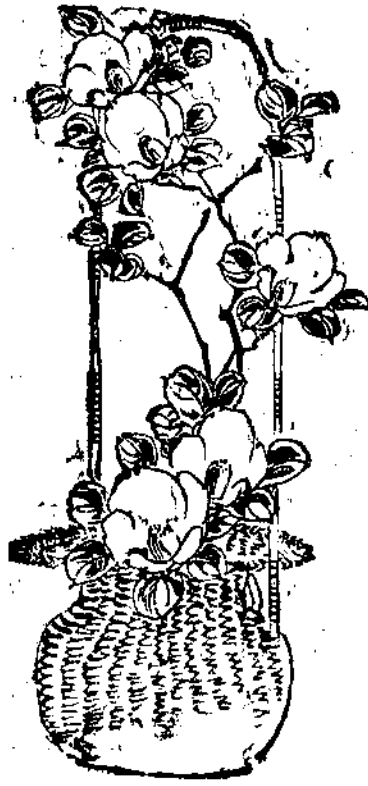
民治派最大的失敗點，就是在辛亥以前的革命運動，太建築在排滿的感情上，對於民衆未經長期的組織和長期的訓練，各地無民治派的後援，雖有好些革命黨都是知識階級，沒有固定的職業，大家都是一種浪漫的革命感情，所以只對於新軍和學生特加注意。而一般革命者對於當時的革命太想速成，並沒有深長久遠的計畫過，因此後來做出種種錯誤。辛亥革命成於偶然，而當時種種的預備都未具備，革命黨就拿到政權，黨員缺乏政治經驗，且大多數都是無業的知識階級分子，後來易於墜落。辛亥革命既然成功，革命的領袖應當注意黨的組織，馬上該成立集中的黨，把革命勢力形成。而革命黨因無政治經驗，爲袁氏所惑，誠心與之合作，這是一個極大的失敗。而當時黨員以孫先生的計劃爲理想，不肯絕對服從，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民治派屢次的戰鬥，都是北洋派爲敵，而北洋派佔據中國三分之二之地盤，所以民治派每次起來，北洋派有能力撲滅民治派，此固由於辛亥革命未將北洋派根本損害，反給些時

日及機會，堅固和強大其勢力。民治派始終未得多數人民的了解，每次戰爭，人民以爲是私鬥，不知道民治派是代表人民爭利益。民治派雖困苦的和反民治派鬥爭有十餘年了，而民治派未覺悟到要在反民治派所在地施一種根本的宣傳，反民治派始終能維持十餘年的鬥爭，未曾損其毫末，並且在民治派內做了一種引誘和挑撥的工夫，使民治派自己潰散。反民治派——北洋派——自袁世凱到吳佩孚還是一種北洋傳統觀念，支配中國的政局。今後要民治派得勢，統一中國，必要在北洋派勢力所在地做一種深刻的運動，將北方的民衆施一種長期的教育，長期的訓練；堅固的組織，使北洋派依爲命脈的根本動搖，中國的反民治派纔能打倒，中國的民治纔有希望。北方的民治派有一種應盡的責任，就是在北方做一種廣大的運動，無論是宣傳，組織，教育，或領導民衆反抗軍閥，都是必要的工作。因爲反民治派盤踞北方，佔着中央政府，他能夠和列強做買賣，他們能夠長久維持其勢力。北方的民衆對於反民治派應當覺悟，一致起來打倒他們。

全國的人民也應該覺悟，民治派在這十二年的困苦奮鬥，足以證明了他們爲我們人民的利益而犧牲，辛亥以前的事不說，以十二年來的鬥爭歷史，我們也該要援助他們。民治派現在的奮鬥漸漸地博得國人的了解，現在國家的情形一年比一年危險，當這種危機愈

迫切的時候，民治派固應該担此責任，而全國國民更應該加入戰線，續此未了之鬥爭，完成建設的大事業，以便真正的民治國家早日實現，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熱望。



廣州海關問題與內國公債基金

范體仁

廣州海關問題，經孫中山先生奮鬥的結果，外國軍艦已漸漸撤退了。就是首先主張武力干涉，派艦最多的美國公使舒爾曼，也知道理屈詞窮，而主張提關稅一部為修濬珠江之用。倘國人能一致奮起為廣州政府後盾，則廣州關稅主權不難立刻收回，不料外人已經屈服，而不長進的津滬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商會等，反藉口公債基金通電全國，外人聲援，為北京政府辨護。甚至連篇累牘的函電，哀懇外交團洋大人安格聯『無論用何方法』阻止。揣他們的心理，只要關稅永歸外人掌握，永為北京政府支配，就是引虎自衛，亡國共管亦所不惜的。這種不辨是非，不分輕重，只圖私利的中國的資產階級(?)的舉動，實在是自取滅亡之道。

廣州政府應該收回廣州關稅的法律上和事實上的理由，本誌第二期周鯁生張伯根兩先生已作文詳論。而收回關

稅主權於中國工商業資本家絕對有益，也已經於第二期拙作『國民革命與資產階級』文中細說。凡是受外國政府和外國資本壓迫的中國資本家，都應該起來為國家主權和自身利益切實援助革命領袖，請其全部收回。不應該顧慮到最少數人的區區公債票，而本末倒置。在短視的中國銀行界商界，本來只會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我們把收回關稅主權，實行保護稅則，抵抗外貨輸入，以發展本國工商業的道理向他們陳說，他們是不會採納的。現在『卑之無甚高論』，專就公債基金一項分析一下，使國人明瞭所謂公債和公債基金是怎麼一回事，不要去上他們少數市儈的當。

照財政上的原則說：除了為對外不得已的戰費募集公債外，在平時有一定的預算決算，不能隨便募集公債的。歐美各國平時募集內國公債，必有下列各種情事之一，方能舉行：

(一) 革命進程中建設事業。

(二) 生產事業——如修鐵路造運河等其他長期的生產事業

產事業

(三) 賑災——如大地震或大饑荒等

(四) 償還外債——如法國償還德國賠款之類

(五) 國防工程或重大軍事上之設備

遇有此等情事不能募集公債時，亦須從政府開具用途，提交國會議決，以公開的方法募集，事後並須從審計院詳核用途，以昭慎重。北京政府募集公債，却沒有一件與此相合。質言之，即所募各種公債，均提供政費軍費，非用於生產事業，其募集方法，均係少數銀行包辦，利率很高折扣很大。發行之前，又未經代表民意機關的通過；票額和用途，都不明瞭，實在一場糊塗，有類賭博。故募集公債一次銀行市噲便發橫財一次。這種只便宜極少數人的公債，簡直無維持之必要。讀者或以吾言為太過，今請就現存各種公債，分別說明如下：

(一) 八厘軍需公債 此債係民國元年一月八日經南京

參議院議決，由 孫大總統批准發行。債額雖為一萬萬

元，但實募額只七百三十七萬圓，且其中尚有袁政府繼續發行者，現已還本六百餘萬元，只餘本金九十二萬餘元。

若就現有公債而論，則只有此項公債，應該維持。因(一)經民意機關通過，(二)係用以創造民國，(三)發行時無折無扣。(見該公債條例第七條)但此項公債將次結束，所餘已不滿百萬元。即廣州關稅全部截留，而其他關稅，償還

此債綽有餘裕。總商會致 孫大元帥電，內稱『我公手創共和，功垂青史，如整理案內之八厘軍需公債，係我公

在南京政府任內發行』云云，以為阻止收回關稅的口實。而不知此項公債與其他公債截然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全

國關稅照現在值百抽五計算，約有九千萬元。而照約以關稅償付之舊外債，只有下列五項，本年(十三年)應償還之數為：

(1) 俄法洋款 八三六，六七〇鎊

(2) 英德借款 九九六，九五二鎊

(3) 英德續借款 八三七，三二〇鎊

(4) 善後借款 一，五三三，三五九鎊

(5) 庚子賠款 一，九九七，六〇二鎊

上列各數總共不過六，二〇一，九三九鎊，約合銀元六千二百萬元。計尚餘關稅（即關餘）約二千餘萬元，而廣州關稅在民國十一年只收三，二八一，七八九，一八九海關兩。即合兩粵並計，按切實價值百抽五核算，亦不滿千萬元。八釐軍需公債只欠本息一百餘萬元，那有不能償還之理？

(二) 元年六釐公債——即整理六釐 此債係袁世凱臨時總統任內發行，債額二萬萬元，利息雖為六釐，而發行只九二折，且尚有經手回扣。袁世凱時代只發行一百八十餘萬元賠償南京損失。後收回煙土發行一千二百餘萬元，亦有折扣。至民國七年馮國璋任內以一二折之賤價，濫發一萬二千餘萬元，盡為官僚市儈所中飽。民國十年歸入整理公債案內。另換新票，改為整理六厘公債。

(三) 三年公債與四年公債 每種二千四百萬元，發行價格，前者為九四折，後者為九折，經手發行之各銀行得

預扣一年利息。用途為袁世凱養軍閥及籌備帝制……。

(四) 五年公債 債額二千萬元，九四折發行。實募七百七十餘萬元，為袁世凱派遣曹錕吳佩孚南下與蔡松坡大戰之軍費。其餘債票為收回袁氏發行之賭博式的儲蓄票之用。

(五) 七年短期公債 債額為四千八百萬元，用途名為償還中國交通兩銀行欠款，實則不過濫充政費和擾亂西南之用。

(六) 七年長期公債 債額為四千五百萬元。一部分用途為收回北京政府濫發中交鈔票之用。一大部分為破壞西南護法之戰費。

(七) 八年公債——即整理七釐公債 債額五千六百萬九折發行。發行理由為「補助預算不足起見」實則為收買安福國會，殺戮西南同胞之用。

(八) 整理金融公債 債額六千萬元，為收回中交兩銀行跌價鈔票之用。其時中交鈔票基金，因北京政府盜用，至票價跌至對折以下，一般官僚市儈即預先以賤價收買，

再以鈔票購買金融公債。對於一般人民沒有一點益處，不過便宜一般市儈罷了。

(九)十一年公債 債額一千萬元，完全流用於軍政費。以停付俄國庚子賠款部分為擔保，實收九折，利率八釐，并預扣一年利息。

(十)九六公債 債額九千六百萬元，為償還北京政府各種糊塗帳之用，利率八釐，實收八四。此債不在整理公債案內。

上述各種公債，除八釐軍需外，都不是正常用途，利率之高，折扣之大，有類賭博。事前沒有經合法國會通過，事後沒有經審計院及國會的審核。究竟發行若干？實收若干？中飽若干？盜賣若干？均不得而知。只便宜了少數軍閥，官僚銀行和一般市儈從中營私舞弊。內國公債局，中交兩行，便是經理此項發財賣買的絕好經紀人，累得一班平民因此破產的不少。我們從約法上及財政原則上說，這種公債，實在無償還之義務。從事實上和人民經濟上觀察，亦無償還之必要。

爲什麼呢？因爲這一大批公債的持票人，不是一般平民，不是普通商家，乃是一班常在財政部，幣制局，官錢局，稅務處，內國公債局旅進旅退吃民膏括地皮的高等流氓和一班什麼督軍，省長，總長，總統，銀行經理，總裁，市儈等等的子裏。這其中有兩個原因：(1)因爲公債的發行數目不明，抽籤日期不定，政局擾亂，財政當局信用破產的緣故，價格起落往往不定。一般『理亂不聞』消息不靈的老百姓，絕不敢買存。如去年(十二年)金融公債市價，忽而六十元，忽而七十元，漲落輒在十圓以上。那時整理公債基金，固完全無恙，並不是因爲廣州海關問題而漲落的。金融公債抽籤日期，由安格聯一人及財政部一二人決定，換言之，即所有持票人的運命，都由他們支配，一般人絕不讓知道。所以抽籤日期既經秘密決定之後，某財政次長便買五百萬，某銀行總裁亦買三百萬，(見新聞報)而一般持票人，如在夢中，等抽籤前的一日方纔知道，已『悔之晚矣！』反過來說，若是基金不足或政局變動，公債票要跌價的時候，他們——官僚銀行買辦——決不會上當，而一般

持票人一定逃不了的。讀者試到北京上海證券交易所考察，便知我的話不錯。交易所中買賣公債票的人們，大半爲銀行買辦，錢莊夥計和官僚家奴一類東西，絕少平民的足跡。不但交易所如此，就是中國銀行發公債利息的時候，和北京春華茂各處買賣公債的場所，都不常看見有多少平民在那裏。足見公債票之維持現狀與否，簡直與金融沒有多大關係，與國民生計更沒有什麼影響。杭州商業公團竟說『全國人民鋒鏑餘生，各業廢輟之餘，所恃以維持生命者，祇此分持之內國公債，』真是江浙人所說的『像煞有介事』了！我們要問：在廣州關稅未截留以前，公債基金絲毫未動，何以金融，八釐，整七諸公債逾期兩次不抽籤？爲什麼『各業廢輟之餘』的全國人民沒有昭蘇？公債票究竟

是全國人民「分持」呢？還是少數官僚和銀行買辦「分持」呢？該公團（？）縱欲淆亂黑白，恐怕也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吧！倒是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老實，他在哀求安格聯的電報上說：『萬一基金果有動搖，則持票人血本瀕危……本所爲上海流通債票惟一機關，目睹情形，痛癢尤切。』

『誠然不錯，如果公債基金動搖，那麼你們操縱市價，擾亂金融的機會，又弱了一個。怎能不向洋大人安格聯爲秦庭之哭！』

但是你們要求維持內債基金是可以原諒的；你們爲北京政府張目，請外人『無論用何方法』干涉內政，是不可恕的。若進而淆亂是非，張大其詞以煽動國人替你們的腰包幫忙，更大可不必。因爲事實早已告訴我們，公債基金只與少數官僚市儈有關，與一般平民及商人是無關痛癢的。所以津滬銀行公會及銀行的機關報用那麼多的函電文章鼓吹，都沒有人理會。不但京滬及各省的法團公團沒有人應聲；就是各省——除漢口杭州南京——商人團體也沒有回響。這一點已足證明所謂公債基金不過這麼一回事罷了！本來你們手裏或庫裏現存的公債票，是用狠低廉的代價甚至無價承買來的，這幾年中已盤剝了一般鄉間持票的平民不少的利錢，償還與否似乎都與你們的血本不生關係。何苦這樣顛倒輕重？況公債基金整理案內，除關餘外，尚有（一）鹽餘，每年提撥總數一千四百萬元，應按月指撥

數目如左：

一月各七十五萬	三月八十萬
四五月各一百五十萬	六月一百二十萬
七八月各一百萬	九月各一百五十萬
十一月一百五十萬	十二月一百萬

(一)烟酒收入 每年提撥總數以一千萬元為度。如煙酒收入不足此數，另由交通部先于交通事業餘利項下，每月借撥五十萬元，即全年六百萬元。此在民國十年整理公債案內明白規定，天津銀行公會致上海總商會電中也曾說過。為什麼對於北政府抗不交出的鹽餘及交通收入，一字不提，而獨對於廣州關稅噴有煩言？查鹽務交通兩款，自整理案成立後，只交數月，以後并未照撥，截至十二年十二月止，共欠整理公債基金三千八百八十萬，若全數撥交總稅務司，照案整理，即沒有兩粵關稅，亦綽綽有餘。因照整理公債基金還本付息表十三年度應付之本息，不過二千九百萬元，列表如左：

三年公債	本 二、七七八、三四〇元
息	四一六、七五三元

十一年公債	本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息	六〇〇、〇〇〇元
八厘軍需公債	本 九二一、一五〇元
息	七三、六九二元

五年公債	本 一、一二五、四五五元
息	一、一二五、四五五元

七年長期公債	本 二、七〇〇、〇〇〇元
息	二、七〇〇、〇〇〇元

九年金融公債	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息	一、六五〇、〇〇〇元

理六釐公債	本 二、七一九、六一一元
息	二、七七四、〇〇四元

理七釐公債	本 六八〇、〇〇〇元
息	八〇九、二〇〇元

查償還整理各公債本息最多之年為民國十五年，亦不過三千三百七十餘萬元，而關餘鹽餘交通之項，合計除兩粵關稅不算外，亦不下四千萬元，儘足敷償還各債本息之

用。京滬銀行公會不應左袒一方，置北京政府動用兩千萬元鉅數于不顧，而斤斤于廣州一分之關餘。對內說，是直接破壞廣東建設事業，間接延長內亂。對外說，是放棄關稅主權，有歡迎國際共管的嫌疑。所以我們不惜瘖口噤音，為銀行公會商會盡一忠告。希望他們有最後的覺悟。

有人說：鹽稅被各省截留，除償還外債外，已經沒有鹽餘，交通餘利也沒有餘款可撥。這話是為北京政府辨護，與事實不符。查去年十月份鹽餘有三百五十萬，十二月份鹽餘除匯理扣留之外，尚有二百四十餘萬，足敷每月應撥之數。又查國有鐵路純益，民國十年四千二百七十餘萬元，十一年四千零二十餘萬元平均每年有四千一百萬元。而長期路債除德國部分業經停付外，十三年份應付本息，不過二千八百萬元，短期鐵路借墊款（包括築路債款及其他債款）不過八百餘萬元。兩抵尚可餘鐵路餘利五百萬元之譜。（見葉景莘整理財政計劃）而電報郵政兩項，除償付電政借款及郵政借款本息外，尚可餘百萬左右。是交通餘利項下，足敷整理公債案內按月撥五十萬元之數。查

鹽稅由鹽務稽核所保管，北京政府支取鹽餘須外人簽字。而交通部在外國銀行亦有存款。安格聯既有保管公債基金之責，則對於鹽餘及交通餘利，應向北京政府，稽核所及交通部各主管機關交涉提撥。銀行公會商會亦應嚴重責成總稅務司抗爭，或採用有效方法，直接向北京政府抗議，以貫徹原案。可惜銀行公會商會等無此勇氣，而只向主持公理，尊重主權的弱者——廣州政府——示威，還要說「並非專對一方為然，」「其誰欺？欺天乎？」

即就關餘一項而論，除償還上述六項外債外，北京政府每年動用不下千餘萬元。計開

海關經費監督經費六百餘萬兩

稅務司經管常關經費四十餘萬兩

水利局及防疫等經費共四百餘萬兩

外交部經費每月三萬六千兩全年共四十三萬二千兩

整理會經費（數未詳，見上海銀行週報）

以上五項，每年約共一千二百萬海關兩之多，崇文門關稅每年二百餘萬尚不在內。廣州海關全年不過三百萬餘萬兩，兩兩比較，已相差甚鉅。我們就丟開廣州爭關稅是

爲爭外交主權和謀地方建設事業等等充分理由不談，即單就公債基金而論，如要求廣州政府不用關稅，至少應責成北京政府退出年來所提用之關稅，方爲公允。不然，請免開尊口。

其實影響于公債基金的，絕不是廣州海關問題，乃是北京政府斷送之金佛郎案。查自民國十二年至民國二十五年止，每年須付法國賠款一千四百四十六萬一千四百零六個佛郎，付意國五百四十三萬〇七百七十二個佛郎，付西班牙二萬七千六百〇九個佛郎，是每年應付佛郎之數爲二千一百七十餘萬。按金紙之差，最近電滙沽價約爲四與一之比，若承認用金償還，每年損失國幣約七百餘萬元。現在金佛郎案尚未完全決定，而安格聯已照金佛郎滙價扣存，故關稅之數減少甚多，影響公債基金甚巨，從未聞銀行公會商會專電反對，我說他們不是有意袒北京政府，就是諂媚外人，這或者不是苛論吧！

寫到這裏，一個朋友對我說：『你認中國的銀行公會商會爲中國的資產階級，這是錯了。他們只會與北洋軍閥

官僚勾結，放高利債，販鴉片煙，假借官廳勢力，盤剝一般商民。真正的普通商人——小資產階級，對他們都恨之刺骨而無可如何呢，他們是靠北京政府存在而吃飯的。他們以買賣公債起家，現在的北京財政總長(?)，便是他們的領袖。銀行公會錢業公所的電報，一半是爲他們私人切身的利害，一半是北京政府所嗾使。他們正利用中國的鹽餘，大放其苛酷的借款。試看民國十二年內，銀行所借給北京政府的糊塗賬，共有一萬一千萬元現金之多。計有

- (1) 鹽餘借款 六千九百餘萬元
- (2) 車債 六百萬元
- (3) 崇文門庫券 六百萬元
- (4) 代政府兌中法鈔票 二百萬元
- (5) 一四鹽餘庫券 一千四百萬元
- (6) 烟酒庫券約 三百萬元
- (7) 秋節借款共約 二百萬元
- (8) 軍警借款共約 一百萬元

這些還只是各銀行聯合投資者，單獨投資的尚不在此

數內。利率平均總在二分左右，回扣之優厚更不必說了！你勸他們贊成民主革命，那是很遠的利益。他們怎肯對於這目前的利益割愛呢？

這話雖言之不免太過，但確與事實不遠。不過我以為中國的真正工商業資本家，總有一部分覺悟的。上海商報便常有獨到的論調，足以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至于那班銀行公會及現在商會的人們，大半是官僚資本家，不是真正的工商業資本家。近來一部分商人，對總商會銀行公會已有反對的醞釀，周佩箴先生便是不滿意他們的一個，茲將其致總商會函錄下，以證明中國商人贊助革命，並不是沒有希望。

敬啓者，金法郎案會兩上寸箋，度已早達記室，迄今數日，未蒙有所表示，正疑慮間，忽見各報載有本會致安總稅務司，及財政整理會檢電，展誦之餘，不勝駭異。查本會六月二十三日會員大會，對於北京政府早已否認，則凡有反對北京政府者，似當力予贊助。今讀檢電，一則曰以致粵省有詞可藉，再則曰兼

杜粵民口實，是直接破壞廣東政府，間接即是贊助北京政府，誠不知是何用意？查本會向例，凡用本會名義對外發表函電等件，應將原稿抄送各會董傳觀，經多數議董簽字贊成後，方可照發。此電關係重大，想必經過上項手續，然竊以為議董此舉，不特贊助北京政府，直欲推翻六月二十三日會員大會之議決案，竊意本會議董，不乏熱心愛國之士，決不致首鼠兩端，有此妄舉。報載云云，倘非事實，即請公函各報，正式聲明，以符六月二十三日會員大會之主旨。否則有人以本會有助北之嫌，向本會嚴重交涉，本會又何詞以解乎？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謹此奉達，即乞賜復為荷！此致上海總商會周佩箴拜啟。十二月二十九晚。

最荒謬的是漢口銀行公會電請洋大人『無論用何方法』阻止廣州截留關稅，大約是以外艦環攻廣州還不夠，非要求亡國不可。而上海銀行公會，竟指孫中山先生為南方軍閥，尤為該會利令智昏之表徵。孫中山先生為國家爭關稅

主權，不惜與外人砲艦奮鬥，這是何等勇敢！美公使在粵調停，孫中山堅持原議，不稍退讓，并再三宣言：『雖敗猶榮，』這是何等毅力！廣州關稅大半為廣州人所納之稅

——至少一大部分轉嫁于廣東人民。而北政府却用以清償各種糊塗公債，并提充北京外交部水利局等經費；而以整理案內之鹽餘及交通餘利為狀殺廣東人民之用。事之不平，莫此為甚。孫中山先生仗義執言，並挺身與外人帝國主義抗爭；一面打倒國內軍閥，一面抵抗國外侵略，這是何等熱忱！從這幾點看來，孫中山先生正是軍閥的敵人，是為全民利益而奮鬥的領袖，怎麼能說是軍閥？若專以軍事行動與否為軍閥與非軍閥之分別，那是絕大的錯誤。軍閥是什麼？我們在此下一簡單的界說：就是利用武力結黨營私，犧牲國家社會利益，以為自己個人及子孫謀永久享樂的人，都是軍閥。而孫中山先生却與此恰恰相反。我們不能不說上海銀行公會立言荒謬。

又有人說：廣州政府截留關稅，也將移充軍費，不免延長戰禍。（見上海時事新報和建設週報）這是不對的。

廣州的戰爭，不是孫陳之爭，是北洋軍閥與民主革命的鬥爭。戰禍所以遷延不絕，是因為廣州財政困難，而北方則利用關鹽兩稅購買槍彈。以致陳炯明方本仁屢次死灰復燃。要是北方把關鹽兩稅還之各省，廣州財政當稍為寬裕。戰禍不但不會延長，反可以縮短的。不但廣州戰禍縮短，就是全國所受軍閥蹂躪的痛苦時期，也會一樣縮短的。我想若把廣州關稅用作革命的軍費比北政府用為擾亂廣東的經費，總要好到萬倍。况廣州政府早已宣言，係為建設事業之用。計開

- (一) 改良廣州市政經費二百萬元
- (二) 建築省道經費二百萬元
- (三) 整理金融經費四百萬元
- (四) 修濬珠江經費一百萬元
- (五) 改良蠶業經費五十萬元
- (六) 設立農林試驗場經費二十萬元
- (七) 改高師為大學經費五十萬元
- (八) 改康記醫學為大學經費五十萬元

(九) 改良師範學校經費二十萬元

(十) 改良農業學校經費三十萬元

(十一) 遣送外國留學生經費三十萬元

據此則廣州截留關稅之動機，當爲世人所共喻。那班專門恭維曹錕吳佩孚陳炯明和捧洋大人的機關報，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國外侵略的形勢與國內軍閥暴虐的實況，不要一味坐在斗室中給軍閥助威！

總之：廣州海關問題，是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收回關稅主權的問題，不是局部問題。全國國民應一致援助并敦促孫中山先生令外交部徹底收回。

各種內國公債除八厘軍需一項外，都未經合法國會通過。法律上，國民政府無承認償還之義務。應由北政府負籌款償還之責。

公債票是在軍閥官僚銀行業者及市僧手裏，是以賤價或無價賺取的。根本與人民生

計及普通商民無關，事實上無維持之必要。

退一步言：廣州截留關稅，與公債基金并不發生影響。銀行公會商會應向北政府力爭鹽務交通及提供外交部水利局經費之關餘。不應本末倒置，爲北京政府辯護，甚至乞憐外人。

廣州收回關稅，係用爲建設中國之用。天津滬漢各處的商人銀行家應根本覺悟。不可再站在反革命的戰線上以引起國民對你們的反動而自取辱敗。

一九二四，一，五日

平民週刊

是山西政治社會改造的先鋒。每期二枚各大學號房代售

共進週刊

是陝西反對軍閥的健將。每期二枚。

孤軍第一卷第十二期要目（上海開北寶通路順泰

里十八本社）

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

肅清

評中國現在的教育并論「血性教育」的必要

壽康

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

倬章

對此時局國民應當準備犧牲！！

壽康

短評——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公敢）二、繫鈴解鈴

與盜鈴（一卒）三、為東京被殺中國人一哭（公敢）

四、「財閥盜閥同惡相濟」一卒

福建軍餉概觀

哀蟬

孤軍第二卷第一期要目預告

本誌過去一年之回顧

靈光

推倒曹錕與舊法新選

肅清

經濟政策的討論

一中國紛亂之經濟的說明

孟武

二、評一般資本主義者的偏見

靈光

資本家的生產之本質

初生

短評——（一）金法郎案的荒謬（二）上海各報對曹的論

調（三）反對時事新報的「反運動」（四）評威海衛草

約

歸國雜感

益增

詩——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沫若

阿彌陀佛

（附啟）本誌過去一年之回顧另行多印有若干取中

附有第一卷全目錄欲知本誌第一卷內容并本誌

宗旨知請即附寄郵票一分當可函送

每期價目一角預約者每卷一元郵費在外

新近青年運動的批評及今後希望

朱務善

滿清末年，政治腐敗；人民日日談維新而每苦無人才，有之，就是當時所希望的一般青年學生——大概是留日學生；民國成立，時局益趨紛糾，國民日日言改革而亦苦無人才，有之，也就是現在所希望的一般青年學生——國內全體學生。這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四五年間革命空氣最盛之時與民國八年「五四」而後學生運動方張之初，一般留心國事者所萬口一詞的話。即此次反直派在天津開始活動，聽說段祺瑞氏也說他從前失敗，由於不得多數青年學生之同情爲一大原因。但是青年學生爲甚麼被人家推崇，希望呢？

有人說：「青年是最活動的份子，最易感受高遠的理想，最易懂得每次大運動所產生的新要求；他們的心理還沒有鑄範爲一定的方式。歷史的新使命是最先達於青年之

前的，青年能給予革命的勞動運動以一種新鮮而又活躍的

熱忱與火燄，這些特徵是成人所缺乏的。若是青年要藉重

成人，那麼成人更要藉重青年了。」（這是俄國某革命家贊美青年工人對革命的勞動運動的一段話我以爲可以代表一般青年。）如德國社會事業的進步，由於學生，蘇俄革命的成功，也由於學生。原來學生大半年少氣盛，要是不受外物惡化，其服務社會的力量，當然甚大。然而事在中國，因政治的昏亂環境的險惡，往往以同一現象，發生異樣結果，中國青年，也許不能逃此例外。自北京數次政變以後，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因參加政治運動而墮落的，不在少數，因此假公義之名以便私圖者前後輩出。社會不察以爲學生團體，意見紛歧；利害衝突，因而內鬩。反對學生運動的人固然是更振振有詞，即便是愛護學生的人，也只好搖首三歎了。

我是一個青年，我以爲現在只有青年奮起努力於社會

運動才可以救中國，「以暴易暴」的政治運動，是沒有用處的。所以我對於青年運動，只日日望其成功；因為期望太切，故於青年運動的一般領袖人物觀察更爲周密，我且將去年因驅彭而起的政治運動及新興的一切社會運動論列一下，——其中有令人佩服的，有令人失望的，我此刻以極冷靜的頭腦與極嚴正的態度，將新近青年運動之進步及其欠缺寫出，使吾青年同志可以發爲深省。

我相信無論古今中外，凡是一種思想的演進，有創造者便有反對者；凡是一種事業的建設，有以此爲終身奮鬥之業，便有以此爲冒名欺騙的事發生，這是不能免的。但我總以爲稗草不足以傷正苗，我對於這種不良現象，不抱悲觀，只因勢利導使趨正軌而已，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團體成立或是一次運動開始，其中必有他們的根本精神；可是參加運動，列名團體的分子，多少總免不了有惡化的，由此可以得兩個教訓：

環境移人至深，最易惡化，我們初志在改造社會國家，那末以後向此目標的路才可走，否則絕對不幹，要

慢慢的養出一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作事精神！

凡一團體主動人，我們必時刻留心監督，群眾大會的時候，要不失辨別能力，務使醜行爲敗類，不能得志以逞，我們運動精神，始得一貫。

我爲此言，並不是主張所謂個性發展忘却了組織，也不是提倡古代奉爲至上的「清高」道德，但我以爲凡是一個團體進行，必各有其進行的共同精神——團體道德，我更以爲這個團體事業成功之大小，一視該團體各分子含有這種精神之強弱以爲斷，而且這種精神爲每個團體分子所必具備的，沒有這種精神，一定會失敗的，如「犧牲」「踐實」「誠毅」「勇健」「不要錢」「不怕死」……諸德，在曾左打洪揚時是彼此號召互相勗勉的，在孫黃推倒滿政府的同盟會，也是以此自勵的；在佛蘭克林華盛頓能做一番大事業，都是富有此諸德，在中國人最佩服的岳飛能以隻身敵金人，也是富有此諸德的；中國現在一般青年作運動，只聽見乾喊「革命」，「革命」而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到軍隊裡宣傳或

在社會上造出一件殺賊鏟奸的事業來，這就是由於大家缺乏一種進行的共同精神的原故，國民黨黨員變節而為他人的臣妾毫不以為恥辱者，也是由於缺乏這種精神的訓練，我固然不贊成以宗教式的道德拘束人心，可是凡作運動者必要有「見義勇為」不違宗旨的持守與精神。比如現在的國民黨，是以「革命」手段達到澄清內政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為天職，所以我嘗說不有許由視天子如敵屢那番決心而只想做官的人，不配當現在國民黨黨員，中國社會主義者，是為第四階級謀幸福而奮鬥的，所以蔡子民先生說不有一個不取的精神的人，不配講社會主義，這是我們作青年運動的人所要注意的。至於冒牌的吹牛的，我們須竭力攻擊。再說其餘一層欠缺，更容易證明，迄今各處青年團體，不是無形解散，就是紛爭不休，此即由於群眾平日不監督其團體的主動人而其主動人亦以此賣奸便私所致。

我們再來看日本和德國的青年運動之精神怎樣？日本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到近來已大盛，以大學生為其中堅勢力，我們只看看上次日本政府舉行大檢舉以前，早稻田大學

學生組織之文化同盟所生之軍事團騷動，便可知其魄力；德國青年運動。尤為可觀，其中派別亦多，即以社會主義的團體與和此團體對抗之國家主義的團體說，其同志各以萬計，組織嚴整，後者所持之宗旨雖極陳腐反動與意國法西斯黨一樣，然其敢作敢為的精神，實同前者，可以為我們的圭臬，不像我國青年多半只是筆尖上嘴唇間談革命而身則佔在一邊，所以不論他們的口號怎樣高怎樣徹底，仍是無用。一般人稱贊「五四」運動而不注意這次學生幹的政治運動，原因在此。其實「五四」運動之發生，因一時受了胡適陳獨秀諸人革新文學的影響，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當局，又利令智昏不似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畧中國之善於彌縫善於遮飾，故以巴黎和會條約之簽字與青島利權之喪失，於是才激動氣昂昂的學生而演出趙家樓一役與全國罷課罷市之空前絕舉；這次運動充其量不過是偶爾而起的一種愛國運動，事前既沒有大的準備，事後也不能接續奮鬥，比德國的國性青年同盟還差一着呢。

新近青年運動，其見解實比從前進步，把一國的政治

情形世界大勢，分得清晰明確；他們的組織，也比從前不同，如社會主義青年團民權運動大同盟民主主義同志會等。都是有系統的最嚴肅的青年運動機關，迄今他們還是在

那裡猛進未止，在此黑暗時代，居然有這般覺悟少年起而以繼續不斷的以社會運動自負，此真是令人佩服。德國青年工人協會初亦不過是偏於工人方面的青年運動團體，他們經過長年的努力，至今也打倒了帝國的勢力其部長 *Reich* 就是現在德國總統，所以我對於中國初起的這般有志氣有能幹的青年，抱很大希望。其次再談組織，本來中國青少年有經過大團體的訓練，所以就少有了解組織的觀念；有的太不懂組織，有的太昧於組織的真義。每逢開會時，總有人因意見不能通過或因一時感情，便退出會場甚至脫離團體，常常影響大局，而昧於少數服從多數主義，這就是根本不懂組織；不然，就是忽略了組織的根本精神：比如因欲使機關靈敏發達足以隨時應禦外敵採用中央集權制，那末凡下級機關均須服從其上級機關的命令，各個分子，更須絕對聽團體指揮，這才是集權制天經地義不可變

易的精神。但是我們要知道凡是採用某種組織，那種組織必有他的固有精神，我們不能舍其精神而徒利用其形式，這是在群眾運動中做領袖人物所要注意的。

以上係我對於近年來青年運動之拉雜批評。我們更進而攷察我國政治情狀：萬惡軍閥，橫占了半邊天下，無恥政客日日播弄於內，如狼似虎的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勾結於外，表裏為祟，使民主革命到今日還未成功，致使中國或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這種狀態之下，想發展實業振興教育，救濟社會，改良民生，是絕不可能的。可能的辦法，就是要首先除去上述的障礙物，這當然不是空談，不是愁苦所能了事的，更不是印度哲學孔子教義以及「月兒」「心兒」「伊的愛」「愛的淚」一心的表現所能辦到的。我希望太戈爾到歐洲去多住幾年，我希望他不來中國；我們此刻所需要的文學，只是革命的文學，我們此刻所要做的事業，只是革命的事業！

青年諸君啊！我們要土耳其的基瑪爾的將軍，不要印度的太戈爾詩聖！看呵！橫跨歐亞的君士但丁堡不是新覺

的土爾其共和國的雄都麼？聽呀！恒河側畔的哀吟，不是亞利安民族二萬萬人受宰制于英帝國鞭撻之下的苦呻麼？

？醒醒！青年！毅然決然加入革命的團體向前去幹！

上海書店啓事

社會科學會諸君為普及社會科學知識於國人起見，現分任編印各種社會科學講義託本書店發行，辦法大略如左：

- 一、每月發行講義一次，定價大洋五角。
- 二、全年十個月，預交者收價大洋四元。
- 三、每月有六種講義，字數在八萬以上，合訂一冊，兩年出完。
- 四、第一期之講義為社會學，社會哲學，社會進化史，經濟學，社會問題，社會思想及運動史，國際政治等。
- 五、各處向本書店直接購買者，須於每月一日以前寄足講義費；向各地代派人購買者，亦須按期納費，由代派人轉交。但定全年者其費須直寄本書店。
- 六、本書店對於一切直接定購之個人及代派人，均須收足講義費始能發寄，空函索寄者，恕不答復。
- 七、第一次講義準於民國十三年正月出版。

上海小北門外民國路振業里口十一號

上海書店白

新民國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新近青年運動的批評及今後希望

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定價三角)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目次：

- 階下囚 鄭章之
 詩 曹靖華
 狗熊(劇) 柴霍甫著 陶畏巨
 荒漠裏(文學評論) 陳獨秀
 科學與人生觀序 瞿秋白
 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 蔣光赤
 經濟形式與社會關係之變遷 周佛海
 社會之現在及將來 張秋人
 列甯論臘狄客著 周佛海
 馬克思之資本論(讀書錄) 周佛海
 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 屈維它
 俄國新經濟政策(山川均著) 王國源
 法國工人運動史略 史黎雲
 共產國際一九二三年大執行委員會紀要 陶施父輯
 俄羅斯無政府黨宣言 張國燾譯

總發行所 廣州司後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上海代售處

上海書店
民智書局

五

學生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使命

李漢樵

中國數千年的專制政體，直到辛亥革命，方才成爲共和國家，這不僅是政體改變，即國體亦改變了。革命一事，少數人或者認爲是可怕的；可是我們每天在報上所見，革命風潮，無時無地不是鋪張瀰漫，方興未艾。

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的良窳，直接間接都會影響到社會及個人的生活。政治革命的動機，常常隱伏在社會及個人的生活不安裡面。若是人類感覺到政治不良，革命運動，就可以爆發。清代末季，皇族專權，塗炭人民，內政不良，外交失敗，共和立憲，磅礴世界；當時孫中山先生創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聚無數青年同志而從事於革命事業。雖然一蹶再蹶，可是矢志不撓，所以辛亥八月武昌一舉，全國響應，民主共和國如星乎成立。

中國的國體雖變，可是變者其名不變者其實。十二年來，政象日壞；造成辛亥革命的亂源，到現在依然潛伏著

一觸即發，而負革命重担的青年，也就責無旁貸了。

一、革命的原因與現在的青年

滿清末造革命原因的雖多，可是都是清政府自己釀成的；革命成功，國體改變，但是握政權的人，仍是滿清餘孽，腐敗官僚，與無惡不作的北洋軍閥。在這十二年來的內政外交和財政，反退化到前清還不如的狀況，簡直使國人不滿意。這又是造成比辛亥年更偉大的革命的原因。青年們！北洋軍閥是國人的公敵！是革命的罪魁！我們若與他們同流合污，是青年的自殺！青年是現在和將來有希望的人物，不可自殺，要起來爲全國人與軍閥鬥爭！爲將來的中國留一綫光明！我且先將十二年來他們的政績，表彰出來：

自元年孫中山先生下野後，繼任的人就是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二年因宋案及大借款事，引起江西獨立，皖粵

湘閩繼之。戰爭綿亘數省，不幸昏庸無知的黎元洪甘心投袁，以致袁氏得勝，於是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驅逐國民黨員於政治生活以外，國會因之休會。三年用政治會議停止參眾兩院職務，解散各省省議會。四年指使楊度組織籌安會，違反憲法，變更國體。假造民意，召集國民代表會議，以遂其帝制自娛的野心，於是蔡鶚回滇，宣布獨立卒死袁氏。五年張勳倪嗣冲組織省區聯合會，監視國會。六年張擁兵進京，迫令解散國會，實行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重行組閣。七年召集非法新國會，選舉復辟黨首領徐世昌爲非法大總統。八年各省公團主張解散新國會，置之不理。直魯豫蘇鄂因山東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條，外交公開，言論自由及解散安福俱樂部諸問題，派代表來京請願，被警所拘押；而北京學生講演，亦被政府捕去。九年禁止學生干涉政治，解散北京學生和教職員聯合會。北洋軍閥因分贓不勻，裂爲皖直二系，不惜塗炭生民，實行開戰。十年鄂省主張自治，蔣作賓孔庚等聯絡湘省組織自治軍，吳佩孚不惜決堤以溺數萬無辜百姓，而

摧殘自治；十一年軍閥爭權，引起奉直戰爭，吳以軍閥資格攆走徐世昌，推黎元洪出任總統，京漢工人開會而被禁止；工人爲爭自由罷工吳命軍隊包圍，四面閉鎖，慘殺工人數百。十二年攻川，攻閩援粵援湘破壞和平；指使馮玉祥王懷慶等攆走黎元洪；賄買議員，投票舞弊，選舉曹錕做總統。以上各種事實，如從前之袁世凱段祺瑞，現在的曹錕吳佩孚等都是一個北洋軍閥系賂傳下來的，十二年的政治，完全他們包辦，包辦的成績，又是如此，除麻木不仁的國民和卑污的政客官僚外，想決不至爲他們諱言其惡。

中國外交的恥辱，更不勝枚舉，外交當局，甘願爲軍閥走狗，只知奔走借款，從中漁利，毫無外交計劃，喪權辱國，亦所不顧！民國二年英國對西藏之要求，至今尙成懸案。三年歐洲發生戰爭，我國曾宣布中立，而日本竟在我國中立區域之青島開戰，外交界對此置若罔聞。四年袁世凱帝制，一般軍閥重視利祿，德惠變更國體，使日本得乘機要求二十一條，強迫承認，成立中日新約，喪權辱國

，莫此爲甚！十六年被日美要挾，對德奧宣戰，甘爲他人利用。七年與日本訂陸軍共同防敵的軍事協定，做日本的傀儡。八年因青島問題辦理不善，引起全國學生風潮，北京各校拒絕直隸交涉游行講演，被捕四十二人送交法庭定罪；日人在山東拘禁學生並徵收人畜稅，有喪國體，政府亦無辦法。九年俄國勞農政府宣布放棄在華權利，外交當局受英美法日之壓迫，無從辦理。英美法日組織對華新銀行團，操縱中國金融，實行以經濟而亡中國的政策，不知死活的政府，屢向他們借款，自蹈陷阱。十年美總統發起太平洋會議，而實行平均宰制中國的陰謀，不料中國反與周旋，不啻默契外國帝國主義之侵畧政策。最近有一椿狼可笑可悲的事，是不知恥辱的外交當局顧維鈞和一般無聊之徒，在北京中央公園替宰制中國的洋大人立碑：我在上海外國公園門前見有「華人與犬不准入內」的通告，豈料北京的中國公園，反替洋大人立碑，把中國的仇敵當作恩人，這般無恥敗類，倒行逆施，實在可悲！今年日本應歸還之旅順大連及英國租借威海衛問題，毫無辦法。臨城一

役，處置不當惹起國際共管鐵路之意。最近粵海關事，外國無理的干涉政府以南方政治關係，甘心受辱，並不嚴重抗議。俄國會宣言放棄前帝國在中國侵畧得來的一切權利，並派代表越飛來京接洽，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指使，始終延期，不正式交涉。最近俄羅斯又派代表加拉罕來京，而王正廷仍然拖延，其中黑幕，已被北京各報揭破。英美法日是以經濟侵畧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國家，俄羅斯是亞洲唯一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國，牠是幫助中國而反對帝國主義侵畧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國家爲着本身利益計，故拚命的反對中俄的聯合，不幸中國的軍閥，政客，和官僚，又勾結帝國主義的國家而爲宰刮人民的工具。中國的報紙大多數爲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的軍閥所包辦，對於俄國的精神，及俄國對中國的真誠態度，完全被他們作種種反動的宣傳，以致國人不明真象，而阻止中俄民族的聯合。中俄會議之不能開議，原因在未得東交民巷外交團的許可，這就是外交不能獨立的証據。中國要外交獨立，要脫離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第一應首先承認俄國，而爲中俄民

族的大聯合！東交民巷不僅主持中國外交，內政亦操縱於無形，故東交民巷有太上政府之稱。現在的青年應認明各國的內容如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如何，各國對中國一舉一動的背影是什麼？在此中間，要分析得清楚明白，誰是中國的仇敵；誰是中國的朋友？決定我們的態度，而從事大聯合運動，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最近外交界爲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等助長軍閥爲惡的事實，更令國人「永矢勿忘」！中國的外交，翻閱外交史，簡直是一部恥辱史！彼一般外交當局，對於相手國的內情如何，列國間的形勢如何，平時固然絕未留心，卽事後也終未明白，當外人恫嚇要索的時候，只知以所受的恫嚇，轉而恫嚇政府和人民，以冀自脫於目前的苦境，卽使國脈民命所繫，亦復破甑不顧，絕不爲將來留點餘地，這種種情形，想國人亦不至爲外交當局諱。

民國十二年來的財政，總是入不敷出，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債。借債用途，非購械，卽作軍費，愈借債，愈招兵，愈招兵，愈借債，如此其不變爲埃及印度者幾希！民

國元年比國借款有壹百二十五萬磅瑞記第一第二兩次借款七十五萬磅克利斯浦借款一千萬磅，實交五百萬磅，發給軍需公債五百七十七萬餘元；二年善後大借款因限制太嚴未成，如是瑞記第三次借款及奧國第一第二兩次借款先後成立，其數爲三百五十萬磅；民二預算收支相抵，實虧八千二百五十萬五千六百四十元，乃先後發行三年六厘公債票二千五百萬元，儲蓄票一千萬元，奧國第三次借款五十萬磅，中英公司借款三十七萬五千磅，狄思銀行借款四十萬磅，繼又借中法實業借款及中法銀行欽渝墊款共法金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一萬五千五百法郎，至是外債合之元二年已增之四萬萬元之譜。三年收入轉旺，仍因軍費入不敷出如是募集四年公債二千六百餘萬元。至五年滇黔首義，袁氏又復興師窮透，虛糜巨費，當時財政狀況，又岌岌不可終日，除各種收入外，實虧約有八千八百餘萬元之多，本年財政狀況，受袁世凱帝制影響不小。自袁氏死後，張勳復辟，勞師糜費，迄無定日，加之軍閥主張武力統一，轉戰經年，毫無餉糈，如是濫借日債喪失國權，如日本銀團墊

款三千萬元，電報借款二千萬元，吉會鐵路墊款一千萬元，鑛林借款三千萬元，滿蒙鐵路墊款二千萬元，濟順高徐鐵路墊款二千萬元，就此共借日債一萬五千萬，其他零星之日本小借款，尤不在內，結至八年六月，中國所欠長期短期外債，共有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四十二元八角九分。截至十年止中央政府內國公債共計實募債額有二萬九千九百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元。再就財政部交通部由外債統計，（詳見張英華財政芻議及北京銀行月刊第二卷第十號第十一及十二號）財政部截至十一年九月底止所欠有無抵押內外債款本息合計二十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七萬五千元。交通部截至十一年十二月止內外債約計七萬萬元。（關於中國詳細內外債及十二年來財政詳細狀況當另作文發表）。中國十二年來北洋軍閥窮兵黷武的工具就是內債外債，助長軍閥的，在國內為國內銀行，在國外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

綜以上之內政外交財政的情形，北洋軍閥實為厲之階，北洋軍閥背後是帝國主義國家。在這兩重壓迫底下，好

政治無希望了！最感痛苦的是青年，尤其是一般勞苦民衆，青年為本身利益計，為全人類幸福計，應與此造革命原因的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國家抗！

二 最近的將來革命與青年

北洋軍閥在中國惡政治中間，已有相當的勢力；是與北洋軍閥立乎反對地位的國民黨，在歷史上已有幾十年的成績，在現在地勢上也有對等的勢力。北洋軍閥一方面造革命原因，同時，因造原因的結果，又為反革命運動的先鋒，而為革命的障礙物；國民黨一方面為民主主義而革命，同時，因完成民主主義的工作，就要為根本剷除北洋軍閥的勢力而革命。現在的青年不久要入社會，還是同流合污，繼續北洋軍閥的事業呢，抑知北洋軍閥之惡國害民，思有以報之呢？換句話說，就是青年在國民黨與北洋軍兩派中間，必取其一。與北洋軍閥同流合污，青年或所不免，然此非作者所希望。北洋軍閥的罪惡，人民已不堪其苦，若青年繼續其業，則中國的前途，『依於胡底』！青年為中國前途計，為人類幸福計，應加入國民黨，參加革命

運動，爲最近將來革命的先驅！

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於國民黨，中間雖經北洋軍閥武力的摧殘，阻止他們的進行而演成現在的局勢，而國民黨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依然如故，因爲牠不是想在現政治底下活動的政黨，牠是本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反對北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而革命的革命黨，現在的青年，既不滿意於北洋軍閥的專橫，又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應在一個革命旗幟底下，結成聯合戰綫，而與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抗！青年應負最近將來革命的使命，正如同辛亥革命以前的青年負推倒滿清建設民主國家的使命一樣。同時要完成他們未了的革命工作，繼續的爲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求最大幸福而革命！

三 將來的政治與青年

現在政治舞台上的軍閥政客官僚，他們不久要受天然的淘汰，或者以青年的勢力，不久也要驅逐他們出境。那末在將來的政治，無論如何，是要落在青年人的手中，這是必然的情形。其實現在握政權者和甘願做他們走狗的人

，當他們青年的時候，何曾不是同現在的青年一樣，站在廣衆講台的上邊，主張改革政治，提倡革命，恐怕比現在一般青年還要說得漂亮；到了一握政權，立刻換了一幅面孔，所謂改革，所謂革命，早拋在九霄雲外了！拿最近的國會議員來說，他們從前大半都在南方隨從中山先生做革命運動，並且加入國民黨服從主義；不料他們一走到北方，不僅僅對於本黨黨綱不進行，且椿椿做的是違反黨綱的事，甚至於受賄選舉本黨的仇敵北洋軍閥首領曹錕做總統，荒謬絕倫，莫此爲甚！青年人格，已被他們宣告破產！究竟現在的青年，將來是否能比以前的青年好，這到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參加過青年的種種運動，所以我敢大膽的說：『青年在社會上是狠危險的，在數十年或百年內，中國政治的清明，恐怕無多大的希望！』因爲意志薄弱的青年，很容易變壞環境的引誘；再則掛信仰主義假面具的青年，在社會上運動，主張革命，並不是爲着眞事實而運動，也不是爲着眞革命而革命，多半爲着他個人的利而運動，而革命

；還有多數的青年，贊成某種目標而參加運動，常常因為

倒」。

沒有得作重要的位置，或與他個人利益衝突，立刻可變其贊成而為反對的態度，這一類的青年，實在可悲！在現時壞政治中間，一般無信仰，無把握，為着虛榮和私人利益而運動的青年，最易受人利用，引誘而流為惡政客和官僚，革命的運動和青年的人格，都被他們打得粉碎，這是何等的危險！他們正因有真實主義信仰的青年，不能在現時惡政治底下生活，拼命向政治裏面進攻，活動的結果，立刻可變為政治舞台上的主人翁繼續軍閥的事業，所以說在數十年或百年內，中國政治的清明，無多大的希望！

社會上對於青年痛恨的心理，固所不免，「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青年本身，也不免使人有痛恨的可能。現在的青年既如此，將來的政治又如彼，豈不是前途的光明，絕望了麼！否。否。要是一般有為的有主義信仰的青年，起來打破現政治，從事革命，根本掃除社會引誘的勢力，而建設新的國家！同時做訓練青年的運動，為將來的革命和未來的政治而培植人才，未始不可「挽狂瀾於既

我在以上所舉的青年，分析起來有三種，一種是有真

實信仰主義的青年，一種是有信仰無真實把握的青年，一種是事信仰且無把握的青年，以現在青年的種種事實和行為，證明青年實缺乏修養的能力，故在後兩種中間的青年實佔多數。現在所希的是要前一種青年努力做革命運動，同時做青年運動，使得後兩種的青年同化，而本乎信仰改造政治，則政治前途，庶幾有點希望！

結 論

北洋軍閥政治及國際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內政外交財政，已經指示國人說：「他們是人民的公敵，我們青年應努力奮鬥對他們下總攻擊，根本剷除他們於政治生活之外，而為人類謀幸福！」我們剷除他們的方法，不是同他們妥協，希望他改良；也不是空空吶喊，不去實行；是要引導國人實地做革命工作，參加最近的將來革命，尤其是青年應該負擔參加的義務！我們看看各國的革命史，就知道革命是青年唯一的使命！既革命以後，我們要奪得政權，要

依着我們的信仰，根本改造政治。否則！如國民黨流了不多的血，犧牲了很多的頭顱，反把政權讓給北洋軍閥，此固表示國民黨大公無我的精神，然結果人民受了無限的痛苦，把前功盡棄，此固可悲，然也是將來革命的好教訓！

現在的青年，應有主義的信仰，因信仰是一個人修身立身行事的標準；信仰也就是「志」，所以古人說「人無志不立」。我們在將來應本乎信仰而改造政治，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改變社會對於青年痛恨的心理，為將來的青年留一綫光明！

建國方略

孫中山著

中山先生，本其生平數十年之研究閱歷，創作此書。內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種。皆對中國現症立說，深切至要，凡欲革新社會，改造中國者，不可不讀此書。價值一元。各埠書局，均有寄售。

國民黨牠不是箇政黨，牠是根據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及立法，司法，行政，警察，考試五權憲法的革命黨，牠是想完成中國為一個真正的民治共和國家的革命黨。牠在理論上有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根據；在事實上民治共和國的制度已普遍歐美，正如同社會主義在理論上以共產而謀全人類的幸福為根據，在事實上有俄國做先例；只要現在的青年在一個革命旗幟底下，努力做一番革命的工作，革命的成功，真正民治共和國的實現，是可能的。

孫中山先生十講

本書彙集孫大總統年來十次大演講而編成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計畫，敵國政策，闡發詳盡。現在革命思潮，磅礴大地，國民手此一編，宛如在講壇下親聆革命領袖發揮議論也。

上海民智書局總發行

太平洋 第四卷 第四號 內容如左

- 二百週年紀念斯密亞丹小傳
- 代議制發達小史及在中國應行改良之點
- 俄國在亞洲之行動
- 中國可以退出萬國聯盟嗎
- 國家存在問題
- 德國賠款問題
- 國際戰爭的原因
- 長時方言考
- 土匪大王
- 靈魂之探險
- 車中
- 詩相思辭等
- 漢譯科學大綱
- 上海金融市場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

- 楊端六
- 唐德昌
- 戴修駿
- 松子
- 張效敏
- 皓白
- 耘子
- 楊樹達
- 西澄
- 楊袁昌英
- 白蒲
- 會仲鳴
- (林)
- 楊端六

革新評論 二期目要

- 理想的多數黨.....王恒
- 造黨的基本條件.....王恒
- 俄羅斯文壇與革命.....彭學沛
- 遼瀋本城一之王安石論.....有壬
- 三民主義與婦女問題.....潘拊康
- 廣州國稅問題.....遂石
- 孫少元與章行嚴辯賄.....遂石
- 讀過『國家主義的教育』以後.....王恒
- 介紹『中國青年』.....王恒
- 南游隨筆(二).....震亞
- 國有各路負債之調查.....記者
- 詩三首.....鄧孝情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通訊處

上海巨額達路
松鶴里十七號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
民智書局



中國青年週刊

第三十期

已出版

每冊大洋二分，預定全年九角。

總代售處 上海民國路振興里口上海書店

帝國主義的政治

英國白雷斯佛作

劉仁靜節譯

譯者按此文是譯自英國白雷斯佛所著的『黃金和鋼鐵之戰爭』的第二章。此書雖出版在九年前大戰開火之前三月，但其分析帝國主義的起源，發展，性質與其侵略之方法，頗為詳盡透闢，且其文字亦流利動人。當此我們高呼打倒國際帝國資本主義之時，我們似有明瞭帝國主義內容的必要。則此篇實可一讀。同書之第三章用實例證明此種理論，已經譯載前鋒第二號，讀者亦可取而參攷。又此篇所述，僅係戰前之帝國主義，至其在歐戰以後的變化與其形態，與我們打倒的地方，當俟專篇詳論之。譯者誌

近日的政治家總愛講秘密外交。在他們看來，外交在民主主義時代是不能依科學的方法處理的。於是外交的事務都讓一個很小的階級無監督的放手操縱，伍他們的個人的利益，變幻的私意，相互的敵視等原素橫行。舉例言之，克里米亞的戰爭是由於法國路易拿破崙痛恨俄皇，和英

國駐土耳其公使的欺詐所釀成，當時的首相與外交總長都會盡力維持和平反對戰爭。十九世紀末葉德法關係的緊張也是由於德國凱撒朝廷的軍官好戰的虛榮和野心所致。其中的瓦德西將軍，鬧不起一個歐戰，到晚年出征中國才滿足他的確心。日俄戰爭的秘史更是清楚的證明個人，原素在外交上的活動。據苦魯泡特金的自傳，戰爭的原因是俄國拒絕履行撤退北滿駐兵的許諾，而且她更謀侵入朝鮮北部的日本勢力範圍。這自傳說明俄皇的許多閣員都贊成撤兵，且反對侵入鴨綠江和朝鮮。但他們失敗了，因為鴨綠江一帶的森林企業吸引許多王公大臣的冒險。這些森林的富源在一八九六年讓渡於俄國的到了大公爵及俄皇的好友某朝臣之手。他組織了一開採森林的公司，有許多王公大臣做股東，俄皇亦曾投資二十萬磅。遠東總督西勒克謝夫將軍是這朝臣的親信，他不顧國內閣閣員的意見，逕將

這森林企業認爲帝國公司。決心佔領鴨綠江流域，不惜爲此與日本開戰的，不是俄國人民，也不是俄國的官僚，而是那一些極少數利己的朝臣，他們利用國家的財富發展私人的金錢目的。

外交與投資

只要外交在少數人手中，任何時個人的幻想即可傾覆關於全國家利益的計算。全國利益是什麼。自然沒有微積分可以計算，私人利益積至若干時方成爲全國的利益。但是有些定律由外交家一代一代的相沿，遺傳下來的。他們說外交的第一任務是保存全國的自由與獨立。次要的就英國言，是保存海上商務自由的義務，這是全國的利益不僅因爲出口貿易對我們重要，和世界貿易的載運的一半在我們手中；而且因爲我們糧食供給全賴海上的自由。還有在中立市場維持門戶開放以發展我們的貨物貿易，也是屬於全國的利益。這是直接間接與全社會有關的。但是當我們研究外交的義務是在「保護」旅外的僑民時，辨別那是私人的或全國的利益時就真有點困難了。保護的意義很寬泛的

一個字可以由保衛人民不受身體的毆辱到鼓動他們尋求讓與的權利。這字的意義起源於十八世紀。我們因爲西班牙的官吏在西印度割去船長仁金氏的一隻耳朵而與西班牙宣戰。但現代的帝國主義所關垂的仁金氏，他的耳朵從來不會發生危險。他是因爲投資而要求保護。此種原則的現代擴大應用始於一八五〇年巴麥斯頓的有名的演說。她的意思是說在外居住或貿易的臣民應當請求外交的全力援助，於必要時亦可訴諸武力，不僅保護他身體的安全而且若是他的物質利益受某國人民或政府的危害時亦應加以保護。守他說：

「同羅馬人在古時因爲他能嫻羅馬法律所以不受人侮辱一樣所以一個英國人不論在何地方，英國能以閃閃的目光和強有力的軍隊保護他不受冤屈與虐待。這件事英人應引以自豪。」

巴麥斯頓所引以定此原則的一個例不幸太與英國的全國利益隔得遠了。一個住在雅典的葡萄牙人暗中用方法取得英國公民資格，對希臘政府有種奇怪的賠償要求，他拒

絕在希臘法庭訴訟。呼救於英國外交，卒使英國遣一艦隊到派里歐島嚴厲的要求解決。巴麥斯頓的主義，在當時是使人側目的，現在却變成列強的不可侵犯的教義。爲擁護羅次齊爾德及其他股東的利益，埃及初則爲英佔領，繼則爲英吞併。爲報山東人殺德國教士之仇，膠州海港及其附近一百英里的內地爲德人所霸佔。爲保護投機借款的債主，在希臘實現了外人的財政管理。爲滿足銀行家對克斯托

政府的要求，德英海軍聯合進兵危地馬拉（譯者按此乃南美洲之一小國）。波斯的人民反抗君王，有內亂時，俄國得着英國格雷子爵的同意，即進兵波斯國境，藉口於防戰亂對俄國人民有何意外。土耳其的近世史更告訴我們法國因勒索土皇所欠二銀行家重利盤剝的外債，她的海軍進兵到米的林島。極端的例便是我們的南非戰爭了。我國的人民與克魯格政府所爭非一而其重要的約有二點：（一）礦業反對我們的礦產壟斷（二）英國人要求容易脫離英國國籍以取得保爾民國的投票權。巴麥斯頓的主義沒有比這更奇特的解釋的。他們爲剝削廉價的勞動而欲獲得政權，因此不

惜脫離本國國籍變成南非的野蠻人，但這種退出帝國的人，還得着帝國的幫助其力爭此種要求，這不是巴麥斯頓主義的很奇特的解釋麼？總之飄流在外的資本總想在用牠的那地方統治那塊領土。平常牠也以非正式的外文機關爲滿足，假如嚴重一點；牠即要求某種形式的外人管理，或由外國雇員或由外國委員會。在南非州牠即想用外國人民混入投票操縱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了。

應用巴麥斯頓的此種原則只在牠惹出大難，訴諸武力時才易引起人注意。但若公開的，用過一次武力，近代的帝國便可一百次的用較爲平和的手段達到同樣的效果。若是一個強國施過一次懲戒，牠可支配幾年，無須重複的此種教訓。外交在國外的第一義務是保護人民的利益，這些利益是集中在大銀行手中。這些銀行又與許多尋求讓與權以敷設鐵路，開闢商埠，建立工廠，開挖礦山，供給軍火，承購債票的資本家合作。『保護』在此等地方的意義不僅是壓迫那些與我們的銀行家講生意的軟弱和不謹慎的政府，牠還含着扶助其與列強競爭的意義。在土耳其，兩個

敵國的公使館競爭讓與權，外債與定貨單如同公司一樣，而且將政治與金錢紛糾的混在一起。法德駐君士但丁的大使爲從克魯索（法國兵工廠）或從愛森（德國的）供給土耳其軍火的問題不斷的衝突。銀行也加入此種競爭。現在的普通程序是土耳其由法國或德國銀行供給一筆外債，其條件是將此款用爲購買克魯索或克魯伯的砲火。奧國也會在與塞爾維亞訂關稅條約時以購買奧國大砲爲條件。

要使這種複雜的交涉有成功的希望，列強必迫而參加其幫助銀行家掠奪的那一國的國內政爭。我們偏袒一方我們希望他得勢，並且有時爲之計畫。但他們若失墜時，我們即懲戒推翻他的那一黨。基亞米爾之在土耳其，袁世凱之在中國都是著名的親英派。他們在泰晤士報看來，是在他們國家中唯一可靠的改革家，倫敦城的意見也恭維他們的『自由主義』當他們失去政權之時，泰晤士報立刻對於土耳其和中國的前途失望。比方在袁世凱前次失去政權之時，一筆三百萬磅的外債和鐵路讓與權落到德國人手中而不歸於英法公司，我們的公使立刻抗議此協約之簽字。抗議

無效時，泰晤士報的北京記者即預言此種結果將『喪失英國政府的同情』，中國以後遇外交有糾紛時，不要望她的『幫助』。（一九〇九年四月九日）那就是說我們希望政治的幫助可以經濟的賄賂的代價得之。換言之我們出賣我們的『扶助』。這種政府幫助讓與權的競爭者在今視爲常事。泰晤士報公然說政府只要認爲有利益，即應自由扶助她的人民攫取鐵路及工業的讓與權。這種意見令我們回到最初的一問題，甚麼是全國的利益？一部分資本來利用殖民地本地廉價的勞動，製造那前在瓦林頓依工會所定工銀製造，用英船運往中國的肥皂，這種事會使全國人民的利益增進麼？這不容易使瓦林頓的選舉人感覺他們的納稅是白用得『保護』這種企業麼？此一切惡行毀損國家的交際，侮辱本國的自尊與中國的獨立。況且我們全國所維持的權力與尊嚴應該用得爲私人的冒險投機家爭取利潤，這真是曲解國家存在的目的。讓與權的獵取與掠奪弱國的富源逐漸變爲政府的企業，國家的生意。我們是經營帝國的生意，有國旗做必不可少的保障，但是利潤都到了私囊。

此種帝國的生意有一種嚴重的結果，牠使我們常與那些代表其他銀行家爭同一讓與權的列強，不斷的衝突。製造國際間的惡感的，不是賣貨物的商人的敵視。商人很少求外交的援助以取得顧客。講到讓與權，外債，壟斷等事，使歐歐洲的銀行家與外國政府接觸，困難即發生於此。列強都感覺相互的敵視不可忍耐和發生危險了，力求避免，遂有特殊剝削地域之劃定，名曰『勢力範圍』。此種一國的獨占爲其他競爭的列強所承認時自然減少不少的衝突。歐洲的協調犧牲被剝削國家的獨立以保全。而取得獨占權的強國即可任意命令地方政府，常欲管理其財政與組織其警察。瓜分波斯便是此種發展的最有名的例。我們將揚子江流域認爲特殊勢力範圍的要求尙未得列強的承認，將來我須一次戰爭才能決定。在土耳其，非正式的勢力範圍瓜分比中國進步得多。我們可以大略的說敘利亞是法國的，安那托列亞是德國的，亞門尼亞是俄國的，美索波達利亞及亞拉伯是英國的，將來或者西利西亞是意大利的。在拉丁亞美利加，此種競爭又發展成一新形勢，威爾遜總統

提出門羅主義的新解釋，意思說歐洲的資本家要在美洲獲取讓與權，他是要遭美國的反對。威爾遜總統是一理想家，他的意思是說許讓與權給外人是危害本國的獨立。就實際上看，這種主義即是反對歐洲的銀行家，幫助美國的銀行家的意義。若是這主義嚴格實行，那即是美國包辦獨力侵畧南美洲的。歐洲是不易對那主義同意的，美洲將變成土耳其及中國一樣的競爭場。外交在此種競爭場合是變成煤油托拉斯，鋼鐵托拉斯，銀行托納斯等大資本的武器，無論兩大公司在何處競爭，如英美的石油公司在中美競爭時，這種衝突即影響於兩國政府的國交。勢力均衡的鬥爭實際即是劃出經濟侵略的勢力範圍的競爭。因爲此目的，各國的勞動階級擔負重稅，強迫從軍；因爲戰艦和軍隊是站在銀行外交後面幫助牠說响話的武器。

資本的輸出，

同俄國一樣的社會，牠還在原始的農業發達時代，佔領許多土地是辦外交，與練軍隊的目的。在統治此等社會的地主階級，看來廣大的田畝同衆多的農奴是財富的極自

然的表現。牠武裝，征服以獲得財產。自製造業發達與海外貿易開始以來，這些粗淺的見解均消滅了。地主階級雖然也一時的懷着遺傳的享有土地的偏見，但商業的觀點甚至逐漸改變了貴族階級的態度。如早年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商業社會，他們能用資本於工廠或航運，賺很多的錢利潤，對於所有領土的觀念是很淡漠的，甚至認以前獲得的殖民地爲無益的累贅。此是我們的商業階級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一般心理。他們買賣貨物，因爲要在國外賣貨，他們無掠奪殖民地之必要。這是自由主義的模範的外交政策，牠的標語是和平，不干涉，和自由貿易。這是第二時代。到了第三時代，資本積聚，成大家私，資本的利率在本國減低，又有投資在易於剝削的國家可以較迅速的賺很多錢的發現，於是近代開始。這是讓與權獵取，苦力勞動，特許的公司，鐵路建設，借債給半文明國，『開放』『酣睡的帝國』的時代。在此時代資本的輸出在統治階級看來比較出商品重要而且獲利得多。曼徹斯特自由貿易的學派消滅，自由主義亦承受帝國主義。然而牠不是農業時代的單簡

的和野蠻的帝國主義。牠的最初動機不在獲得土地，雖然以後牠亦流於原始的征服主義。牠甯志在求得勢力範圍，和平的侵畧。古時的帝國主義迫人進貢，今日的帝國主義放債取息。

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的主張者，爲科布登，他們十分了解他們的經濟與他們的國際理想的關連。他們的政策只是表示英國紗業中心蘭克夏與國外市場的關係應該怎樣。蘭克夏用稅則打倒了牠的印度與愛爾蘭之勁敵，牠可以忽畧人家競爭的危險。所以牠主張自由貿易和開放世界。牠由帝國主義或征服政策得不着什麼利益。人人無需征服黑人，或中國人，即可賣棉紗給他們。無需征服即可通商而欲努力征服，直是糜廢國家財富。即是殖民地也沒有甚麼用處，若是牠們願意，牠們也可隨美國的榜樣，在母國的好意與冷淡中間宣告獨立，而母國仍舊在牠的商埠做生意。他們既不求征服，他們亦反對其他帝國的征服騷擾商務，關閉『開放了的門戶』，干涉買主。他們的財富安全，憲法上的自由充足，自覺其道德高尚，所以願意世界都仿英

國的模樣重行改組。自由貿易是普編的天經地義，議會政治是萬應的救時良藥，基督教是應為教會宣傳於世界的教條。然而牠的宣傳是消極的。雖然扶助『弱小的民族為解放而奮鬥，』在此商業社會中，出兵是認為不必要的，他們只守他們的寬宏的中立。

牠不是一英雄的教義，但牠提倡和平，鼓吹自由，阻遏軍國主義的，征服的精神。牠認戰爭，軍備為不生產的浪費。公平誠實的交易是相互的利益，此種自由主義絕不種下妬忌及怨恨的觀念在人心。若是旁的國家興榮，牠的人民即是我們商品的好顧主，我們原料的好生產者。若是一個棉業資本家運貨物到埃及，受益的是兩國大多數的人民，蘭克夏的工人，船上運貨的海員和埃及的農民。但若銀行家借錢給埃及皇帝，既沒有直接的利潤給予英國工人而埃及農民却擔負重稅以償利息。商業社會生產貨物常常將牠的買主的存在和幸福記在心裏，一次收成不好，一次飢饉，一次地震，都對商業有惡影響。而政治紊亂及惡政治皆是以減少英國紗廠的顧客。這些觀念都是間接的主

張人道與自由。而讓與權的獵取者，以賄賂土耳其的朝臣而得投資的權利的，自然對土國的公衆幸福冷淡。在他是需要一個腐敗的專制主義相與交涉。雖然賄賂有點麻煩，但是沒有一個自由的或國民的政府，可以容許歐洲資本家在君士坦丁橫行三十年的。蘭克夏的商業知道惡政府即將商業弄壞，但是銀行家，經營銀行及鐵路事業的，甯願買專制君主的好感，甯願人家破產，若是外交幫助他沒收債務人的財產。

在非洲的剛果，惡政治的始末完全由於一羣比利時的銀行家由比阜領袖將該地畝一成割讓區域，他們享有該地的壟斷。他們不做生意，因為沒有商品可以交換。他們花費一點資本建造戰艦，驛站，鐵路，以及將野蠻人的徵稅者武裝起來，他們即將該地及其生產（如橡皮）據為已有，以勞動稅的名義，由土人徵收。這即是帝國主義的高等侵畧的殘忍形式，這不是商業。他們還從獨佔區域，排斥外人經商，而且那地方也無商業可言，因為土人能賣的是橡皮，均為比人所霸佔，剩下的土人即無物可賣了。在此

地方銀行家用資本剝削土人的勞動，與商業家用貨物發展交易制度的衝突完全可以顯露出來。康果變成了比皇的財產，他的唯一目的是從地搜括幾萬萬金錢，用以建築華麗的宮室，與耽溺個人的快樂。至於公司呢，他們的紅利的升高與該地的人口減少成正比例。商業國家的外交政策，或與弱國的自由相符合，只要他的利益是貨物的輸出與輸出與交換。自從資本輸出，帝國主義即開始了。

一個自由主義的批評家或者反對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二者的對立，認此是誇大和虛妄。他或者說輸出資本的行程不能與輸出貨物離開。借錢給阿根廷修鐵路，你所輸出的不是黃金而是鐵軌，而寄回的利息不是黃金而是肉食。這雖然是容易懂的，但也不如此簡單。真正進行的是很複雜的交易，以信用制度為基礎，在每一階段，銀行家抽取他的紅利與回扣。法國一個銀行某日借一百萬磅給土國政府，是用以買在美國製造的無畏巡洋艦的初次付款，但不數日，此同一銀行即宣告牠得着由士麥那到達但那爾海峽鐵路的讓與權了。雖然我們承認資本輸出，不能無貨物的

流動，但銀行家的交易與單純貨物的交易中間有很銳利的分別。以銀行為基礎的商業在投資階級看，比平等國家間的單純貨物交換獲利得多。若是我們連威爾斯的煤到法國，取得人造花木以為交換，資本只賺兩次錢，英國煤公司的獲利與法國花木栽植者的獲利。但若我們借錢給阿根廷，她在此買鐵軌，以後又運肉來此售賣以付借款的利息，於是資本賺錢三次，英國鋼鐵業，阿根廷的肉業，英國銀行家投資者的獲利。我們的懶惰階級所最寶貴的是第三種的獲利。發展需要信用制做基礎的商業，換言之，與弱國及債務國通商，是帝國主義的目的。

此種用政治壓迫以取得經濟的機會的帝國主義於全國人民有何利益。納稅人的全部因維持陸海軍所交的犧牲可以獲利取償否？帝國主義是如何的推廣利益普及於全國人的貿易——貨物交換？依吉芬爵士的研究，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擴張時期如下！

英國帝國的面積在此期內增加三分之一。
全國收入在此時期增加五分之一，或於全國人口每人

增加百分之二十。

此種收入的增加，不是因對外貿易的相等增加。以三島人口無人計算，每年的對外貿易反形減少，由一八七〇年至七四年每人十九磅十九先令三便士，減至一八九五年至九八年無人十九磅七先令十便士。

對外貿易的殖民地位置，在此時期之末比在此時期初較不重要。

殖民地也不似最初之純粹依賴我們。

我們貿易中，與外國及中立市場的商業最有進步。

由上看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土地，不足為發展商業之解釋是很明白的了。於是商業不足解釋帝國主義。

更進一層，移民問題也不足為帝國主義的解釋。我們所佔領的土地，除去南非洲一處外，沒有適於白人久居的。大英又無人滿之患，就統計看來，移民，殖民地帝國主義最橫行世代，逐漸減少。德國的情形是同樣的，至於法國的人口停滯，更無尋殖民地的要求。

然則帝國主義的經濟意義是什麼？若是我們能拋開貿

易統計研究資本輸出的數目，我們即會明白統計與領土的擴張相符合，我們的財政與我們的侵略有關。茂爾海爾在政治經濟大辭典中計算我們的國外及殖民地投資在一八八二年至九三年每年增至百分之七十四。吉芬爵士計算一八九九年我們的國外及殖民地投資的利息為九千與一萬萬磅。此數以後尚不斷的增加。一九〇九年增至一萬萬四千萬磅。（註魯易喬治在一九一五年的預算演說中說我們的資本投在三島以外的，是四十萬萬磅。年利二萬萬磅。這是等於全收國入之十二分之一（全國收入為二十四萬萬磅），上中社會收入的四八之一（全部收入徵稅的為九萬萬磅。）觀此我們不用問非侵略的，非軍閥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英國自由主義對今日侵略的，軍閥主義的和投資心理的帝國主義讓步了。當牠為全國的事業，帝國主義是算不上算的，當牠為統治階級的不義的收入，牠即獲利得多。生意隨國旗而行，此話是不對的，只有國旗跟着投資走。投資者在外國求得利益，即將其財產與命運與之接不解緣。若是該國發生內亂，革命，或有破產的危險，或者牠準備損失

此利益或者牠要求帝國軍隊加以干涉。有人說我們的海軍是我們商船的保險，牠爲防海盜與防止戰爭中被沒收而保護商船。我們可以更真確的說我們的海外陸海軍，爲全國所供給和贍養的，是爲我們游惰階級的國外資本的保險。

我們在此已看出武裝的帝國主義所注視的，所要增大的是何物了。懼怕戰爭，競爭勢力均衡競爭武裝幾乎要『吞滅文明』，普遍於全世界的夢魘，在牠中間，全世界將一哄而至野蠻時代，凡此種種都是近代帝國主義與銀行資本的特徵。牠創造貧民窟，牠創造無畏艦。我們正至可以說因爲牠創造貧民窟，所以牠創造無畏艦。帝國主義只是較文明的工業國家的資本集聚圖輸出於弱國的強烈傾向的政治表現。要使輸出的資本安全牠要征服牠的新投資區域爲他們所稱的將該地『文明化』。在渡海降臨新土之時，牠必帶着使資本主義剝削能安全與獲利的機關在一起——爲債權債主的法律保護私產的警察，軍備和行政官。

爲什麼資本願意輸出呢？國外有許多原因，在國內的根本原因是剩餘資本的加速積聚。在大托拉斯的主人翁銀

行家和大地主手中，牠增加得飛快，遠過於本國的需要。牠總想在國內被用，其結果是過額生產造成市場及失業的危機。資本同勞動一樣，有失業之時，應付此失業的最好方法便是謀牠輸出。當利率在本國降落之時，牠向外望着什麼事較有報酬而又無大危險，牠又向外交要求保護免此危險。若是我們問爲什麼資本在本國積聚得很多之時，即不能獲取厚利呢？簡單的答案是資本迅速的積聚障得着能使牠被用爲生產的消費者，使他們不能與積聚的資本同時發展。若是商業興隆時，餘利多到勞動者手中，少到資本家手中，自然工人有較多的金消費，而剩餘的資本，積聚得較少，亦可重投於新生產應此新需要。蘭克夏工廠的股東每年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紅利，若是他們要少一點，將其加增於工銀之上，那應全國的工人也能多消費於該工廠所供給的奢侈品及必需品上，如此即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新的資本亦可投入生產了。但是股東一定要百分之三十五的紅利，工人也愚弱不能力爭。於是這位幸運的股東將怎樣處置他的金錢呢？他盡力的消費在汽車城市的樓房，室

中的陳列這些事上。雖然如此，但他不是一浪子，應有一限度。所以他願意將他的『貯蓄』——這字的意思是說從他的工銀中貯蓄得來，而又未爲個人的享樂所用盡的——投資於外。本國市場是『充塞』了，換言之羣衆沒有錢消費。

所以他眼向外望。埃及的皇帝要錢以購買歌女，大興土木。日本要錢造鐵甲艦。俄國要錢壓迫牠的人民。或者金礦在亞山地發現，或者西非洲的黑人要軋棉。在國內不能消納的資本都往這些事業中發展。總之資本迅速輸出的總原因是本國財富分得太不平均。因爲若是羣衆的消費力增高，英國的剩餘資本都可以在三島容納得下了。增高工銀，增高幸福的程度，這些不安定的資本即可不必浮游到外國。牠們在本國即有很多的用處。牠無需爲埃及皇帝造宮室，即可在貧民窟中爲工人修築大屋，牠無須在熱帶投機，即可將英國『殖民地化』。牠或可多供給英國工人幾件換洗衣服，省得他們塵垢滿身，亦可不必在俄國政府大造戰艦，爲常思叛變之水手所駕駛。資本在現在如同原始的農業家一樣動作。牠常思佔領新土地，因爲牠不知立分利用

牠已有的。比方俄國的原始農民，他必定是一征服者，因爲他不知用肥料資本家必須往外發展，因爲他不能用抬高工價的方法，培植對商品的增多需要。

引誘資本流出的最潛伏的原因，是有色人種的勞動比白種的勞動格外容易盡量的無情的剝削。國外投資的假定危險使資本家定極高的苛利。因爲這兩種原因，在國外的利潤比在國內的大得多。

吉卜林詩人曾說蘇彝士河以東，沒有耶蘇的十戒。資本家聽着東方，即心癢難熬，因爲蘇彝士河以東沒有工廠條例。這在埃及當克魯麥時代是很對的。在印度，勞動立法正在萌芽。起草得很壞，沒有如何實行。該地的情形會由工廠勞動委員會調查過，由牠搜集的材料。我引以下的事實：

軋棉工廠的工人有時做十七至十八小時的工，麵粉及米廠則做二十至二十二小時的工。

印刷所的工人每日作廿二小時的工，連續至於七日。邦貝城的花廠的工時，有的每日十三點鐘，有的十四

有的十四小時半，從月初到月底。

在亞格，規定的工時是夏日十五時半，冬日（因為燈光要錢）十三時半。

加爾各答的麻工廠除了少數例外，十五小時一日。

工廠成人的男工的工資，做十三，十四，十五小時的，每月由十五羅比到二十羅比（即一磅至一磅六先令八便士）。換言之邦貝及加爾各答的勞動比曼徹斯特或鄧地等處賤四五倍（雖然我們承認他們的低的技能與他們的長時間的工作相抵。）這是資本輸出的有力理由。若是此種勞動是還有技能和豐富些，這種資本的輸出就沒有限制了。

另一大引誘是土耳其與中國等國，易於受人欺騙搶掠。這是在土國鐵路上游歷時，我才懂得的。此似鐵路乎是如長蛇一樣的蜿蜒，經過許多鄉曲。牠灣灣曲曲的作弓形式的走着，所以一條火車行時如小貓追逐自己的尾巴。然而此地是一廣大平原，無山川可以避免。除非遷就城市，工程師還可在地圖上畫一條直綫。但是奇怪得很，此鐵路

沿綫有什麼城市。此種建設會人疑心牠是努力避免城市。牠自有牠的車站，但離人口的中心是一，二，三，或五英里距離。此種事情之解釋是很簡單的。此鐵路是一私人公司所建造，為一私人所有。但此種讓與權規定有基羅邁當之保障。因誘致歐洲銀行家投資，盡開闢土耳其的艱重工作，政府答應擔保某公司以一定利潤，此種利潤以每英里或每基羅邁當的鐵道計算。所以此鐵路在平原之上，鐵道本可廉價敷設的，不惜灣灣曲曲的環繞，費用浩大的工程創造。每次不必要的拐灣都是增加里數，所以增加幾萬，幾十萬磅的每年擔保的利息。不論牠載運一個或一百個客，不論一星期二次或每日數次的火車開行，經濟的結果總是一樣，每一英里一定的利潤。這種讓與自然要一大筆賄賂，但是用那一筆輕微的支，可以得如何大的利息啊！還不止此。因為要使土政府每年照納此利息確實可靠起見，此鐵路所經出省分的什一稅都抵押了。不論這一季是好或壞，不論年歲的饑饉，或者人民的慘亡，不論君士坦丁堡政府的預算如何不足，每年田賦的十分之一是要除開的。

全體賦稅的開支，以此最先付給，以證明此債之定期付款。而且因為這些投資家知道土耳其的官吏是腐敗無能，此種徵收抵押的收入的責任是由向列強直接負責的，西人擔負。在他背後的是公使團，在公使團背後的是全歐的海軍，能在數小時之內駛抵土國海口，若是所抵押的收入，對鐵路公司或土國的債券所有者的付息，稍一遲延。一言蔽之，外交與軍備是用以強迫施行赫爾希伯爵及其黨徒所訂的利息最苛和最不平等的交易，用賄賂土國內閣的方法，這醜態種及貪鄙的人沒有體面的人層於與他們握手。在剝削程序之一端，是繳納利金的土國農民；在另一端是供給海軍，以為懲戒彼端農民之用的歐洲工人。此種事情最露骨的莫過於銀行家藉口於土耳其是擾攘的，將破產，投資不穩的國家，所以放利息苛酷異常的外債，而一方藉外交及財政監督的援助，他們的企業的安全，再穩當也沒有。在中國，在埃及，在波斯，這種幻術重複再三。無扶助的資本與私人的企業不能得着如此幻術的變化，正是為外交和軍備所幫助的才能施展此等奇蹟。

這是對於資本很願意的出的問題的回答。在一方文明國家的資本飛快的集聚，而勞動階級的生活程度與他們以消費者資格的需要不能追隨。另一方，他在國外尋找比西方格外容易和格外殘酷剝削的勞動。這是帝國主義的兩大經濟原因。為使『帝國主義的政治』研究得完全起見，還有兩個重大的次要的利益，當帝國主義發達時喚起他們的行動的，也有敘述的必要。第一是社會的壓力，帝國主義為『青年的子弟們』能謀得發財的終南捷徑遠處的佔領地必須有人管理統治，土人的差役必須官吏統率。雖在十九世紀中葉老密爾很明瞭說的帝國是戶外救濟上流階級的一系統。一個子爵可以希望得着由總督的皇帝式的光榮，到小殖民地的長官的有威儀的榮耀，中間有若干階級。在軍隊中或行政中，許多地位是留給中等階級的富貴子孫的。在此等人看來，印度同埃及得着牠最後的意義，他是兒子們，弟兄們，親戚們『發財』的地方。印度或埃及的任何自治要求是對於肯辛頓，約克夏等地方富貴家庭的一打擊。每次的反抗或者危及了他們的最親的，最愛有的性命。一

定有十餘的萬家庭，若是帝國覆滅，在他們即是經濟破產，地位淪落的意義。帝國愈發展得大，位職的空額愈多。

印度的有名事實可以供我們測量構成帝國主義的半社會的半經濟的勢力。每年的印度竭澤而漁的財富，對於本國統治階級の間接進貢，是有三千萬磅之巨，內含投入或借給印度的資本的利息，對以前印度英兵現住本國者之年俸，與旅印英人之匯款。這些薪金比付與本國官吏所不同的在與不在印度而在外國耗費。所以牠是納貢，一定額的財富每年從印度取出，用在爲英人利益的英國。當帝國主義者辯護他們的統治印度是天命的必要之時，我們要記着這是說統治印度於我們有益的意義。倘使我們問爲什麼一方歌頌印度人的猛勇與忠實，而他們不能在印度軍中充當少佐以下的軍官呢，唯一的老實的答案是本國的輿論將不容對英國的上中流階級封鎖這些位置。同樣的勢力限制改良總督制容納較多的印度人爲行政官的努力。印人不見用於高級行政事務的障礙不在設想的印人品性之軟弱而在英國上流階級與此等地位利害攸關。

軍火的貿易

另一有力的經濟原素影響於帝國主義的發達的，總是人所疑猜，在英國與德國都經過慎密的研究。雖然軍火公司的壓力不能逼迫一國參戰，但牠能影響及於準備的程度，以寶貴的戰器與新式的槍砲供給戰爭。一種神經敏銳的外交政策，含着增加軍備的意義，此種增加創造出一大工業，牠自然用全力在社會上，輿論及議會中刺激更大的擴充軍備。有許多事實是很有名的。軍火的生意，同旁的工業一樣，都是發達到資本集中。在英國諸公司中，競爭幾乎消滅，而且最奇怪的，世界大軍火公司間的關係，據洩漏於外面的，證明有一種國際的團結而且有一種未成熟的組織。現在還沒有一個軍火托納斯，但是有達到同一目的的合作。英國的公司因爲共有幾個較小公司，共受一個指揮，與他們的股份多在如國際諾貝爾炸藥托納斯與哈維聯合鋼鐵公司的原故，他們的關係非常密切。英國只有四個聯合公司，亞姆斯丹，維克斯，約翰白朗和坎美爾乃爾德。牠對着國庫大臣是一聯合的工業，煽動陸海軍部，把

持價格，鼓吹輿論。在二十世紀，亞姆斯丹付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紅利。法國的大軍火工廠克魯索付百分之二十的紅利。建造和裝置一個無畏艦在訂合同的公司可賺二十五萬，這種生意是值得努力的，而這些公司又富於施展社會及政治的壓迫的能力。僅亞姆斯丹公司的股東名單即有六十個貴族與其妻子，兒子，女兒，十五個男爵，二十個武士，八個議員，五個主教，二十個陸海軍官吏及八個新聞記者。與此等公司有關係的在去年夏季有兩個自由黨內閣總長，皇帝的法官，議會中反對黨的二議員。這些股東與海軍部當局都是互通聲息。

此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很自然的，但卻沒有人能想像到中流階級的政黨與軍火公司的關係如此露骨。一九〇九年的海軍驚怖是製造輿論的驚人的成功。此事應歸功於穆亦勒他的某公司的總經理（在此公司中，約翰白朗和坎美爾乃爾德擁有八分之七的股票）。他與各政黨的領袖人物有極親密的關係，他是內閣的上賓。他或者他的同事與巴爾佛談話一次，供給巴爾佛（如巴爾佛老實的說出的

）一些「事實」。此節畧即散佈於衆議院，雖然此種可驚異的消息講德的國軍事佈置的只出於一個地方，但是沒有人疑惑此消息之不可靠。穆林勒君自稱得着秘密，言德海國軍計畫秘密加速軍備和擴充克魯伯的企業。實在的事實是爲德國海軍大臣在德國議會聲明，而且亦有克魯伯公司總經理亦作同樣之聲明。但是英國議會甯信穆林勒。其結果是麥根那計算德國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即有十七隻無畏艦，所以他立即修正他自己的計畫。巴爾佛君甚至預言德國將有二十一至二十五大戰艦。其實呢，結果還是德國海軍總長的聲明不錯，到了一九一二年，德國只在九隻大戰艦。此種驚怖的代價是添了四個大戰艦，有限的數量，但加增了歐洲既有的苦痛和猜忌，那就非數字所能算出的了。這一切事實的經過都因爲奇怪的體面主義在英國禁止。上流的報紙和流俗的政治家明白的說一個公司的人的意見是私的意見，一個閣員沒有他方的事實證明而居然信此意見，他不是愚昧即是懦夫，任他爲新聞紙所恐嚇，不直捷痛快的用一句話指出這種驚怖的來源。

營軍火貿易公司的國際關係的醜聞應爲人所不齒。我們亦裸裸的將事實擺在讀者面前，任讀者下那不可避免的論斷。資本是沒有愛國主義的。一個德國的大公司最後，由法國人經理。德國的公司重造牠的仇敵俄國的海軍。英國認意大利爲牠的勁敵，但英國公司有支部設在意大利造意國的無畏艦。諾見爾托拉斯和哈維公司是由英法德美四大國的軍火公司所組成。有一時法國施乃德公司和德國克魯伯公司聯合組一大公司開採亞利格利亞的鐵礦。最後雖由法國的輿論攻倒此種合股計畫但此足證明能造槍砲以互毀滅的公司，亦能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合作。若是他們能如此合作，自然沒有什麼可以阻礙他們共同逾界越國（國界不是爲他們而設的）製造輿論。大家知道，一個德國公司在法國報上散播法國政府要增購牠的機關槍。自然牠的目的是在逼迫德國政府做那法政府沒有做的。此種穢事無多說之必要。總之任何國家都有一群强有力的資本與軍事機關有親密的關係，在社會中根深蒂固，爲政客及新聞記者伺候得好，而牠的唯一生意是利用國際間的妬忌仇是以施

行其化怨恨爲黃金的魔術。反對他們的是很多選舉票和很壞的組織的群衆。此種關係在一九〇六年的德國普通選舉中明顯的看出。德國的五金加特爾決計贊比魯皇子自由黨保守黨的聯合內閣，他們與社會民主黨爲帝國主義的爭端而爭鬪。此五金公司的僱用人投票選舉社會黨，但此等公司捐助聯合內閣黨一筆基金，收買每先令一名工人是投票，由此，我們若知道我們的軍火交易者，捐助英國政黨多少秘密的基金，那是很有趣的了。

普徧全世界這些勢力，集中的，堅決的，聰明的，不斷的戰敗那些分散的不易指揮的主張和平及弭兵的實力。從戰爭和軍備獲利的人數比較文明世界大多數的人口是少得多了。但他們的個人利益與其所蒙的犧牲大些，他們與那些認帝國是子孫的事業區域與認帝國是投資場所的社會相勾結。他們不自覺的，習慣的互相幫助彼此的要求，而統治階級又依利益及野心結成極堅固的陣營，以反抗半自覺的和無良領袖的民主主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變遷

陳仲瑜譯述

原文見新時代 (Die Neue Zeit) 第四十一年一卷

十五號

德意志自從國體改革以來，他的政黨在性質上也多有變更，蛛絲馬迹，班班可考。雖然因為歷史上沿習下來的惰性，制度上難免有以私人利益為條件的地方，其外部組織不得不力求鞏固，但正惟如此，他的內部變遷才愈可以隨時隨地看得清楚，這種變遷以社會民主黨最為劇烈，別的政黨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的，因為當德意志國由帝制改為共和的過渡時期，他對於國家的關係完全變過從前的樣子。

有些人以前看着這個大規模而又有訓練的社會民主黨，又覺得可驚異，又覺得可抑揄，常常把他喚做「普魯士德意志的 (Preussisch-deutsch)」。這話誠然不錯，但是要知道這是從前的情形。從前的社會民主黨確是與帝國政

府有關係的，無論其外部組織或內部政策都是如此。從前普魯士德意志的政府，只知以欲蓋彌彰的專制主義臨御萬民，離隔所有的政黨，使其不能有所立異，有所動作。那些公民派的政黨雖然也有一陣不滿意這種違背時代精神而且抵觸自由國家理想的政治，但是不久便柔氣低聲的唱調和論了。這是什麼緣故呢？無非是因為那一百年來常常勝利的軍閥主義替他們保護那些因經濟發展而獲得的意外之財。就是中央黨也同帝國政府妥協了。以第四十八民主派那樣的自負有思想，也都為威嚴的強力所軟化，成了他陳列館中的珍玩。但是，社會民主黨是代表有階級自覺而新在社會出露頭角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對於那把持一切立法行政的權柄而替掠奪的資本階級來殘殺無產階級的政府，當然處於仇讎的地位；因為這種政府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除了根據社會主義者懲治條例，處處利用狡詭的警察權

以壓迫或驅逐等等外，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法子。

然而德意志帝國這種志在除滅社會民主黨 (Verzichtung der Socialdemokratie) 的內部政策，在實際上反與該黨以一種莫大的助力，使他格外發達昌盛。在許多國度，都因為議會政治的得勢與公民有較大的自由權，社會主義者的政黨總是微弱無力，法國的雖然較好，但也只能聊以解嘲。獨有德意志的社會民主黨蓬蓬勃勃，蔚為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者的政黨。而且威廉式的，硬要違逆現代工業國生活需要的政府，正足以引起反抗，適與其最大政敵以煽動之資，所以近來德國有一句成語，叫『社會民主黨的豬福』(Schweinegluck der Socialdemokratie)，猶中國所謂『獸有獸的福，爛泥菩薩住大屋』的意思，雖然不是一句正面的話，但可以看出這種形勢來。這種強有力的政治壓迫將所有的被壓迫者，就是不同種族的也都逼到一條路上，使他們不能不為堅固的結合，雖有國界的不同，但在階級意義上是一統的。

社會民主黨因為這種必要，便毅然以重任自負，決定

要把自身造成國會裡邊最強大的多數黨，以敵對的態度努力於劇烈的階級鬥爭。非到他本黨佔了絕對的惟一的全部政權，這種戰略是一天不能拋棄的。這時候：他們看着那所謂「西方民主政治」極其欣羨。他們煽動本國的被壓迫階級，也就常常用這種見解，告以「外國的政治情形如何光華燦爛，我們的政治情形如何黑暗陰慘，我們要仔細衡量，還是採用和平態度呢？還是竭力養成社會主義者的國際潛力以謀根本解決呢？」那種託庇於常勝的刺刀保護之下而身患財產膨脹病的小資產階級，在世界經濟競爭中時顯其多財善賈的本領，是社會民主黨所要首先對不住的。社會民主黨自告奮勇，願意對於一切實際的或名義的德意志帝國主義的侵略，做一個一切弱者階級的護法武士。所以當時凡是冠有『國民的』(Nationale) 前綴字的話，都有不法的嫌疑，對於沒有國籍的人就罵他是『國際的』。當國體改革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內部與外表都起了劇烈的變動。這時候，那方便的皇家的煽動助力停止了，一切都漸覺順手，但是大家同時又覺得，如果要根據黨議

把政權交付一班公民手裡，自身雖是成了國中最強大的政黨，可是責任之加正未有艾。有一種新的關係，使社會民主黨的地位改進了不少，這就是協約國的帝國主義。凡是一個民族，受了協約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統統流為無產階級，而禍害之來又是日益水深火熱的時候，勞動民衆的政黨就發生一種極大的吸引力。如果他在實際政治上，在議會中，再真做幾樁有裨勞動階級利益的事情，真正輔助民族獨立運動的進行，那一定是歸之者如水之就海了。

自然，社會民主黨這樣一個大黨，他的變化當然是有歷史的，經過幾十年榮華的奮鬥和犧牲。博得社會上相當的口碑，決非一朝一夕之故，那是無待詳陳的。比如這幾年來的同盟問題，就經過很煩勞的困難和疏解，方才稍有頭緒，即可概見一斑。

雖然在同盟問題正鬧得起勁，內閣發生危機的時候，不免稍有退步，但在大體上看來，明明還是空談學說的屈伏，而且傾向到實際改造政治的一派了。比如該黨黨員海爾費定 (Helfferding) 在佛蘭克府日報新年號上的一段話

可以為証。他的大意是『現在時會已經不同，只是單純的宣傳和認識不夠用了，必須更進一步，做實際的工作。我們應該時時謀實現我們的計劃，而且要直接的實現。最有力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已經經過一種內部的進化歷程，是很明顯的事。這個在我們那舊國家認為化外的政黨，她現在成了我們這共和國的保姆，她現在將積極的對於一切政治問題負重大的責任。』

這種對於國家政治的負責，不是空言所能辦得到的，必須有事實的証明。如果在古諾 (Cuno) 內閣因經費困難而被擠倒的時候，他們就預備重復入閣；那就是不負責任，因為這種『擠倒』直接使國家受損失，間接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老百姓的晦氣。只有煽動破壞而無積極建設計畫的政策，非民治議會制的共和國政黨所應出的，而且反能於該黨本身發生不利的影響。

當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精神隨着國體的變更而發生內部變動的時候，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受試驗的時候。從歷史的進化看來，各個階級的民族情感 (Nationalgefühl)

強弱的程度很不相同。其所以不同，則各以其階級與國家間關係之程度而判。就如上文所說，社會民主黨受帝國政府的壓迫，完全剝奪了參與國政的權利，在這種壓迫這種剝奪裡就發生一種說法——自然是非馬克思的——以為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民族情感只是統治階級的東西；勞動羣衆是沒有祖國的。這句話的不對，此次世界大戰已經與以証明。

在昔專制時代，帝國政府對於勞動階級的民族情感也。不過只能壓抑，並不能把他根本消滅。到了共和時代，勞動階級的民族情感愈益分明，漸漸也成爲政治生活的一個基本動力，而與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立於同樣重要的地位。在一個給外國資本主義做奴隸的國家，當然勞動階級天然是民族情感的主體。如果有一個資本團體爲了私人的利益，把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賣給外國資本家，社會民主黨便要當仁不讓的站在民族戰爭的前線，爲民族情感爭光榮而向之宣戰。

有一種主智主義以爲，爲了德意志經濟的及文化的全

般運命，他可以作爲局部的例外，不必統統範圍在這種民族情感裏邊。這實在是一種詭辯，與社會生活的根本事實全相刺謬。新近在珂爾恩 (Köln) 第二國際大會場裏，威爾司 (Otto Wels) 對於法國來因計畫 (Rheinlandfrage) 的批評和英人蕭頓 (Tom Shaw) 的德國不滅論那種大受勞動階級歡迎的情形，很可見出這種情感的價值是如何的直接深入於人心。從各方面看起來，覺得德意志民族的災難，這僅僅是一個端倪，後來的正是方興未艾，但是現在來因河流域同薩爾區域 (Saar-Region) 充滿着的情感，我們相信不久將成爲全德意志勞動階級的共同情感。

來因區域及羅爾區域的侵略，可以見出法蘭西帝國主義的處心積慮要實際達到他幾百年來夢想的目的：以永久犧牲德意志爲法蘭西全歐霸權即今日所謂武力的工業的霸權之代價。法國用冷酷的盤剝，無耻的殘忍，把他那武裝的鐵拳摺住德意志民族的咽喉。在這種情形底下，當然一切的階級統統受苦，但是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苦很厲害。德意志民族在這僅能不死的困境，覺得恩格

爾斯有幾句話真是具有深意。那幾句話？就是他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致馬克思書論德法戰爭的話：

「德意志民族全體，無論任何階級，都已懂得，

第一要事是維持民族生存的問題……像威廉李白克內西特要在這種情境之下，以一個德意志政黨解決全部的障礙而且越過主要問題以求解決枝葉問題，在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這種主要問題現在也明明的來到目前了。法國人那種武裝掠奪，不是失却戰鬥力的德意志民族所能抵禦。惟一的防衛方法，只有道德的抵抗，此時在代表衆多勞動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就有下列的問題：

『是否應當，爲了發揚國家情感或民族情感而與內國政敵携手共同對外？』

一九一四年德意志帝國對協約國宣戰的時候，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很少人知道這次戰爭是攻襲還是防禦，所以他們就決定在民族自保的前提之下拋棄一切對內的政爭。自然沒有那樣傻子，相信這種一致抵禦外侮的同仇敵愾之氣

便可消弭所有的階級衝突；但是合力對外，至少大家都可保全生命却是可以斷言的。現在德意志民國受了非法的武力的侵略而無力抵抗，究竟是否社會民主黨剝奪全民意志的表現，大約也可以看出來了！

本年（一九二三）一月十四日社會民主黨開會，就流露這種意思，當時大家傾向於聯合德意志民衆黨（Die Deutsche Volkspartei），即其見端。

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動作是在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上，對於一切帝國主義，無論外國的或內國的，做一個中堅的敵人，不要躊躇瞻顧，期待別人的援助而後下決心。一月十三日的『前進』（Vorwärts）上說：

『在現狀之下，單講聯合，是不中用的。現在大家用爲口頭禪的「民族聯合戰線」（Nationale Einheitsfront）不但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腐語濫套，深深的印入那種不問政治公民階級腦子裏去，而且實在是民族前途的危害；因爲「世界意識」是不會反抗強盜政治的，二十個徐根（Schneeking）那樣的外國和平主義者可以被他們貴國

裏一個仇視我們的海葛德 (Herd) 打死。」

我們想想，這樣紛亂的世界，那些全世界的和平論者

真能制止米勒蘭 (Millerand) 班嘉齊 (Poincaré) 福煦 (

Foch) 之流嗎？我們再想想，假使德意志民族在法國利刃

之下，溫良和像馴羊似的聽其宰割的時候，世界上持和平

論的豪俠真能一脚跌飛利刃，一拳打死法國人嗎？假使不

能，你想：那是什麼樣子！假使馬克思和恩格爾斯死而有

知，豈不要被他們罵死？何況外國班嘉齊主義之阻撓和平

論的傾向，正不減於日謀削弱德意志內部抵抗力的用心。

所有世界上的徐根並不能使法國那種擴張侵略的欲望稍為

改變。法，比，意諸國社會主義者及和平論者對於德意志

民族被壓迫的同情，他們當然是衷心感謝得很，但是却不

能因此忽略這些社會主義者及和平論者背後的武裝的實力

派。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及和平論者差不多都沒有什麼力量

。所以社會民主黨為德意志民族，為全世界和平，惟有毅

然的肩起重任，向前奮鬥，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民生週刊

每期二枚總發行所

北京西單牌樓口袋

胡同二十四號

國民黨週刊

廣州永漢北路二三

二號每份大洋四分

夥伴

MAXIM GORKY 著

濟川譯

七月天的如火如荼的陽光灼灼地射在斯母能加的小村莊上，更是正正射在村長的用黃顏色的新板子蓋底草房子上。那些板子爲這草房添了一種新的氣象，並且還留着有一般樹林中的味兒。草房外面正是一個全村的大人物的聚會。他們之中有些斜靠圍着這間草房子的欄桿站着，有些，沒有得着這種安樂位子的人，蹲在地上，無精打彩地神氣兒望着一切事情過去。今天直熱，不可思議的熱，那些人們彷彿鑽入了太陽的妖法似的！——他們也不想什麼也不說什麼。這真奇怪，好像他們只有恰够的力氣去呼吸一樣。他們那樣做着，我却這樣想着。小孩子們在方場上互相追來追去，大聲笑嚷，但是當着他們的父母們感覺必要之時打了他們幾下，隨即又是哭了。有些人們有時不爲什麼緣故感覺得有打他們的小孩子的必要，不過——僅僅爲地他們以爲這樣就是教他們孩子變好的法子。

新民國雜誌第一卷第三期夥伴

在這一群人們中間站着一位外貌十分可憎的滿嘴很厚的鬍子的大漢。他的神氣似乎很是憂鬱，可是有時他也很高興地向着圍他站着的。孩子們笑笑。人們不大明白他，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很陰謀的。

從他的皮膚上的肉桂皮的顏色上，從他的破濫不堪的帽子下面突出來的幾球的頰白的頭髮上，我們可以斷定他大約已經有五十歲了。他老望着地下；如果有人很留心地看着他，他們一定可以看出他的鼻子一縮一伸好像處在某種十分的奮激的情狀之下似的。

當他抬起頭來望了一望，村長的房子的窗戶之時，他的兩只眼睛才可看出。兩只眼睛灰白並且深深陷落兩個眼眶裡面，並且他那兩道黑濃濃的眉毛倒射一種很重的陰影，在他那兩個瞳人上面。他穿着一件舊的褐色的短衫裡衣，在實事上，是一件教會兄弟們穿的衣服，雖然他似乎與任

何教堂都是無關係的。如教會的習慣一樣，這件短衫用了一根厚的毛成帶子緊着，而且一望可知其爲很放蕩的一個教士。那些圍他站着的人們——很懷疑地翹着他。

實際，他的事情很簡單的。他從這個村莊裡走過，到村長的房子窗戶邊請人給他一杯水喝。村長先生給了他半瓶卡弗斯，如是他談起活來。並且叫他拿出護照出來看看。拿不出護照來，因此他就抓住了他，決意送他到附近的一個縣知事那兒去。這個忠厚的人如是就把村副當做了他的護送者，在這時間那一個忠厚的傢伙在這草房裡面也正得着了他的命令，同時這個俘虜站在外面，那般深思熟慮的人們個個望着他，把他看作一個兇手一樣——或者把他看作比這還要壞的東西也說不定。在這種情景中，他們當然也辨別不出來。他們所須要的是一種驚惶是一種很明顯的震駭，除此以外他們是無所須要。

這個俘虜挨近一棵柳樹站着，他的寬闊的背正正靠在樹上。他彷彿在想什麼事。

立刻，五分鐘後，一個狐狸似的儉儉很長的花白鬚鬚

的老人從這間草房的樓梯口出來。他十分小心地下梯；當他下一步梯，他的肚子隱隱在他的長褂裡面引人發笑地動一下。在他的肩膀後可以看見村副的臉——一個可以稱作四角的臉，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這個臉像彷彿是幾個角構成功的，並無旁的什麼。

『我親愛的阿富莫斯卡，那麼，你明白了嗎？』村長問村副說。

『當然知道。那有不知道的？我完全明白了。是這樣的，我——村長的幫手，徑直送這個人到縣知事那去——就定了事。』村副用一種一頓一頓的聲調說了這幾句話，並沒有裝出點點威嚴的樣子；所以如此，只是爲着使周圍站着的人容易聽得很明白的緣故。

『公文呢？』

『已經放好在我的胸前口袋裡了，謝謝你罷，』村副說。

『好罷，那就對了，』村長說着，使勁地摸摸他的肋骨。

『好罷，上帝保佑你，』他邊說着，如是要行轉回他的房子，面去了。

『那樣，我的神父，我們動身了嗎？』村副向他的俘虜說。

『你們應該給我們一輛車子才行，』俘虜用種很忿忿的聲調說。

村長笑了一笑。

『一輛車子？哦！走罷！我們的教會的弟兄，行客到這兒來，大半是沿着村莊田野慢慢地走的；再說，我們也沒有馬匹可分給你。用兩隻腿子走一回兒。就這樣罷。』

『不要緊的。神父，我們走罷！』村副很高興地說着。『當然你不會以二十飛斯里的旅行爲遠的。這個算不了一回事。你知道的，不算什麼。再說，你到了那兒時還可以休息的。哦，是不是？』

『是的，的確確。在個冷冰冰的地窖裡面，』村長很高興地解釋說。

『先生並沒有什麼的意思，要是一個人疲倦了，他也

很願意在一個地牢裡面歇歇的。我可以和你這樣說。那裡——一間冷冰冰的地窖——就是這樣熱的天氣也是冷的。呵，是的，我可以說，在這裡面你們必定也覺得舒服的。

俘虜不高興地望他的護送人一眼。那個忠厚的傢伙很坦白地並且很高興地微笑回他一眼。

『好罷，專嚴的神父，來罷！凡西里加而非羅非奇，再見，我們去了。』

『阿富莫斯卡，上帝保佑你。留心看護着呀。』

『小心提防，』這羣人們中間有些年輕的農人們，當着村副起身走的時候，故意向他喊着。

『你們以爲我是小孩子咧，』村副氣忿忿地回轉頭說，如是兩人起身上路，緊緊挨近那七零八落的草房走去，爲的好在淺草上走着。這一個人穿着一件教士穿的袍子在前面很快地走，垂下頭來好像一種動物走的樣子。村副緊緊跟在他的後面，他的頭偏在一邊兒，他的粗的手杖很穩固地拿在手裡。

阿富莫斯卡是一個很矮小的農人，可是很健壯的，一

個寬大而慈厚可愛的面像彷彿嵌在一個紅色鬍子架子上面一樣。紅色鬍子從那兩隻光熊熊的眼睛一品長起，但是止於何處却不可知。他常常像對着什麼東西在笑，因此顯露出了他的黃而大的牙齒，並且縮縮鼻子彷彿要打噴嚏似的。他穿着一件長外套，用一條很寬的帶子紮緊起來，爲的使得外套衣擺不致被腳踢着，頭上帶着一頂很舊很舊的無邊的破帽子。他把他的帽子拉下來一直遮上他的兩個耳朵好像差不多像他的俘虜的粗形帽子一樣。

他的夥伴獨自在前走着，並不注意於他，簡直彷彿不會知道有人在他後面一樣。他們沿着一條在那隨風蕩漾的麥隴中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向前走着，並且這兩位旅客的影子也是靜悄悄地沿着這好似無底止的稻田向前移動。巍巍的森林，一個很大而且很高的森林，鬱森森地在地平線的極端立着，兩個旅客的左邊則田與田毗連着沒有底止，其間稀稀地點綴着幾所大的樓房或者幾處小村落的三角房頂。遠處一所禮拜堂的頂閣新蓋上鉛板子，但是還未修飾，耀着一種眩人眼花的亮，這亮如是利害，望一會兒就有點

利人的眼睛。一兩個百靈鳥在空中唱着，麥穗子在麥隴中間搖搖動動，而且天氣這樣的熱，——可恨的熱，——人們，都想脫了衣服在什麼比較冷的地面上滾滾，如是乎能够得由此而得到的安樂。當着他倆靜悄悄地向前走的時候，一陣陣的塵沙從他們的腳下起來，一陣陣的灰顏色的塵沙好像棍子飛騰似的。這就是當時的情形。

阿富莫斯卡起始感覺煩惱了。他是一個歡喜談天的人，他最厭惡靜默。靜默在他似乎是無意義的和無必要的。他簡直不能夠明白他的俘虜。要是一個俘虜不肯閑談，這是怎樣糟糕的一件事？他自己對自己說着，這真愚笨。後來，模了一模喉嚨，他就起首用種很細小的尖音唱了一兩首歌。後來他驟然地站住望着他的朋友。

『我的聲音不能成調，你且打拍子罷。』他說，『從前，上帝保佑了我，我能夠像一個小百靈鳥樣的唱法。所以，飛善斯卡先生常常對着我說「阿富莫斯卡，你跟着來罷；」我們常常一起在許多人前面唱着歌，是的，我同你說罷，那些時候真是快活的日子呵。是的，我還記得清清

楚楚——他是一個絕妙的人，實在是有的。」

「他是誰呀？」這個穿教士袍子的人搶着問道。

「飛善斯卡先生……」

「那麼，他屬於飛善斯卡族嗎？」

「我的兄弟，飛善斯卡是一個村莊的名字。這位先生的名字是蒲維爾彌克海羅維奇。他是第一等人——他死了將近三年了。」

「年輕嗎？」

「不到三十一歲。不，不見得年輕。」

「他爲什麼死的？」

「我想著是，憂鬱。」

阿富英斯卡的夥伴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並且笑了。

「我親愛的先生，是這樣的。他盡力地一直教了七個年頭的書，到後來呢，他就起始咳嗽。他老是咳下去，後來爲着身體健康問題，他就焦心起來。心焦，你知道的，心焦大半就是要去喝麥酒的。上帝可以作証，阿勒克潔神文一向是不大歡喜他的；當他喝起酒來了，如是這位老先

生報告到附近的城市的人們說這位先生常常灌醉了酒，並且常常在近隣中鬧出許多笑話。那真是句欺人的話。我就沒有看見過他喝醉了酒，或者像這樣的事情，我敢對你担保地說。」

「好了，那是當然的結果，從城市裡來了一件公文，而且派了旁的一位先生來了——一位瘦而年輕，很高很高的一個鈎鼻子的人。好了，蒲維爾彌克海羅維奇望着事情壞了，如是他憂鬱起來了，因此也就病了。他們把他從學堂裡搬到醫院裏去，沒有五天功夫他就把他的靈魂交結上帝了。這就是他的事情。」

他們不作聲息地走了一會兒。他們徑直地向前走，那個樹林也就漸漸同他們近攏了，漸漸看得清了樹林的真相，樹林的顏色由淺藍漸變爲深綠了。

「我說，我們是往樹林裏去嗎？」俘虜向他的護送者問道。

「我們就要到了樹林邊了；從這兒起大約還有一飛斯里和一半。無論如何，大約是這個樣。呵，真的，什麼事

！我等敬的神父，你才是個漂亮人呢！我的眼睛看透了你，一點也不怪急』

『什麼事煩了你？』俘虜又問。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嗷嗷！他說，「我們是往樹林裏去嗎？」我親愛的先生，你真一個笨人。要是旁人是你，決不會問這一句話，我敢担保。呵，不；要是旁人定必一直衝入樹林裏去，……如是，然後，再來……』

『什麼？』

『呵，呵，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的想頭在我眼睛看來像是一根細蘆柴梗。你最好丟開那個想頭罷，最少要把這樹林起的想頭要丟了罷。我告訴你，我們即往樹林談談，小兄弟，我們互相明白點罷，我看得見——你和我的。爲什麼呢，我能抓住像你這樣的三個人，只要用我的左手就能制住他們；你明白這個嗎？』

『明白？我明白你是一個十足的大蠢貨，』俘虜答道。

『呵，我知道你要幹什麼了！』阿富莫斯卡很高興地喊着。

『你這紙老虎兒，你猜想的是什麼事？』他的夥伴做種怪像笑着問他。

『爲什麼呢……到樹林裏，……小兄弟，我完全明白了呵。我想我們到了樹林裏面，你就設法把我打倒。……我說，把我打倒之後，再就跑出這些田野樹林，對嗎？是這樣嗎？』

『你才是一個蠢貨哪，』這位俘虜含糊糊地說。『全世界上那兒我可以去？』

『那兒？你想那兒就到那兒。不待說得，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有那兒呢？』阿富莫斯卡的夥伴既未驚恐也未帶點怒容說着。他彷彿把這件事情當作一件無大關係的事。

『我告訴你，無論何處，只要你願意去』旁的一位說。

『兄弟，我不知去那兒才好，簡直沒有地方可去，』

他的夥伴很平心靜氣地說道『全地球上簡直沒有可去的地方呵。』

『有了，有了，』他的夥伴很懷疑地說道，一方伸出

他的手來搖着，『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的，難道真沒有嗎？地球大得很咧。當然有人立足之地。無論如何，我敢這樣說的。』

『你是什麼意思？你真的叫我逃走嗎？』

『快些走罷！可去的地方多着咧！不能走嗎？你要明白，若是你逃跑了，那麼一定有人替你坐牢的咧！對的，那個時候當然駭我，不用說得當然是駭我了。咳嗽！坐牢也好！的確，我很歡喜坐的，實實在在歡喜，我說我同你說一句話罷，要是我替了你，你且別操心呵，』

『你才是個傻傢伙咧，你真是的，你不過是一個忠心的農夫，真的，的確是的，我的小朋友，你不過是個受福的傻子。』

『的確是的，從前他們統說我是「受福的」哪；爲什麼他們不是的呢？而且，如你所說，那我又是一個良善的農夫了，有些人們，他們成功大概靠他們的詭術詐計；但我是怎樣的呢？我不過是個我，虛偽地待人呢！——你也快死亡了，坦白地待人呢！——可是，我想，你也是同樣地

快死亡了，雖然如此，我却總是做些光明正大的事，無論怎樣，這樣總是對的，』

『你真是一個好傢伙，』他的夥伴說着，並沒有對於他的朋友及這問題表示一點點冷淡不關心的態度。

『真是的咧，我獨自一人站在這兒的，我爲什麼要使我的靈魂背道而馳？小兄弟；我是一個自由人，我要怎樣活着我就怎樣活着。我自己有我的法律。無論何人都不能像我這樣說的，不是的嗎？我說，他們稱呼你做什麼？你叫什麼名字，我想……』

『什麼？好罷，叫做……伊凡伊諾夫，對嗎？』

『原來是這，我想，那麼，你是不是個老教司家的人？』

『不是。』

『那麼怎樣的呢？我想你定是某個老教司家庭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什麼緣故，我以爲一定是的。』

『即是因爲我穿着這個樣兒的緣故——穿着一種修道士的制服，——對嗎？』

『小兄弟，你看看，這是真像。你簡直像一個偷跑出來的教士，或者像一個削了職的牧師。但是你的臉像他不合於你的衣衫。呵，不，我不客氣地說，神父，你的臉像沒有一點漂亮處所。我不說這些話來惹你怒；我為什麼要說這些？真不該說。只有上帝知道你是那一種人。至於我咧，我不可以瞎猜。』如是阿富莫斯卡偷偷地望了他的俘虜偏在一邊的臉一下。這一位只是一味地癡笑，抹抹他額角上的汗，如是問道村副：

『你抽煙嗎？』

『呵呵，請原諒我，我抽煙的，不過遵守聖道的人大都該這是一件極端罪惡的習慣。』後來用種聲調含着有輕蔑的意思說道：『若是我高興這樣做，却又有什麼罪惡和不罷惡？』

這位俘虜從他的大的外套的衣褶裏面拿出一袋煙葉和一個長的呢煙管兒。『這就是的，』他說，『去過你的癮罷，』這一位裝了煙，輕輕地慢慢地點燃他的煙管，如是煙雲彌滿他們的頭上了。

『你們辦商業的究竟是那一種人？』他問。

『縉紳，』這位俘虜很粗魯地答應，跟着吐了一口涎水在路邊的一個麥穗子上。

『呵，呵，很好很好，當然是的，那麼，怎樣你在世界上這樣子的遊行，一張護照都沒得呢？』

『這就是我的生活的方法。』

『哦！好荒唐的話！你們這些縉紳不是常常過的一種豺狼的生活嗎？你真是一個可憐蟲，我的朋友，你簡直是的呵！』

『好了，——蠢貨——不要喋喋不休，』這位可憐蟲含怒地說了這一句，如是接着就去抽煙去了。

『這位護送的人接着含有心思樣子望着他的俘虜。他彷彿從這個人身上起了什麼問題，一種不可解的神氣擺了擺頭，他又從新開始談起話了。』

『咳！真是的！有鬼挑着我們玩兒。不過，這是真的；的確可以是。我知道你是一位斯文人，因為你的儀容是這樣的堂堂皇皇。你定是那個高貴世家的子弟，我請你饒恕』

了我剛才的無禮罷。」他很希望同他的俘虜做起朋友來。

這位被推崇謂爲有堂堂皇皇的儀容的先生直睨着阿富莫斯卡彷彿他比一團頭髮還要輕些似的，如是說道：

「不要說了！你簡直像一個婦人一樣，喋喋不休像放假的日子裏的婢女樣。我最不愛聽人家談廢話。」

「請你不要發怒，」阿富莫斯卡答應說。「我實在是真心說出的話，我實在是好心，只上帝知道就是了。」

「我想你大概很高興，但是上帝知道的，你的舌頭那樣的嚼法子，却是使我不高興的。真是有鬼！」

「好罷，那麼，我立刻就不說了。無論如何，你的發怒是毫無理由的。使你過這種漂泊的生活，那是我的過嗎？」

「這位俘虜立刻就站住了，他緊緊地咬着牙齒，兩顎的牙琳骨突出臉外來了，他的花白的硬毛像箭豬似的豎起來了。他從頭到脚地估量了阿富莫斯卡一回，如是他的緊鎖着的眼睛含著一種怒極了的光艷。」

阿富莫斯卡沒有看見他朋友的顏色舉動以前，他已經跨着大步走過了好遠了。

一種很愛煩的陰影佈上了這位愚笨的村副的臉上了。

他鼓着他的嘴，如是開始哼起一首很悲哀的歌兒。他望望頭上的樹又望望地下的路旁的草。實實在在他找不着什麼題目什麼故事了，因此有一種心神昏亂的狀態制住了他。

他們漸漸走近樹林子了。樹林好像一道綠色的牆——一道沒有門窗的牆面對他們立着。

就在這個時候，那麼森林靜沈沈地立在他們面前，好像彷彿，在半空中發生了一件我們不能了解的事情，一件希奇古怪的事情，彷彿從旁的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來的一樣。有一個則傾心靜聽這永遠不會來到的聲音，另一個則震驚起來了，因爲這廣闊無邊的綠野沈寂之中實在沒有發出一種神秘的聲音來，——一種包蘊人生的秘密和奧妙的聲音來。

* * * * *

抵了樹林之後，阿富莫斯卡和他的俘虜決定在這兒歇一會。他們倆都疲了，如是選定一棵大樹下面一塊土墩很快意地坐下。這位俘虜慢慢地從他肩膀上放下了行囊來，

如是地輕輕淡淡地問村副道：『你吃點麪包嗎？』

『給我一點罷，我再回還你，』阿富莫斯卡說了一聲，好狡地向他的夥伴笑着。

他們不做聲地吃起麪包來了。阿富莫斯卡吃得很慢的，時時對他自己嘆氣。彷彿他心裡有什麼事情——有什麼說不出的很難過的事情。天氣快要夜了，這樹林子泛起了一種模糊的暗陰，而且個個麥穗上面因為那青白的月光染上了一種黯褐色。暮色從林梢直墜下地面來了，這種暮色的氣息似乎深入這兩個人的靈魂了。

『感謝上帝的恩惠！』阿富莫斯卡叫着，如是將他手掌裡還剩着的麪包屑兒一點點地都舐着吃了。『只有上帝養育我們，——此外並沒有什麼人的眼睛看到我們，若是有的，那一定是對沒有罪過的眼睛。』他說這幾句話似乎是在使他自已高興起來。後來又道，『那麼，朋友，我們在這兒還坐一會嗎？那冷水水的土牢裡面不知是怎樣的呵？』

這旁邊的一位用一種聽天由命的樣子擺了擺頭。無論

把他移到什麼地方，這件事情對於他好像是極無關係的一件事。

『是的，這兒真是塊好地方，我有很多可記念的事物。那兒從前就是吐其阿夫田主的居宅。……』

『那兒？』這位俘虜連着問道，他的眼眼如是跟着阿富莫斯卡的手所指的方向望去。

『就在那兒，就在那塊高地後面。這附近的一切東西都是他的。他們是這一帶頂富的人，可是這次解放之後，他們就墜落下來了。……我曾為他們做過一回事。我想，這附近一帶的人們大半都是為他做事的。真的，這真是一個偉大的世家。田主自己，亞力山大，尼其泰其，吐其阿夫，是個陸軍大佐。有很多的人，並且，有四個孩子。我真奇怪他們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真的，人們衰敗起來簡直好像秋風掃下樹葉一樣。天哪，這是一件怎麼淒慘的事呵！他們中只有這一個伊凡亞力山多菲基是平平安安的——我現在就是帶你到他那兒去——他就是我們的縣知事。他年紀很大了。』

這位俘虜先生驟然而來地大聲笑起來。這真是個滑稽的內心發出笑法——他的胸膛和肚子笑得攪到一起了，可是他的面部沒有什麼變動，而且由他那緊咬着的牙齒縫間透出來一種聲音像狗叫似的。

阿富莫斯卡戰起來了，如是把手杖抓在手裡，問道：

『什麼事煩了你？有什麼鬼？』

『沒有什麼——無論如何，總算完了。不要慄急，小朋友，放心罷，沒有什麼事的。把你的故事講下去。』

『你看，這是什麼情形。吐其阿夫田主從前在這地方也是一個大人先生，可是現在他們什麼也沒有存在了。可以說，一點都沒有。只有上帝安慰安慰他們。他們之中有些死了，我想，他們之中有些定是愛傷病了，可是現在聽不見人們談起他們的事了——一年到底就沒有聽見一句話。只是有一個特別的，他曾住在這地方的；他們都稱他爲飛克脫爾……飛克……他和我是朋友。在解放第一次宣布的時候，我和他還是十四五歲的孩子。真的，他是怎樣漂亮的一個孩子呵——上帝保佑保佑他的靈魂罷！他簡直是

一條清潔的小河兒，就像從前那裡有的一個一樣——這長的日子就輕輕地閃過了。我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活着眼還是死了呢？』

『他的確是這樣好的一個人嗎？』阿富莫斯卡的朋友很平靜地問道。

『的確是的，』阿富莫斯卡解釋說，『自己的頭腦，獅子的雄心。呵，遊行人，良心終是存在的呀，假如你高興呢，當時他也可以算得一個成熟了的漿果。你不知道我們倆從前是怎樣的呵！真好！真好！我們是怎樣說法呵！我們過的生活怎樣快活法呵！他嘗說道，阿富莫斯卡，我們去打獵罷，』他自己有管槍——是他的父親在他訂婚的那一天給他的——如是他常帶我到樹林子裡面去。我們每回回家來的時候，他受一場斥責，我呢，挨我的母親打幾下子。你聽，第二天他又說，『阿富莫斯卡，我們去找香菌去罷？』我們打過幾千只小鳥兒。至於香菌，一蒲底地一蒲底地我們積過。他歡喜捉蝴蝶兒和金殼蟲兒，用一種針拚在許多白色圓盆子裡，他收藏在樓上一間很漂亮的房

子裡面，是的，而且他教了我很多功課。「阿富莫斯科」他喊着，「我來教你的功課，」上帝知道我們這種情形。「來，起首讀，」他嘗說道念「一」，如是我就道「一」「一」——「一」用我的頂大的聲音念着。那當然的，我們常常笑得毫無意思，起先我想這定是一件開玩笑的事。爲什麼一個耕田的人要學着寫字和念書呢——去學這些無用的東西呢？我這樣說，無論如何，他總是勸我學。「來罷，小蠢貨，」他嘗喊着說，「你們已經被解放了，你們也該學些知識，那麼你們須要法律和正義的時候，你們也就知道怎樣去找法律和正義了。」這是當然的事，那些時候小孩子天天聽見他們的父母談這些事情，他們自己也就學着說起來了。上帝，那該是什麼樣的時候呵！這是毫無意思的事，不待說得；實在的知識和學問是在心裡面好：只有個心可以指示正的道路，此外沒有什麼。如是他教起我來了。實實在在，他很用心地教，一點也沒有錯。有過一次我不願意讀了，我就離開他偷跑到樹林裡面去。你要相信，他就帶着他的槍找了一整天，「阿富莫斯科」後來他說，「那

天若是我抓住了你呢我一定要槍斃了你。你簡直應該槍斃哪。」你看看，這就是他的爲人！他有一種熱情；他實在地愛我。一天晚上，我記得的，我的父親把我打得背上一條的棍子打的紫痕。當我把這指給飛克看的時候，他就徑直跑到我父親的房子裡去，而且衝進他的臥室裡去。「你怎麼敢這樣的做？」他說。我的爸爸答道，「要知道我是他的父親哪。」飛克喊道，「那沒有關係的，我都不敢那樣的做，或者，可是明天晚上你的背將也要和阿富莫斯科的一樣。老狼，你等着罷。」真的，的確做了，第二天當他回到家來的時候，田主所雇的人們中的幾個人來捉住他，爲他打了我的緣故，把他打得幾乎死了。那晚以後他另給我一個好的住所。「你是一個田主的底下人，」他說，「你就是這種人，自始至終是的——一個田主的底下人，小傢伙，知道嗎？」我不願做任何人的底下人的，就這件事說罷，那是爲什麼緣由田主要比其他的人尊貴些呢？」「不，不，阿富，你決不是的！」這位俘虜很慚愧地說着，而且他戰慄了。

他們不作聲地坐了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最後還是村副開口說道：

「好罷，站起來罷，我們還要趕一程呀。還有八飛斯里要走呢，現在天又夜了。」

「我不走了，」俘虜說道。我們燒起一個火來，在樹林裡歇一晚罷。不能夠嗎？」

阿富莫斯卡因為這個人這樣的不懂理起了疑心。他整理了一整他的衣服，如是顯出一種莊嚴的樣子來。「小兄弟，你究竟起來走不走，否則我要賞你一棍子了咧，」同時他舉起他的手杖來恐嚇着。

「你真要打我嗎？」這位俘虜先生問了一聲。

「我真要打，」阿富莫斯卡說，很興奮地說。「若是你不肯起來走，老實不客氣，那是要打的。」

「天哪！」這位俘虜喊道，沒有想到「阿富莫斯卡客廷茲諾夫在這多年以後還要打他的老朋友，飛克，吐其阿夫呢！」

「哈哈，你真利害，無法無天，你是什麼鬼東西呀？」

「因為起了詫異，他的威嚴遂完全消失了。當然一定，驟然情形就變化了。」

「阿富莫斯卡，你不要大聲叫喚。我想，有時候你認識我的，」這位俘虜一邊說着，一邊很和氣地笑着，而且站起來了。「你覺得怎麼樣？」

阿富莫斯卡避開了他的夥伴正伸出去拍他的手。他的臉都盛起來了，而且他的兩隻眼，也鎖起來了。最後他才說道：

「飛克脫爾亞力山多非基——真是你嗎？」他用很小的聲音問。

「若是你一定要，我可以給證實你看——那麼最好，我來提一提一兩件我們從前的事情，我想你總還記得的。我們看罷——你還記得你那一回在浪門斯基松林掉到狼洞裡面去嗎？你還記得我們常常爬上樹去倒掛着頭玩嗎？你還記得我們怎樣去偷朋友會的會徒伯力多夫嫩婦人的梅子嗎，而且這些事情他常常在晚上講給我們聽的，你記得嗎？」

阿富莫斯卡坐在地上而且很怪地笑着。

『好罷，你想必也相信我了；信嗎？』俘虜說着，如是他也笑了；從他的聲音中可以聽得出來他的一種高興。

阿富莫斯卡幾乎無話可說了。他剛吐出兩個字來却又不作聲了。『你做了一些什麼事？』過了一大會後，他說，『這些時候做了些什麼事？爲了聖徒的愛你像這樣做嗎？』

『我，』現在極其樂意的俘虜說，『世界上的事我全作過了。我做過律師，做過木材行的書記，後來做過浪人，後又重新爲一家公司做律師。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上帝是知道的。是的，做了許多，但是什麼都做不好，而且現在又同親愛的老朋友阿富莫斯卡一起回來了。小兄弟，人世中比這件事還糟的多着呢；我敢說，多着呢？』

阿富莫斯卡收集了一堆棍兒，如是擦燃了一根火柴伸到裡面，一方含着微笑望他的老朋友飛克的臉。

『我們就在這夜過一夜罷，』他說。『一切事情都同從前一個樣的，』如是做種怪樣把他的手伸給這位俘虜。

『上帝，』他說道，『飛克，你把這些事情看得真輕。』

『自然，』飛克說道，『過去了的事過去就完了，幹什麼爲他嘔氣呢？』

樹林在他們背後築起了一道黑牆。夜靜之中一個鳥兒爲着他的離伴呀呀地叫，從荒原裡傳來一隻孤狼的悲號聲

。從此刻起，全世界好像侵在一種麻木的沈寂的障膜之中而且這兩位夥伴彷彿森林中的幽靈一樣，坐在這一球薪火的兩邊。

此篇爲高爾基(MAXIM GORKY)所作。高氏生於一八六八年，現在服務蘇俄政府，從事於刊行世界文學業書事業。高爾基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是彼希科夫(A. PYESHKOV)。他是一個家閱寒微，受盡顛沛流離的人。他底作品中作描寫的男女老幼，都不是英雄美人之類，只是一些流蕩飄泊的人和草屋子的住民，可是這些人們都是有種堅忍不拔的精神富於反抗性的人。在世界文學上，像高爾基一樣專門把平凡的人描述在平凡的境地上，十分新鮮，十分活潑，把人類的感情的變化和競爭，分折得十分動人，恐怕除高氏外再無第二人了。他能由脆弱的喉嚨中，發出奮勉激勵的呼聲。末後譯者要在此抱歉并聲明的：譯文大不及原文好。

譯者附言

附註一

KVASS 是俄國的一種麥酒。

VERST 俄里。(合三千五百英尺)

POOD 俄國衡量名。(合英國三十六磅有零)

第四期目錄預告

- 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
- 建國方略引論
- 一九二三年中國政治狀況
- 中俄外交問題
- 民生主義之研究
- 殖邊問題
- 兩年來世界政治演進概況
- 土耳其革命成功史
- 北京大學紀念五年紀念民意測驗之分析
- 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記
- 時事述評

定價表			郵費表			廣告價目表		
項	冊	冊	本埠	外埠	郵費	等第	地位	價目
現款及兌票	二角一分	二角一分	一角一分	一角一分	郵費	特等	封底	四十元
郵票	一角一分	一角一分	一角一分	一角一分	郵費	優等	封底及封面	三十元
					郵費	上等	正文前	二十元
					郵費	普通	正文中	十六元
					郵費		正文後	十元
					郵費			六元
					郵費			二元五角
					郵費			二元
					郵費			一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印工價另議
 刊登多期價目從廉 遠地函購即行奉復
 通信由北京大學第一院轉交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新民國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編輯者 北京新民國雜誌社

發行者 北京新民國雜誌社

代售處

- 北京大學出版部
- 北京及各省中華書局
- 北京各大學號房
- 青雲閣 勸業場東安市
- 場各書莊
- 上海上海書店 伊文思公司
- 同孚合作社 亞東圖
- 書館 民智書局
- 濟南 齊魯書社
- 開封 文化書社
- 太原 晉華書社 晉新書社
- 武昌 時中書社 共進書社
- 長沙 文化書社 中華書報社
- 廣州 南陽街湖南圖書館
- 廣州 丁卜圖書局 共和書局 師範大學販賣部
- 成都 華洋書報流通處
- 蕪湖 科學圖書社
- 蘇州 振興書社
- 蘇州 小說林書社
- 雲南 新亞書社
- 青島 啓新書社
- 保定 育德中學販賣部
- 保定 粹文書坊
- 香港 粹文書坊
- 杭州 古今圖書館
- 廈門 新民書社
- 梧州 國民書局
- 上海 新加坡 商務印書館
- 上海 中國書報社
- 貴陽 黔新書社

報日國民

(號B三六一路東山海上址社)

(張大四日每)

刊附大六

三大特色

- (1) 政治革命的健兒
- (2) 世界消息的總匯
- (3) 社會運動的先驅

(1) 覺悟日刊

內容有評論，小說，詩歌等門，盡是促進覺悟，維護覺悟光明溫熱的文字。

(2) 婦女週報

提倡女子自覺肅清兩性舊污，為策進男女道德，建設男女幸福的明星

(3) 平民週刊

提倡合作主義，在中國為合作主義唯一的專刊，由復旦大學平民社的社員擔任撰稿

(4) 藝術評論

藝術專科師範學校，東方藝術研究會晨光社等藝術團體分任編撰。

(5) 國學週刊

胡樸安君等編撰，本報特約附送。

(6) 文藝旬刊

淺草社諸君擔任編撰。

(7) 政治評論

北大政治研究會

定報章程

全年九元半年五元
三個月二元七角歐
美各埠全年二十元
半年十一元以上均
照大洋計算寄費在
內郵票九五折計算

廣告刊例

特別新聞下端
五行起碼每日
每行三角頭二
行起碼每日每
行大洋一元四
角後幅三行起
碼每行六角短
行每字九厘英
寸二方算起碼
每寸每日四角
半

(號六十六百八千四話電)